

真風 月刊 388

- 郝毅民談文藝與情慾的關係
- 魏子雲論《金瓶梅》
- 長篇小說「茫茫夜」完結篇
- 渺群傲、許子風、也流的散文
- 房樹華、朶拉的小說
- 一個標示符號的討論
- 熱愛自然風光的水彩畫家——張樹齡





花（水彩） 張樹齡

蕉風 月刊 · 1985年10月號 / 388期 · 目錄

	稿例	2	編輯室
	風訊	3	編輯室
小說	我們三個 電話	4 6	房樹華 朶拉
散文	昨天你走過一座橋 希望我是健忘的 走在陽光耀眼的街頭	26 27 28	也流 渺羣傲 許子風
風向	一個標示符號的問題 期待一種標示中文片名的特殊符號 不僅形式而已〈大學小品〉	8 10 12	張錦忠 李幼新 黃維樑
詩	稻草人 離歌 譯詩四首 · 「彷彿最末一次」 · 「在火光中」 · 「記憶」 · 「回憶中的一段筆記」	30 31 32	莊亞 張少城 宋橋譯
論述	文藝與情慾〈續完〉 《金瓶梅》中的現實社會	13 34	郝毅民 魏子雲
	茫茫夜〈全文完〉	42	鍾瑜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獻書者：
陳惜燿

日期：
1985年10月

印刷公司
Blishing and printing co.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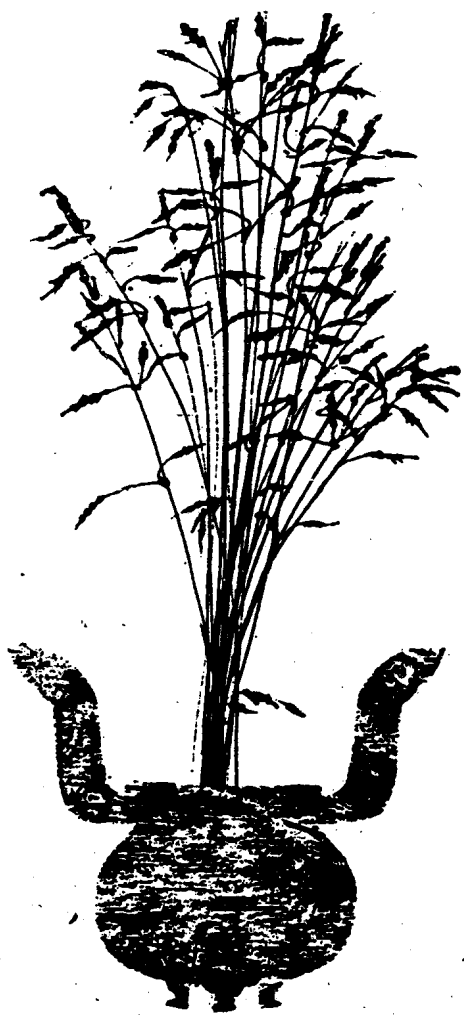
Blishing & Printing Co.
117, Petaling Jaya,
Malaysia.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bulane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堯 / 梅淑貞 / 紫一思
伍梅凱 / 張錦忠

美術編輯：陳惜燿

稿例



- 一、本刊鼓勵文筆清新、有生活氣息、平實深刻的創作，歡迎短篇小說、散文、詩等敘述文體。
- 二、文學理論、批評、書評、書話、文學史料也歡迎來稿，但謝絕互相表揚或人身攻擊的假評論。廣告性質的序、跋文字請勿寄來，宣傳新書逕寄來基本資料及書刊即可，本刊當代為發佈。
- 三、中西藝術風貌、藝術家風采等評介文字，歡迎來稿。但捧場的朋友主義文字請勿寄來。
- 四、來稿請勿超過八千字。
- 五、翻譯的文字請附原文（影印即可），並註明出處。
- 六、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不願者請於稿端註明。
- 七、請用單面原稿紙以繁體字正楷書寫（橫寫由左到右，直寫由右到左）。文中附引外文最好以打字機打出，需印斜體者請劃底綫。
- 八、標示篇名的符號用「」，書名、電影名、畫名用《》；註釋號碼統一用① ② ③，請作者合作。
- 九、來稿務請附上真實中英文姓名、國／英文地址。
- 十、稿件如經採用，即奉稿酬。我們目前只能付每千字馬幣十元，詩每首至少八元。
- 十一、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寄出二月後不見刊出的稿件請作者逕投他處。如需退稿請附回郵。
- 十二、謝絕一稿兩投，影印稿亦不歡迎。要在他處同時發表的稿件，請事先聲明及徵求本刊編者同意。
- 十三、作品文責作者自負。本刊刊載文章，不代表編者或出版社立場或意識形態。
- 十四、來稿經刊出，版權屬作者所有。如有人欲轉載、翻譯、改編、或收入選集，須經作者同意及註明本刊刊載期數。
- 十五、惠稿請逕寄：蕉風月刊編者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編輯室

編輯人把刊物每期的內容呈現在讀者眼前，就無須開個後窗再贅言了。編輯人或刊物的風格，讀者雪亮的眼睛自能一目了然。而事實上若每期有一兩篇，甚或只有一篇文章能代表刊物本身的風格與編輯人的眼識，就已夠了。

我們只希望「風訊」是讀者、作者、編者的交流道，像「風箋」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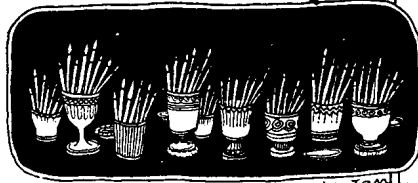
讀者當看得出編者這兩期正在努力改善一些形式上的東西，同時為了盡快把幾篇長稿刊完，這期也稍為增加了一些篇幅。此外，一些年輕作者（如也流、莊亞、房樹華、渺群傲、許子風等）頗為《蕉風》增添了綠意。我們實在無意讓長稿把讀者（甚至我們自己）壓得透不過氣來。

過去的《蕉風》似乎漸漸流於僵化的形式，每期就是那樣的內容那樣的格調。我們要改革的，便是拆除這種形式化的藩籬。讀過上期的讀者，自然看得出我們的作風放任了許多，創作稿的花樣、章法也小異其趣。這樣比較好。《蕉風》永遠不要定於一尊的內容與形式。我們最大的理想是讀者打開《蕉風》，會覺得這是一份令人嘆為觀止的文學刊物，這就夠了，也很不容易了。

標示符號的問題在這裏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本期「風向」特載了同時發表在台北《新書月刊》第二十四期（一九八五年九月號，是期為休刊號；希望只是暫時休息）的「一個標示符號的問題」一文。另外李、黃二宏文相信對廓清大家的觀念會有所助益，故一併轉刊在這裏。近年來《蕉風》雖處於克難時期，可是我們已盡量做到不亂轉載港台文字。本期「破例」轉載，並非表示我們有意向本地大部份報刊看齊，而是事實上這樣的討論方式是有必要的。

書名號的標示法，實在令人眼花瞭亂。譬如中國大陸的呂叔湘先生，在他的《語文雜記》（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書裏，用的是〈 〉，這就跟中國其他出版物的標示法不同了。

郝毅民先生的「文藝與情慾」，從性分析心理學觀點看文學，已涉及廣義的比較文學範疇。我們雖無意把《蕉風》編成高處不勝寒的學術刊物。但也十分願意刊登學術性高的論述文字，我們理想中的《蕉風》，是一份雅俗共賞的文藝刊物，一方面使文學普及，一方面提高欣賞與創作水準。



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呈現了一個「貪嗔痴愛」的世界，乃探討「文藝與情慾」的典型「正文」。歷來批評家幾乎都由探索書中人性與情慾入手，從而分析小說家主旨，如著有《〈金瓶梅〉的藝術》的孫述宇先生便是如此。本期由台北寄「《金瓶梅》中的現實社會」給本刊發表的魏子雲先生，也是著名「金學家」，著有金學研究、考証文集數種。有興趣研究《金瓶梅》的讀者還可以在坊間找到幾本中國大陸出版的論著，譬如蔡國梁的《〈金瓶梅〉考証與研究》（陝西：人民，一九八四）。

我們重擬了「稿例」，希望撰稿人參考。「稿例」是作者與刊物間的契約，希望也是寫作朋友與我們間的「共識」。過去那些「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綫」、「園地絕對公開」的話是不必說了。

新的「稿例」（見頁二）中有一項是「影印稿亦不歡迎」。有些作者怕原稿遺失，因而寄出影印本，當然情有可原。但編者收到影印稿的第一個反應却是：不知道還投到什麼地方呢。所以請非寄影印稿來不可的作者特別註明該稿只投來此處。「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物品總是格外珍貴的。

本刊三八四期「訴說」作者雪愛、三八五期「一點感想」作者東馬一讀者，請速寄來真實中英文姓名及地址，以便會計部發出稿酬。希望大家來稿都能寫上英文真實姓名，以方便我們作業。

過去兩個月來，我們兩位執行編者盡力想做到的，是把脫期的四份《蕉風》趕上來，像把四個月的時間縮成幾個工作天，這種跟時間競步的「張勢」十分累人，而且許多技術上的客觀因素也不是編者能控制的。因此這期不想再記下甚麼感言了。只想說：謝謝所有幫忙我們步上正軌的朋友。

我們三個



她們跟我說話。可是我沒聽清楚。我說，你們要我聽什麼，你們要說什麼給我聽。我們的車子穿過這座又黑又大又有趣的山洞。所有古老的東西——都有趣。阿蕙說。

另外一個女的在笑。她叫阿美。許多年後，很多人我都忘了。我還記得阿蕙，阿美，因為從來沒有人跟我說過那樣的話。譬如說，有一次我問她，我們還要幹嗎？我們已走到盡頭了。她，我是說阿蕙，她頭也沒抬地說：

——你以為路有盡頭嗎？所有的路都沒有盡頭的。總有別的路延伸出來。她是說「衍生」，可是死想到「延伸」。我沒告訴她。可是她，我是說阿蕙，她竟感覺到了。「衍生文法的衍生」。她說。

又譬如，有一次我問她，——我忘了我問她什麼。我是指阿美。我真的忘了我問她什麼。可是我記得很清楚，因為她問我：

——你說挖耳朵時是手指快樂還是耳朵快樂？

後來我們的車子穿過去了。我想問阿美：你說是車子快還是山洞快。可是我沒有開口，我在等她們說話給我聽。我們三人之間，我很少說話，不過常常提出問題。她們昨天才叫我「問題少女」。

我們是三個女的。我叫阿我。她們第一天問我叫什麼名時，我說：

——我叫阿我。她們笑得彎下腰去，手掌貼着肚子，到後來乾脆彎下去繫鞋帶。

*房樹華的小說

那天我們，我是說阿美、阿蕙，還有我三人，一道去旅行。那天早上，阿美說：

——我們登山去。

——我們潛水去。

後面那句話是阿蕙說的。那天早上，天氣冷得要命。她們站在我床前。阿美說：她睡得像條豬。阿蕙說：她睡得像條牛。我說：我又不笨又不呆，你們才像豬像牛。我馬上後悔了。我們三個女的住在同一個房間已一年多，從來沒吵過嘴。我不該喚她們豬或牛的。因為她們倆體重都差不多兩百磅。我正在後悔的時候，阿美說：

——今天是星期天。

彷彿是她宣佈為安息日的樣子。許多年後，我還記得那個阿美的星期天。我們終於決定去郊遊，因為會乘車經過古老而有趣的山洞。燕子在黑暗的洞裏飛來飛去，飛到車子窗前，以為是出口。我以前牠們要撞到窗玻璃了，結果沒有。車子行過山洞時，迴聲隆隆作響。這時，阿蕙說：

——你們說，如果我撕碎一張紙往下面的溪流丟去，紙屑會飄落還是升揚？

阿美說：你沒有紙。你沒有撕。你看不到它是飄落還是升揚。你說如果，可是你沒撕，你也知道。

我沒有出聲。我每次都沒有出聲。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有人會問那樣的問題有人會那樣回答。我不知道我為什麼不了解思維跟語言這回事，每次她們開口，

我總覺得她們不是在說話，而是許多蝴蝶從她們嘴裏飛出來，或者許許多多朵花從她們嘴裏飄出來。

所以我甚麼也沒有說。

後來車子終於穿過山洞了。我們沒有留住黑暗，我們來不及，黑暗一下子就被亮光吞下去了。阿美說：

——我們的車子像一頭恐慌的獸，奔向有火的地方。

阿蕙說：你錯了。獸是怕火的。

我沒有出聲，我從來不知道車子怎麼會像獸，獸跟火又有什麼關係。我只記得小學讀歷史，書上說，有一次森林不知如何燒起火來，許多野獸來不及逃出來被燒死。看來獸未必怕火，可是如果用火燒獸，會把獸燒死。看來獸怕的不是火，而是死。

可是我還是甚麼也沒說。

她們跟我說話。可是我沒有聽清楚。我在想她們的話呀。可是她們忽然跟我說話。這是我沒想到的。陽光亮得像滿天地開滿了向日葵。你們說了甚麼，甚麼話又從你們嘴裏溜出來了？我問道。她們笑了，像向日葵那樣燦爛明亮，像陽光那樣盛麗溫暖。

——你跟古老的山洞一樣有趣，阿我。阿美說。阿蕙說：我們說你跟古老的山洞一樣有趣，阿我。

車子早離開山洞與燕子了。我反唇相譏道：你們才又老又有趣。我馬上後悔了。我不該笑她們老的。雖然她們已經三十多歲

了。而我才十八歲呢。我正在後悔的時候，阿蕙說：你不用後悔，阿我。青春是不用後悔的。青春也可以跟古老的山洞一樣有趣的。我說：像陽光那樣。我又說：陽光永遠是青春的，像你們一樣。阿美話：

——像我們一樣。

像我們。我們是兩個英文教師，我是指她們，以及我，阿我，我是一個中學畢業生。我住在鄉下，整天無所事事，於是進城來找事做。我看到她們的分租廣告，就住進來了，一面住一面等差事從天上掉下來，像早天等下雨那樣：我們要找一個跟我們一樣的室友。像我們一樣的賊。阿美補充道。我猜阿美阿蕙跟我一樣喜歡電影。我猜。因為她說，像我們一樣的賊。我猜猜而已。因為我只跟她們出去游水、登山郊遊、逛百貨公司，可是我們從來沒一道去看電影。城中的人漸漸不知道什麼是電影去電影院幹嗎。我們在城中生活，也只好漸漸讓電影像爪哇犀牛那麼消失。就像我跟阿美、阿蕙在一起的日子那樣，總有一天會變成許多個星期天晨早或其他天晚上或別的時候的記憶。因為有一天，大旱天下雨了，我是說差事後天掉下來，我終於找到了工作。我後來就搬到公司附近。後來我回去看阿美、阿蕙時，她們也搬走了。

許多年後，很多人我都忘了，可是我還記得阿蕙、阿美，因為在城中的生活裏，我再也沒遇過像她們那樣的朋友了。

電話

* 朵 拉



何士偉牙沒刷，臉也沒抹就一把將自己摔進軟綿綿的床裏；當然，還喝了不少酒。酒意濃，不是醉，他自認。

他似乎可以聽到自己打鼾的聲音才響起來，電話鈴聲也一併「的鈴鈴鈴，的鈴鈴鈴」的叫喊起。

何士偉不理會，滿身睡意，他懷疑自己可能是在做夢。鈴聲不是真實的。

何士偉翻個身，把枕頭蓋在頭上。然而，鈴鈴的電話聲穿過枕頭直直響在他的耳朵裏面。他曉得果然是有電話，但依然一動也不動，半夜兩點半，會是誰呢？

電話那一頭的那個人實在有耐心。何士偉感覺得出，那個人有一種非要你接不可的堅決。只好嘆了口氣，甩甩頭，試圖將疲倦甩去，然後伸手拎起聽筒：

「哈囉！」

嗓子是粗聲大氣的粗魯，不

似他平日的有禮貌。

「哈囉。」

一個溫柔秀氣，却像蜜一般甜的女人聲音。

「誰？」

何士偉一聽見是個女人，不由得投降了，聲音也和氣了不少。他對女人的細心體貼是出了名的。

「你猜猜」，陌生的，又逗人。

「加露？露貝？西貝兒？」

「都不對。」她在那兒輕笑，有一股「你猜不着我是誰」的得意調皮味。

「嗯哼，不猜了，你到底是誰呢？」

何士偉站了起來；倦意消逝了。這個女人的聲音十分吸引他。

「是不是一定要知道你是誰我是誰才可以談話？」甜美的聲音問了一個很有哲學味道的問題。

何士偉感到十分驚奇。他周圍圍滿了花枝招展，艷光四射的女郎；却沒有一個可以讓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何士偉也明知她們是庸脂俗粉，只因嫌沒有女人的日子太無味，故此是「未者不拒」。

「當然不是，我只是奇怪你怎麼會有我的電話號碼？」何士偉的確想知道。

「我是否可以保密？」神秘女郎說。

「妳很有趣」何士偉忍不住說道。

「是不是剛回來？」女郎轉開話題。

「是的。你怎麼會知道？」

「喝了酒？」

「噢，你嗅到酒味了？」何士偉笑問。

「除了酒和女人，你還有什麼興趣？」

何士偉抬頭，窗簾沒有拉上，他住在三十七樓，看出去，天空是那麼地遙不可及，今晚是個

晴朗夜，夜空中佈滿了閃爍着柔和光芒的星子。

他隨口開玩笑說道：

「看星星呀！」

「是麼？」女郎的聲音有種掩不住的驚訝。

電話倏地斷了線，何士偉只聽見「嘟——」、「嘟——」的響聲。他搖搖頭：「不是做夢吧？」

「G 108 呼叫B 1號，G 108 呼叫B 1號。」

「B 1號接到訊息，說話。」

「計劃出了問題，要求指示。」

「什麼問題？」

「根據資料行事，資料不夠完整，差點誤事。」

「不可能，我們從他們一出生即『監視』至今，對他們的一切瞭如指掌，從中選出一人，此人所有記錄已通過電波讓你獲悉。」

「一分鐘前我與他通過話，他的口氣似乎知道我來自那兒！

「完全不可能，請讀這一組電波——」

第一目標：

姓名：何士偉

出生日期：二九九九年二月九日。

年齡：二十八歲。

職業：清道夫。

嗜好：雌性動物（地球人稱為『女人』）以及酒精。

理由：入選是因為出世至今他從不會抬頭看過天空。

「停，停止輸送，資料錯誤，完全錯誤，與他通話時間，他一面望着我一面說話，我問過他的嗜好之一是『看星星。』」

「吓?! 原來地球人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那麼愚笨和簡單，宣佈計劃暫停，放棄此號人物，將轉移目標，不可再繼續聯絡。」

何士偉每個晚上都在等待那像蜜糖般甜的聲音，雖然每次都帶着失望的心情睡去，他還是一到子夜就在電話機旁守候，像守候着窗外那遙不可及的星空。

一個標示符號的問題

／張錦忠

影評人李幼新在《電影欣賞》第三卷第三期的「關於電影的二、三事」專欄裏，寫了一則題為「期待一種標示中文片名的特殊符號」的短文，指出目前中文電影片名的標示符號百花齊放，「」、『』、【】都有人用，他希望大家來「共同討論、擬定一種統一的格式」。

事實上，這個電影片名的標示問題，也是書名、篇名，甚至唱片名、歌名的標示問題，可是一直沒有人來認真討論。我們沒有類似MLA（美國現代語文協會）這樣的機構擬定中文學術文章的統一格式，多年來大家都沿用各自的系統，大處大同小異，小處就五花八門了，別的不說，一個小小的註釋符號至少就有1、②、（3）、〔4〕、〔5〕、⑦、（七）、〔八〕、〔九〕、註十、註⑪、註12、（註十三）、〔註⑬〕……之多了。當然，歐美的標示法也沒有絕對統一，甚至MLA自己的論文格式也修訂過（臺北的翻印本除了早期的MLA Style Sheet外，有一九七七年初版及一九八四年二版的MLA Handbook）。可是他們的

書名、篇名標示法，始終一目了然。用印刷體排印的文章，提到書名時用斜體，篇名則用西式引號“ ”（普通英文打字機沒法打斜體字，就在書名底下加一直線），反之，整篇都是用斜體排印的文章，引用書名時就用印刷體。有些國家（如法國）也有用《》的（甚至還有》《的），這個符號下面再談。而電影片名，大多數用斜體（因為大部份書刊都用印刷字體排版），其他少數標示法請讀者參閱李幼新的那篇大作。

中文的這類標示符號，多年來（甚至可以說自從五四諸先賢引進這些西式標點符號以來——）都亂用一通，奇怪的是倒也相安無事，跟臺北的交通系統一樣是個不大不小的奇蹟。早期用曲線~~~~來標示書名，現在除了應用文書籍，或某些地方（如馬來西亞）的中文課本外，恐怕已沒有人用了，沒有了這麼一個特殊符號，讀者實在無從得知，例如，漢姆雷特，「漢姆雷特」，那個是指丹麥王子，那個是指莎士比亞的悲劇劇目，或者某位詩人的詩名；又例如羅馬、「羅

馬」、費里尼的羅馬、費里尼的「羅馬」、「費里尼的羅馬」之間到底誰是馬涼馮京。可見僅僅用引號是不夠的。

因此，我在出版社任職時，就從自己編的刊物做起書名、雜誌名、報紙名、唱片名、電影名、畫名一律用雙引號『』，篇名、歌名則用單引號「」。不過我並沒有呼籲大家也這樣標示。曉得「」與『』的傳統用法的人，就知道還是有不方便的時候（如文中又有引文而引文內又有電影片名、書名、篇名，再加上又是對話……），所以後來我到大學唸書，編系內的刊物時，就斗胆用了《》來標示所有的書名與電影片名，篇名仍然用「」，有一度想用〔〕或〈〉來標篇名，可是還是覺得不太好，反正《》與「」各自為政後，文章看起來眉清目秀多了，引起混淆的情形不多，就作罷了。

當然，說沒有人重視這個雖小實大的問題，是不公平的。起碼在臺北就有幾個不同的系統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格式。如聯經系統出版的叢書，就採用〔〕來標示書名，後來《故宮文物》月刊也用了。我個人認為〔〕跟『』或「」一樣，

有它原來的標示功能（〔〕通常跟【】一樣，做「編按」或「編者補遺」等用），用來標示書名，恐怕會有點混淆。

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學術刊物《美國研究》也有他們的系統，而且這份刊物內印有「撰稿凡例」，聲明他們的註釋格式的依據，並請投稿人參考該刊近期的論文格式，是十分值得稱許的學術作風。他們用黑體字來標示中文書名（等於是英文用斜體字標示書名），頗為醒目。朱炎先生自己的《美國文學評論集》（臺北：聯經，一九七六）一書中提及的書名，也都是用黑體字排印。這個系統值得推行，可是不知一般印刷廠是否願意配合，尤其是中文打字，不同的字體要用另外的字盤，或者由美工另外補貼，麻煩之處着實不少。

臺大外文系的《中外文學》月刊本身並沒有統一的書名標示格式，不過有一陣子他們的一些文章提及或在註釋引到《中外文學》時，却用了該刊刊頭題字，效果也十分醒目，可是如果有文章提到別的刊物，如《聯合文學》、或《創世

紀》詩刊等時，是否也要用這些刊物的刊頭題字呢？

這個標示符號的問題，恐怕寫影評、書評，編書目或寫學術論文的朋友遇到的機會大些，一般讀者或許也曾經注意到，或感到不方便，可是不大會去追究。他們可以不計較，可是搞「書評書目」的人却有責任去劃清楚河漢界。當年《書評書目》沒做，今天的《新書月刊》是否該負起這個責任呢？還有，發表李幼新宏文的《電影欣賞》雙月刊，為電影圖書館出版物，他們是否也應促進這點「電影小學術」呢？

李幼新文中沒提到，而我上文提到的《》，在大陸、香港及海外部份書報刊物，是書名的標示符號。不過他們用橫排的機會大些，而且同時用西式的“ ”當篇名（這是我反對的篇名標法）。台灣有些出版物也用《》的標示符號，不過標示對象並沒有統一。這個符號，三十年代中國也有人用過，而且是目前我們所引進的西式標示符號中，唯一還沒有其他確切的功能的，因此愚以為大家在為書名、電影片名尋找一個適當且方便的標示符號時，不妨把它列為參考。

/ 李幼新

期待一種標示中文片名的特殊符號

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一文中提到：「二〇、三〇年代的標點，起初都是人地名左側加一行直線，很醒目，不知道後來爲什麼廢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別國文字可以大寫。……書名是左側加一行曲線，後來通用引語號。……」我想，對於私名號與書名號的廢除，恐怕所有熱愛中國語文的人都會惋惜。許多年來，我一直不肯接受這項事實，無論寫稿或寫信（我通常是從左到右橫寫），遇到人名與地名我都會在中文下面劃一條橫線，雖然將來印刷廠不會排印這些私名號，可是對於編輯與校對人士在作業上却有些便利。書名與片名，我只得捨棄曲線而用引號了。我總覺得，臺灣現在學美國、學日本，該學的沒學到，自己本身的優點反而廢棄了不少。取消私名號的不方便，張愛玲已經提到。廢棄書名號，則讓引號的使用機會大增而流於泛濫。在英文或法文裡，對於電影的片名有特別標示的方法，看來非常醒目。一種是加引號“ ”。第二種是在全篇用印刷體排印的文章中，片名改用斜體字排列，一目了然。第三種是片名每個字的第一

個字母改用大寫，譬如 Hiroshima Mon Amour（《廣島之戀》）；也有的人主張遇到介詞、連接詞不必大寫，句中（而非句首）的冠詞也不必大寫，譬如 Otto e Mezzo（《八又二分之一》），因爲義大利文的 e 相當於英文的 and 是連接詞。第四種是片名每個字的所有字母一律大寫，《廣島之戀》寫成 HIROSHIMA MON AMOUR，《八又二分之一》寫成 OTTO E MEZZO。第四種比第三種醒目，但是反對的人認爲每個字母大寫會顯得太笨重。法國人又常喜歡把片名每個字小寫，像 sauve qui peut（la vie）「《人人爲己》」，美國近年有些電影海報或片頭設計也故意把片名每個字母都小寫，文章裡面若要片名醒目而又不肯大寫就只好採用斜體字（第二種）了。

1977年12月，我在《世界電影》雜誌社打雜。我寫了一篇稿，爲了讓片名醒目，故意改用雙引號「」（而不沿用從俗的單引號「'」）來標示。當時的主編在審稿時起先以爲雙引號是我的筆誤（一般的

習慣是在單引號內的文字需要再用到引號時，才會出現雙引號），但是看到通篇的片名都是雙引號，他很開明地認為我一定有特別的用意。彼此溝通過後，他贊成爲片名找個醒目而與衆不同標示符號。所謂與衆不同的「衆」，並非指社會大眾或別家刊物，而是跟書名、劇名的引號劃清界限！結果，他暫時選用下【】，而且所有文章中的片名都一律用這種新符號來標示。也就是說，《世界電影》雜誌從1978年1月號第112期開始，以後一直保持這種特色。甚至連《今日電影》雜誌也在幾年後沿用過來。所以，當你看到【羅馬】時，那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地名，而且表示說那是費里尼的一部電影的片名；當你看到【史塔維斯基】時，等於告訴你，除了人名以外，那也是雷奈的一部電影的片名。我自己在《世界電影》以外的園地也爲片名的特別標示符號「奮鬥」過。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贊成這種主張，但不喜歡【】的格式，認於太過強烈、刺眼。我不是發明家，不會另創新符號，乾脆就用雙引號『』代替，後來我編寫的《影壇

超級巨星》與《威尼斯影展、坎城影展》兩本書的所有片名就採用這種符號。志文出版社往後出版的電影書籍，也都沿用下去。倒是我自己後來在《民生報》、《時報周刊》等園地寫稿，事先沒有向編輯部報備，又不好意思故作特殊狀，反而回歸到「革命」前的情況，用一般的單引號「」。現在，我甚至忘記了那段往事，也已經很久不用『』或【】來標示名了。最近剛從《400擊》電影雜誌（陳雨航主編，鄭慧蘋與趙曼如贊助）第2期上讀到余忠憲的死訊，才想到了這番波折。余忠憲、焦雄健與我從1977年到78年間，在《世界電影》是同事，後來余忠憲到美國留學，一直關心臺灣國片的發展，還把打工的錢買電影刊物寄給臺灣一些學生辦的小型電影報刊……。假如大家希望書刊中的電影片名有個特殊的標示符號，是不是最好邀集各報影劇版以及各電影雜誌的編者、作者與讀者，共同討論、擬定一種統一的格式呢？

*原刊台北《電影欣賞》第三卷第三期（一九八五年五月），頁三十八。

李幼新私函上的補充

有些事情，跨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圈子，乍看好像在任何一邊發問、討論都行，實際上作起來却又可能兩邊推來推去不歡迎。譬如電影人名的譯音問題，一定會牽扯到文學人名的譯音，以及其他……縱然不牽扯，提出來給電影刊物時，人家會建議你投書給《中國語文》一類的園地……可是，明明是談一大堆電影界的人名啊！影迷看不到，《中國語文》的讀者未必感興趣，跟誰討論呢？

又，剛學法文時，是高興的就是引號《 》，我覺得比英文的“ ”漂亮而又「安全」（我常耽心“ ”包不住裏面的東西，會滑落）一笑！

不僅形式而已

〈大學小品〉

／黃維樑

印刷、紙張、封面設計這些，屬於書籍的形式。其實，書籍形式方面的東西，不限於此。書籍內文排版的體例是否恰當，是否統一，也是形式問題。

外文書如英美德日法國的書籍，一般的售價遠在中文書之上。有一次逛書店，發現一本不足一百頁評論集，索價竟在一百港元之上。買這本書的人，付款時儘管肉痛，回家慢慢翻閱時，却一定會心裏暢快——一種形式主義者的快感。一般的外文學術性書籍，其內文的編排，體例必然妥當而統一。就以英文書為例說一說：內文出現單篇文章的題目時，題目一定用“ ”（引號）括起來；如果出現單行本的書名，則書名一定用斜體字來排，內文徵引的文句，如果長度超過三行，則必定另為段落，用較細的字體排出，以示此乃引文（也許含有「特為標出，不敢掠美」之意）。至於註釋及書目部份所提到的出版資料，通常都是作者名字先行，然後書名，然後出版地點、出版社、出版年份等，「論資排輩」，井然有序。外文書的編輯工作，花了不少人力物力。貴，是有道理的。

反觀很多中文書籍，却不大講究形式。同一本書之內，書名號或者用「」，或者用《》；或者乾脆不標出書名，使人不知作者在說的是莊子其人，還是《莊子》其書，總之界綫並不劃清，書人已經合一就是了。提供出版資料時，則往往殘缺不全（大學

者錢鍾書的小疵是徵引書籍時，不提該書的出版年份及出版社；不信請翻查其《管錐編》——注意，不是《管錐篇》！）同一書內，標示註釋的方式，有時是「①」，有時是「(一)」，有時則是「註一」……總之，隨心所欲就是了。

我受過學院訓練，據說——不管是褒義還是貶義——所謂學院派。我向來強調書籍的內容思想應該自由開放、百家爭鳴，但書籍排版的體例却不妨「學院派」一些，務求嚴謹確當，務求其道「一以貫之」。阿里士多德與劉勰，論文學作品的結構，極言「首尾周密，表裏一體」的重要，可見這是美的一個標準。世間的事物，多姿多采，不必強求統一。但對於排版的體例，我這個學院派却要高呼統一萬歲。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東西，古今中外都有，且罄竹難書。過份注重形式，會有本末倒置，買櫝還珠的危險。但書籍排版的體例，妥當與否，統一與否，與訊息的準確傳達有關，也與敬業精神有關。一本形式上不敬業的書籍，內容上是否敬業呢，很值得懷疑。造紙與印刷，都是中國人發明的，中國人對印製書籍的種種，應該感到自豪。可是很多中文的書籍，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都不如外人。然則，上面所述，就不僅是形式而已了。

*原刊香港《良友》第十七期（一九八五年十月），頁十四。



* 郝毅民

情慾 5

文藝與

(三) 歷史與哲學中的色性成份

《詩經·國風》中所表現的戀情當然並不代表「國風」所反映對象的全部。本文是以色性的觀點探討色性與文學的關係，但是詩歌也並不代表文學的全部，就是在《詩經》創作的時代也還有其他形式的文學與藝術。我們說色性與文藝有着血緣關係，那麼在當時其他的文藝或具有文藝性的作品中有沒有色性成份呢？答案是肯定的例如《春秋左傳》本是一部歷史，它的時代與傳經最為切合，但在中國它也是文學的經典著作。在《左傳》中男女婚姻之事直接間接的記錄很多，這裡選出兩則來看看。

「春秋左傳·子產逐子南、昭公元年」（前五百四十二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

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以謂順也。適子南氏。

子皙怒，既而囊（音羔）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

子產曰：直鈞（二人都有理）。幼賤有罪（在當時，判對與對以幼者，賤者為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數，指責），曰：……將子南行。（帶着妻被逐出去）。

這一則史實是記錄兄弟二人爭一美女為妻發生了衝突。兄以文雅布幣為禮，弟以英雄氣概相示。結果，子南贏得了美人心，取得了美人為妻。這位美女並宣佈了她選擇的標準。她說：子皙可以說很好了，但是作為丈夫我選子南。夫要有丈夫氣概，作妻要有婦女氣質，這樣的配合才是合順的夫妻。

這一則傳記文字，給我們提示了有關春秋時代的婚姻制度與「男女性簽定」各方面重要的資料。對於本文主旨都是必要的，現在分別說明。

「聘」古時又叫「成昏」，現在叫「訂婚」。已經「納幣」手續了。在傳文中子皙盛飾

入，拿出禮見之禮「布幣」，禮法規定，男用玉帛或是禽鳥「委禽」。禽鳥用雁。因此，古代婚禮的第一件事叫做「納采」。整個的婚姻經合過程為：「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在約訂的日期完成婚姻。（禮記）。

從整個事件可以看出來，當時女子的婚姻，雖由父兄主持，但是女子本人也有相當的決定權力。就在這件事上，子產把徐吾犯之妹應該嫁給誰的主權給了犯妹本人，「請使女擇焉。」

子皙的行動：「盛飾入，布幣而出」，把本人裝飾得很體面，帶着玉帛，雁來進行「納采」。子南，早已作過了這種手續是「聘」了的，所以「我服入，左右射」，耀武揚威，一躍登上車，自去了。犯妹在暗中觀察之後，決定嫁子南，並說：子皙誠然美好，却比子南差點。我嫁子南。丈夫要有丈夫的氣概，妻子要有妻室的品德，這才是自古以來的道理。

犯妹的選擇與說出的理由代表了當時「男女鑒定」的一種標準 (Sexual identity)。在「性」的研究上是首要認識的主題之一，在文藝，詩歌，小說中，人物塑造，情感波潮，這一主題更是不可或缺。文藝以直覺知識 (Intuitive Knowledge) 創作。而美學，文藝理論應用邏輯知識 (Logic Knowledge) 分析認識。現代「性」研究對這個方面，鑒別男女已有了一套分析的系統。為了分析《左傳》這一則婚姻問題在「性行為」觀點上的含義，這裡應用上了這一套分析系統。

色性系統 (Sexual System)

生物定性——染色體、內分泌、初級與次級性特徵。

性的鑒定——（有時候也叫做男女〔Gender〕鑒定的核心），男性意識或女性意識。

〔概念的產生須要分男女〕

男女鑒定——陽性意識或陰性意識 (Sense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內容〕

性別角色行為；性行為——這種行為由於性慾的推動，追求性的愉快而達到情慾的高潮（肉體交合）；男女行為——涵有陽性或陰性意義的行動。

用以上這個規範來看犯妹子皙與子南行動的評語：子皙的行動合乎社交一般的禮法，是一種經過修飾的性角色行動。子南的行動出於男女鑒定的男性意識強烈的，陽性行動，在這種為爭奪異性為性伴侶（夫妻）的場合下，子南的行動打動了對方犯妹的女性意識。所以犯妹說：夫要有丈夫（陽性）的氣概，而妻也自有她婦女的品德，這是順乎自然的。這件婚事發展到後來，子皙不甘失敗，在子南取得犯妹後，子皙又前來奪妻，一場真刀真槍的戰鬥，子南得勝。推想：犯妹心中會有一番自得之感，認為所選得人吧？

男女鑒定 (Gender identity) 是在生理上已經決定性別之後，再由傳統習俗薰陶而來。在春秋時代，距今天有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幃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禮記·內則）。生男生女所用標幟不同，標幟的方位也有別。兒子用弧在門左，代表武事；女兒用佩巾在門右，打扮打扮。但是三天後向人宣佈時只有男兒才有資格舉行大慶賀。在幼年時代，「男角」，「女羈」，頭髮的式樣已經不同了。到過了三歲，「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般革，女般絲。」這是說，飲食，男兒只要坐下來用右手就可以了。說話的時候，發出認可的聲音（唯），而女的却要接受命令，認為當然。用的東西，為盛巾的來，男的用章，女用有邊飾的綸。這些規定都是在薰陶「性別鑒定」。是後天人為的。特地提出這一點來，是要明白說出來，這種由文化，禮法，習俗而薰染的性別鑒定，本質上是會變改的，文化，禮法，習俗變了，這種性別鑒定內容也必然改變。「弄璋」，「弄瓦」是今日中國人對「生男」，「育女」的說法。

應用「性別鑒定」在以後的文藝創作中有多樣地發展。有從正面的，有從反面的手法。將在以後再論到。「傳奇」小說中的聶隱娘，紅拂女是反面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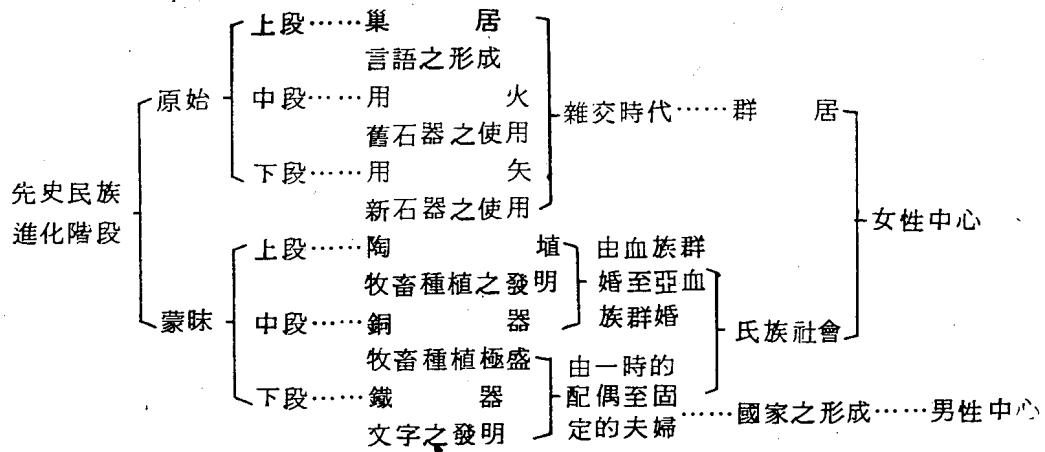
婚姻禁例與社會發展

在鄭國發生爭婚事件的同年，晉國的國君病了。鄭國派大夫子產去普聘問病情。子產到後，晉國的大夫首先向子產報告病情；說晉侯的病，卜人說是「實沈，台駘為祟」，而史官又查不到根源。並請教子產。

子產是個博學的人，他從歷史知識中指出「實沈，台駘」是晉國的祖先死後被派為管理晉國星辰山水的神。何致於來致病害於晉侯呢？《左傳》是這樣記載子產的對答：「山川之神，則水旱瘟疫之災於是乎縈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縈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子產）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去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友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子產指出晉侯的病是因為性交對手不合法而生。「同姓而婚，其生不殖」，這一條婚姻禁則，自古到今天還為中國人所遵守，為時是很久了。子產的說法是「美先盡矣」的原故。這個問題今天看來會想到遺傳學範疇問題。正，反兩面各有說法，從歷史發展過程看確是一種社會發展歷史的進程現象。

當子產應用「同姓而婚，其生不殖」的時候，已經是社會上流行的成說；社會上為了實踐也發展了某種設計，子產就舉出了一個，「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同時也顯明地告訴了我們，當時的婦女地位已經很低，可以當做貨物買賣。男性社會中心已經發展到高度。

郭老在「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一文中，第二章「社會的結構」。「周易的時代是由牧畜轉化到農業的時代，牧畜還是生活的基調，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才僅見一些兒萌芽。據摩爾根古代社會的研究，先民族之進化階段可表列如次：



郭老在列表之後，加註說：「亞血族群婚在今一些民族猶有此凡俗，即是同母兄弟與異母姐妹共婚，在中國史上為娥皇女英共舜，舜與衆復共娥皇女英，便是最好的範例。」

接着郭老研究了中國古代的「家族關係」。他指出在《易經》中群婚的遺習無可考見，惟偶婚的痕跡則儼然存在「……這偶婚的遺習我們從母系制度的殘存還可以得到旁證。」……「(甲)男子出嫁」……「(乙)女酋長的存在」……「(丙)除這殘存的母系制度之外。當時的家族制度確已向父系推移。例如：(1)男子可以娶妻並且蓄妾，……(2)女子可以出嫁並且媵嫁……(3)子可以承家。」

在初民生活中郭老提出「精神生產」一項來研究。在這一函中他說明了宗教、倫理、與性交合的關係。在原始時代是「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會，由母系社會轉化成父系社會，又才生出了父子的關係來。所以在社會歷史上，父是由子所產生的，就是先有子的身份而後有父的地位。

同樣，天是天子所產生的，要先有天子而後有天。

天子因為要鞏固自己的權威，要固定自己父子相承的產業與權力，所以才把自己的模型轉化到天上（以上為郭文摘要）。

中國左史，夏商周三代，商（甲骨文）與周《詩經》與《左傳》的國家體制，父權中心是毫無疑問的。父權與神權、政權三位一體。族與姓氏也分割得很清楚。保障父權的絕對鞏固，在權力繼承上只能有父子關係，那麼生育的另一方面，母就不可能允許有任何的威脅力量。若是父母同出於一個家族，一旦父因故缺席，子的權力尚未鞏固，同姓的母親拿權的機會與力量就大得多。因此「母」必定要屬於權力以外不同姓的人。這可能是「同姓不婚」的社會心理學的源頭。漢時，王莽奪劉漢的政權，就由后族掌權而來。

從社會發展史看出來，多個社會階段有多個社會裡面性關係的特徵。從雜交，群婚，偶婚，固定的夫妻制度。由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從地上的天子（人主）到天上的上帝，無一不是有性關係為主的表現。性行動與男女關係意識作為輪盤推動着制度而社會背景，經濟基礎發生着軸心動力。

行文到現在，我們所引用的主要資料有三種，一是《詩經》，二是《春秋左傳》，三是《周易》的研究。這三種資料，樣樣與孔子有密切關係。周詩三百五篇的收集流傳孔子起了極大的作用。《春秋》有人說是孔子作的，至少是經過了他的編整。《周易》雖然說是三聖禮籍，但加上孔子作的「十翼」便成了四聖的作品。我們既然在這些資料中都能發現到「色性」的記載，在這些色性問題上孔子必然有他的見地或主張。孔子言論中的色性：

從《論語》中我們可以見到多次記載都是孔子對《詩經》的評價。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脩）這是對男女之情所表現的詩的正面評價。「不淫」是不過份，「傷」是損壞。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這是讚揚關雎的音樂之美聽來洋洋乎，心神激發。（泰伯）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這是指出「好色」的動力大過「好德」的動力。（此則又見於「衛靈」章）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陽貨）孔子是有男性沙文主義思想的傾向。

總結的看，《論語》第二「為政」一章中孔子已經說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可見孔子對於《詩經》包括男女戀情在內的詩都認為是「正當的」。並一再的說明好色的動力強過「好德」，很有以「好色」佔有「公跨伏發權」的意味。至於《春秋》孔子是要以歷史記錄來使「亂臣賊子懼」的。唯獨對於子產，孔子總是稱讚他是「仁者」，從未加以指責。足見上文所引的子產的言行，孔子是同意的了。至於孔子的男性沙文主義，那是不可免的歷史烙印。並不因此而否定他對色性的正面認識態度。

孔子世家與孔子對性的態度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551 年。先代是宋國的貴族，因為內亂，逃到魯國，世代為魯人。父親名紇，字叔，住在陝邑昌平鄉（現今的山東泗水縣東南）。孔丘的母親，傳說姓顏各徵在，與孔紇的歲數相差較大。據《史記·孔子世家》所載：「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看來他們的結合是不合乎當時的禮節的事

。孔子在三歲上死了父親，到十七歲上母親也去世了。孔子要遵照禮法把母與父合葬。但一向來他母親並未告訴他父墓所在，因此孔子頗費了些訪問才找到了父墓所在，把父母合葬了。

我們都知道孔子年十五歲已經立下志願要「志於道，據以德」。他極端崇拜周公，若是在一段時日中不在夢中會見周公，他就覺得自己衰退了。周公的制禮作樂，其中婚姻男女的事佔有極大份量。我們看到本是貴族後裔的孔紇，一旦衰落到從事農作的時候，周公的禮教對他就不發生約束作用了。回頭看看《詩經·國風》裡面描寫「露水情侶」的「野合」事（召南行露），不免使我們理會到，在周代制定的禮法，當然是主流思想，有道德支持，法令的約束，但其所能發生的現實作用是有限度的，孔子的出生就背負着這個「不合禮法」的包袱，受着奚落。從現代心理學着眼，孔子一再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的嘆息，應該是與他的這種心理包袱有關。

「野合」一詞有個對語，把正式夫妻的性交稱為「敦倫」，意思是說，「夫妻的性交行為是增進倫常的舉動」。〔用英文譯出來，「野合」應該是 *Illegal Copulation*，而「敦倫」應該是 *Ethical promotion*。〕

老子的相對觀念：道家的陽陰孳生與道教的養生性學

老子，是先秦時代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但是「老子」究竟是什麼人，叫什麼，至今還不太清楚。通常說是姓老名聃。「老子」這個學派基本上是儒家的反對派。在《老子》中見到反對儒家思想的言論很多。第三章有說：「不尚賢，使民不爭」。第三十八章說得更加明白：「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種道、德、仁、義、禮正是儒家思想的構成體系。在道家心目中只是一套人性的衰退。

在這裡——論色性與文藝——提出老子來是因為《老子》後稱《道德經》，裡面有許多言論文句與「性的鑒定」，「性別意識」的言語相共。例如《老子》第四十二章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本來是老子的宇宙觀；但是這種「生生不息」的概念，正好也是人類性行為生殖「孳生」概念。解釋這一條「經文」的學者中（如成玄英，強思齊，陳景元……）都把這「一」字當作「元氣」；加上「生」的動詞，由「元氣」產生「陰陽二氣，陰陽二氣和合產生沖氣。陰氣、陽氣、沖氣三氣變化而為天、地、人三才，三才具備，就共生芸芸萬物了」（王明：《老聃——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注》）。從三才論中，人的陰（女）陽（男），「和合」（性交），產生「沖氣」（生育）就在其中了。這種認識論可以代表中國古代男女關係生殖繁衍的理論基礎。〔在以後論哲學，醫學與色性時再加詳說〕。除此外，在許多語句中，有與性別或性別角色有關的文字，在後人的解釋中被不同的看法延伸了。例如第一章第三第四兩句：「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名為萬物之母。」這「母」與「始」是對稱相關的。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七」郭老釋為「雌器」象形）緜緜若存，用之不動」。「牝」是雌，女性。「玄牝之門」，被視為陰器，生命根源所在，為後來道教引申到「養生」與「性交」方面去了。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後歸於嬰兒。」道家的本意是在闡示，雄先，雌後，要為天下之先必要在世人之後，嬰兒不用智而合乎自然之智。若是與「道生」的孳生，玄牝之門在「道教」中性觀念相承應的話，那麼能守住天地根的「玄牝之門」，人就可以「返老還嬰」，長生不老。

《老子》裡面的道、玄、牝、嬰這些字，在中國古典文字的了解上重要，在對中國性事的了解上也十分重要。

老聃不僅是先秦道家學派的創始者，也被奉為後來道教的教主，稱「太上老君」。道教在中國的影響不止在知識份子群中，它擴大到各個階層。中國後來的名小說，《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演義》、《紅樓夢》、《金瓶梅》……無論那裡都會遇上這位「太上

老君」。在今天研究比較精神科學裡色性學中，對於中國性理論的陰陽說，多推《老子》。以英文寫作見長，五四運動以後著名的林語堂寫過一篇小說，「孟夫子出妻」，就是說孟子因為夜來與妻「敦倫」，次日早起練習養其浩然之氣，發現「元氣」不能集中，有損道體，一怒之下，怨在妻室，把她休了。從這篇小說的內容看，這種「元氣」之說存在林先生記憶裡，雖然這篇小說的主旨在於諷譏道學。

莊子的活潑想像：美人之美與美學

莊子，名周，宋國（現在的河南省）人。據近世學人的研究他大約生活在公元前328年到295年之間，那時候莊周只作短時間的小官，與學術界的交往也不多，生活貧困，靠打草鞋過日子；但是他堅決不去做官。《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師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際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入以大廟。當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周的這種人格，自我堅定不移，可以稱為莊周格。他的文筆，活潑暢揚，他的想象天外飛來之筆，鵬飛九萬里，出神入化，水天相及，在先秦諸子中，論文藝品質應是中國文藝作品中最早的也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中國典籍，若想找到重視「個人尊嚴」典範，莊子無疑是第一人。莊子的觀察與想象不只是海闊天空，出神入化，也細微到人身，虫蟻，以及荒野枯骨。因此，莊子的文筆除了是他哲學思想的表現外，他美麗的語詞在色性方面也被後人所樂用，下面引出：《莊子·逍遙游》中的一小段：「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所謂「綽約」是一種柔弱之美。「處子」未嫁的女兒。同篇稍後又用「時女」稱未嫁之女。現今「處子」一詞還是通用。「處子」代表着天真完美。

「齊物論」：「厲與西施，恢恠譎怪，道通為一。」厲是病癩，稱為厲醜，西施是越王勾踐送給吾王夫差的美女。莊子說：厲醜雖然言語參差，行動怪異，但是各人以各入自己的本性行事，看起來不同，基本上是一個道理呀！在民間也有這麼一句俗語：「醜女與西施，吹滅燈都是一樣。」看起來粗卑，而「道通為一」也不是不可以這樣解說。

同篇：「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毛嬙古代美人，據說她是越王的美姬。麗姬，晉獻公之嬖，一說就是西施，後來中國人形容美人的美色動人，甚至飛禽走獸也為她的美色驚動，沉魚，落雁。「與莊子本意不同」。

同篇：「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這是說一位美婦人一生之內性經驗的轉變，情感也隨着轉變。故事是說秦穆公與晉獻公一同去攻伐麗戎，得勝後晉國取得了麗國的美女。她在離開麗戎的時候，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所以涕泣沾襟。後來到了晉國（本來晉比戎的物質文明高）受到晉公的寵愛，同食同牀，感情很好，她反而後悔當初不該哭的。

這種由性經驗而發生感情的變化，將成為文藝設計中的一個典範是當然的事。唐人小說中有「白猿傳」一篇，正是這種設計的發展。近人林語堂曾取用「白猿傳」加上現代的想像，重新寫過「白猿傳」，獲得中外好評。

這種性經驗的引人入勝，在民間的流行笑話中也反映出來。笑話說：女兒出嫁之時，哭着不肯上轎，母親鼓勵她說，只管去，去了有好處。等到三天回門時，母親見她春風滿面，嘻笑顏開，知道女兒十分快樂，又怕她不懂事故，隨便說出私事來。於是母親上前先給女兒一點警告，說：「不可言妙事」！那知道女兒却放聲地回答說：「妙事不可言呀！」於是全堂賓客大笑譁然。莊子麗戎女兒的傳說當初大約也是粗俗的，經莊子文筆才成妙文，傳之文壇。

色性的破壞性

「人世間」：「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且以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據近人劉文典著《莊子補正》的疏解說：「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無機巧。初始戲謔，則情在喜歡；遠乎終卒，則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似相害，世間喜怒，情變例然。此舉斗力以譬之也。」每次我讀到中國古籍中這類文字心裡不免想到：中國歷史上沒有心理學這門學問。要發展心理學，向西方學習，應用科學，迎頭趕上，是應當的。整理文化遺產中的有關心理學資料也是當務之急。這項工作並不僅限於建立「自己的心理學」，也是向世界交出我們文化集累。心理學也和其他學科一樣，有歷史發展的一個要素。西方在今天積極蓬勃發達的現狀下，對過去資料的研究整理的興趣與努力也更大了。《莊子》的原文，加上劉氏的解釋，對喜怒的關係，對戲謔所產生的感情機轉，由喜變怒，由陽起而卒陰；對性的關係、婚姻在夫婦的實際生活中，恰如劉先生所說：「世間喜怒，情變例然」。用抽象文字解說，不如舉個實例看看，更清楚些。

由於這是個實，請恕我不寫出處，略去地點、人名。

有位七十二歲的婦女，在丈夫死去後，留下極豐富的遺產。子女都已成家立業，生活優裕。在她丈夫死後的短期內，她表示了悲傷，但不久她以生活無味為由，到某醫院作自願護理助理工作。不多日，她宣佈了要和該院的一位二十六歲的男性護士結婚。每天伴着她的男友花天酒地，一週開支達三千元以上。以她的財力，這也是毫無問題的。但是她的子女們都不贊成，並認為她的行為是「瘋狂」。設計把她送到一位精神科醫生那裡去診治。

在醫生那兒，她穿着入時而暴露的衣裙，四仰八叉的斜躺在沙發上，開始繪形繪聲講述她那年輕有力的男友是怎樣的滿足她的性慾。她說：「他的那條好肌肉，挺起來我用雙手都握不全，躍躍然，我要用嘴去咬住那鮮紅的雄冠。」

醫生由着她訴說，稍後她終於說出了她的心理過程來：「最初認識丈夫，是在差不多六十年前，我們互相讚美。結婚後，夫唱婦隨，心中總想着要使丈夫歡喜。有孩子後，作良母，一心為子女，在社會則扮演着有教養有財富的夫人樣子。後來雖偶然有些空虛之想，一時也抓不到頭緒，不會認真思想。直到丈夫死了，自己獨自生活，子女們都有了自己的家，我才發現，五十多年，為愛人，為妻，為母，為貴夫人，今天才知道為了別人的一切，只是沒有為自己。最初我到醫院自動工作確是為消磨時光。認識了這個男孩子，對我十分友好，可能他也為了我有錢，但是他處處事事為我設想，就是性交他也是以我是否滿足為準。我恨我以前所愛的，現在趁我還可以行動自滿一番，也是報仇一番。」

回頭看看莊子所說的「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似相害。」這豈不正是「世間喜怒，情變之例」嗎？《莊子》「駢拇篇」說：「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因為淫僻也。」意思是說捨己之性而追逐他人之適，或另外的標準，開希幸之路，無論是賢人為伯夷或惡人為盜跖，其適人之適都是過份偏頗的行為。

莊子雖然有返回自然的主張，但並沒有放任性行為的傾向。這也是先秦諸子對性的共同態度。莊子的「達生篇」說：「夫畏途者十人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這是說：「危險的道路，十人中有一人被殺害，父子兄弟互直告戒，必先要增加卒伍，多結同伴才通過。這是知道怕呀。可是在床上放任的淫行，飲食之間不知有節，動之死地，萬無一全，舉世皆然，實在罪過。這種說法顯然有禁慾的傾向。後來在道教中，關於「養生」與「交泰」有兩種作法：一是禁慾，一是「採補」。雙方都從老莊的著作中借詞。

我們只從《莊子》中引用了四例，內容所涉及的文藝與性的關係，都是獨出的見解。在這裏作一次總結：

(一)處子，又稱「時子」：肌膚潔白清冷、體態輕盈文雅，可比神仙。為古代美人留名：

西施，王嬙。

(二)魚兒之深入，鳥兒之高飛，麋鹿兒之決驟，莊子的本意是指出魚，鳥，麋鹿的行動只是對人類防範的一般行動，其中並沒有為美色的成份。後來取用這詞句時，反而把「美色」替代了「人」，驚惧的感情變為自覺形醜，羞於相見的意義。基本上說，人把自己的感情加到外物上去，在行為上是屬於「派給」、在情感上是「錯落」。文藝手法中「寄情」一詞的內容可以包含這兩種心理行為。「托物寄情」是分享快樂，也分担痛苦。被「派寄」的事物總是選取那些常見的事物或行動。這樣可以把一種完全個人的私情，蜜意表達出來傳開去。例如《詩經·關雎》是一個男子戀着一位女郎，這個情是私的，意也是隱密的。用語言唱出來——關雎鳥關關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條，哥兒想和她成雙——關雎鳥和唱，被作者未經許可地拉來用了。關關地的鳥叫是否就是「和唱」呢？也沒有證明，只因作者一心的戀情要求着與好姑娘和合，只要是個雙對，就派給鳥來承擔這個任務。

莊子文中的魚沈，鳥飛，鹿奔，為美人之美，驚心動魄，就借來分担這個緊張的心弦吧。這個心理過程在「齊物論」的寫作時，不在莊子的心意上。這個現象，在文藝心理上很有興趣。

(三)性交經驗有轉變情感親疏的作用。「麗之姬」可為代表。

(四)感情的遊戲成分，產生勝負的價值觀念，「好勝之情，潛似相害。」這一點在以後再加申論。

(五)適人之適而不適其適，是一種極不合理的現象。莊子二三百年前的人格認識大可以比美現代弗洛伊德的自我（ego）保全的理論。「自適」概念在中國詩的品味格調上有很大的影響。

孟子與荀子論性

孟子，名軻，鄒國人。大約生於公元前三七二年，死於公元前二八九年。周烈王四年到周赧王二十六年之間。他是孔門子思的學生。

荀子，名況，字卿，又稱孫卿。生卒年月不詳。他的政治，學術活動大約在周王十七年（公元前二九八年）到秦王政九年（公元前二三八八）之間。司馬遷的《史記》把這兩位學者並列在一起，稱為「孟軻荀卿列傳」。

在本文中把孟荀同時提出來是因為這兩位先賢都特別提出了「人性」問題，同時孟子認為人性是善的，而荀子認為「性」（sex），與搞清楚孟荀思想的「性」有什麼異同的地方。

孟軻是孔子的再傳弟子。那麼孔子對於性說了什麼呢？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子的說法「相近」有「一般人相近似」的意思，繼而因「學習，習慣的影響各自分別

為各色人等」是一種較為現實的陳說，歸納事實的結論。孟軻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智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就是說人性之中有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他舉例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其愛其兄也。」從理論上來批評，孟子這位教育家只知道唸書本的制式教育為教育，生活中耳聽目見的經驗就不是「學」。從事實觀察看，親生子女為在生後就寄出去由別人代養，及其稍長，與父母乍見之下，是不知愛其親的。兄弟之間，就以儒家推崇的舜與象兩兄弟為例吧。舜還可以說對弟友善，而象之對兄一點也說不上了。孟子的說法是有疑問的。

孟子的理論是以儒家的道德規範，仁、義、禮、智為準。他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他稱之為「四端」，就是說有四種善的發端，須要人力加以培養。(一)「惻隱之心」又稱為「不忍之心」，「仁心」可以用現代話說是「同情心」。(二)「羞惡之心」知道羞恥。(三)「辭讓之心」又稱「恭敬之心」，要謙虛忍讓，才是合禮。(四)「是非之心」，要看是非善惡的觀念。在本文中無意來討論這種性善論，我們在探求孟

子思想和他的言論中是否把性慾的性也包括在內！

「下孟·告子」上記載了孟子與告子關於性善性惡的辯論：「告子曰：食色性也。」從相互辯論中，告子直接了當地指出飲食男女是人之性。足以反映孟子在「四端」中論人性雖未言色性，但這色性之性與飲食之性，在當時是屬於人性範圍的課題。「孟子·萬章上」：萬章問：「詩雲娶妻爲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因爲不廢男女大倫，可以在禮法之外另設理由，給色性很大的優勢。在孟子的政治與學術活動中，談男女，婚姻，禮法與實際的時候不算少。最有趣的淳于髡問孟子：「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落入水中）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又「告子章句下」討論「禮與食孰重」？舉例說：「熟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熟則不得食，則將熟之乎？踰東家牆而褻其處子，則得妻，不褻則不得妻，則將褻之乎？」孟子在這種以男女爲例的辯論中表現得機智裕如，不是一個羞於談男女之事的人。對於男女居室，人倫之事，孟子關心的只是是否合乎儒家的禮法。「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用這個理由可以多娶妻理直氣壯地納妾。這是用性的最原始動用生殖，爲色性服務。時至今日，男士群中，應用這大道理的大有人在。踰東家之牆，褻其處子而得妻的如今也不稀少。總的看起來，禮法，非禮法，端看多種情況，男女性行爲，也頗有以「人倫」爲重，可以不從父母之命。這也許是「禮不下庶人」的道理吧。

荀子的沉思心理學成就

荀子，正是一位重法的人，在「性惡」中荀子提出「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例如「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都是勞人的生理機能出發的。荀子這位先秦學者的馱陣大將，他思辯的水平富有分析的精神。荀子從生理機能的欲望（痛苦）到欲望的滿足（愉快）的普遍觀察，加上歷史進程上的因果判斷，在「正名」一篇中他說：「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知道飢餓，寒冷，勞，目，耳，口，心，骨體膚理各自的功能，是天生它這樣有所要求（所好），這就是荀子指出「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從先天機能的要求與滿足（和所生）是否恰當的適應了某個需要（精合）所生的反應，就是人的「情感」（Emotion）。好、惡、喜、怒、哀、樂這種種不同調的感應（Feeling），荀子叫「情」（Affect）。「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根據感應是什麼樣的，思想（心）加上判斷、選擇滿足這種感應就有判斷的思想——慮。人的心有了判斷來指導行動，天真就失去了（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這種應用判斷而後行動，次數多了，應用範圍擴大了，應用得很成功，就是有修飾（慮積焉，能習焉而後謂之僞）。把握着有利的方向前進建立事業（正利而爲謂之事）。顧及到客觀的極準就是德行（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由判斷，行動，用結果來核對當初的判斷，決定什麼是知識，知識的總和是智慧。能夠把所知實行出來是才能（Capability）。天生的機能有了傷害就是疾病。生活中偶然意外事件發生了叫做命。

上面用了太多筆墨介紹了荀子的人性觀點，在先秦諸子中可以說是最能以事實作基礎而精細地作思維分析，與西方較後世的「沉思心理」分析比較毫不遜色。這兒所引出的部份在荀子的思想中只是部份的，爲了與本文主旨有關，故在此提出來。

先秦的思想家中，無論是什麼觀點，不論及性的却沒有。荀子生在諸子中爲晚，戰國的局面不久也起了重大的變化，荀子的學說從大方面看來有總結先秦人文的意義。荀子曾「非十二子」是對先秦時代十二家學說的批判。這裡引出他對兩家的批判與性比較有顯注關係的言論：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交通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

惑愚衆。是它鴛，魏牟也。」

這「它，魏學派」主張放蕩乖張，行如禽獸，頗有點「嬉皮士」的作風。

「忍情性，蕪谿利跋，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會，然而共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斯惑愚衆，是陳仲，史鱗也。」

這「陳，史學派」在抑制情性方面很近於禁慾者，同時又談高深理論，不與大衆苟同的精神又近於高級知識份子，如羅素之流。

這類過猶不及的學派思想都爲荀子所不取。「解蔽」篇中荀子批評孟子說：「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辟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這是說，孟子要「養其浩然之氣」，恨惡自己的失敗，認爲與自己的色慾行動有關，於是把妻子赶走，避免因天天看着她，耳裏時時聽見她的聲音氣息，受到誘惑。據荀子的推斷，這樣的行爲可算得是一個能自強不息的人，但是從思想認識來看，是不夠徹底的。

總結說起來，孟荀的人性論，不管主張性善或性惡，它的核心基底確包括性 (Sex) 問題在內。但是，在文字修質的表現上是一種形式。孟子說：「人與動物的區分是很微妙（幾稀的）。在我們的文學中發展出來了一種「語詞」使得性事能夠在任何場合有參加的機會。君過份的把「文化」與「獸性」分開，一刀兩斷，恐怕很難做到。

(四) 屈原的遭遇與自我詢問

戰國七雄，齊、楚、燕、趙、魏、楚、秦原是各霸一方，自成一國。最後由秦滅六國而統一天下。在戰國末期，楚與秦是比較強大而互相對抗的兩強。這時候楚國的屈原堅持振興楚國，他本是楚王的親信大臣，不幸在緊要關頭，楚王却遠了他，終於把他下放到汨羅江畔去了。

太史公，司馬遷對屈原懷着極大的同情寫了他們的傳說。「屈原賈生列傳」。關於屈原的家世出生有下面的敘述：

「屈原者，各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據研究屈原生於楚宣王五十六年（公元 353 年），卒於楚頃襄王五十五年（公元 284 年）左右〕。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國議國事與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於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才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惡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諷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屈原處境之窮，心情之慘怛，太史公的公析如上述。那麼屈原自己又是怎樣體會排遣呢？他首先分析了自己的出身根源，教養與發展。

「離騷第一」：「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說他是顓頊帝的後裔，父親的美名叫伯庸，自己出生在太歲在寅的正月庚寅日。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出生後，給我不好各字。「靈」是神靈；「均」是調和。那是說：正平可爲法則莫爲天，養物均調莫爲地，希望我長长大后上能爲君，下能養民的意思。有這樣多的內在美又有行動的才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用香草作霧被用線索聯起蘭草作爲佩飾。這種洗浴與裝飾大約是當時楚地的民俗。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在放逐中嘆息歲月行急，迫切地希望趁時建業。於是朝朝夕夕在汨羅口畔拔取，采攬山上的水邊的香木，花草，心神煩亂不寧。歲

月不留，春去秋來。人只怕也和草木一樣，人雖美但已遲暮，年老色衰。賢才，君子也不免凋零。

現代的精神分析，解脫心理的鬱結對自身的出生成長的回憶追索是第一重要的步驟。屈原處在窮，怨之極的境遇中，「憂愁幽怨」而作離騷，對他自己的分析，正是從家世根源開始。若是我們企求在中國文獻中找尋與「精神分析」相關的資料，屈原的離騷第一，詢問自己身世這一場，恐怕是有這種相關性的好資料。前文已經一再說到過：由「性」而發展至「色性」是一種文化的進步。經過了文人的次思、文筆結構，禮俗的應用，這種已經文化了的性的名稱被當做事物的客觀存在，不必再用「性」來說明。所謂「身世」其實是「性」的文化延伸後的一種名稱。

屈原的自我詢問，諾生物性的遠祖與生父開始在他的這個個體發展成爲一個文化人，政治動物，有身份，有階級，有內在美有修能，有政治抱負。用感情的意象文字，不足以彈出激情的音調，於是他用香草，美人來與自己的情意相結合，使人們從香草之香，美人之美，具體地悉知君子的芳香與美德。屈原的創作——香草美人以喻君子——方面成爲以描寫實物品質的傑作，同時也給美人，推而擴之婦女與文藝結合了特殊關係。在中國傳統的條文中，大男人，無論大詩人，大臣子，以婦女自擬身份是相互心領神會的詠物言志。這一點，在比較文化上是有中國特色的，而屈原的創作發生了極重大的推動力。例如，唐代以詩取士，讀書人到了長安總要向京中的大臣名儒進送自己的作品，請他們評論行卷，一方面可以探知時下的文化趨勢，也可以爲自己揚名爲進士鋪路。有一首衆所週知的詩曰：（「新嫁娘」，唐·王建）

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翁姑意，先遣小姑嘗。

這首詩完全以一個新嫁媳婦的身份企圖探聽公婆的口味心意婉轉地請家中重要人物指點。借新婦的口吻來懇請長安大臣，各人照拂的心意。作者是以婦女之身自擬的。

在西方，希臘文化，婦女被認爲低於男人，待之亦下男人，他們除爲男人的性工具外，就是管家帶孩子，男人爲了表示男人的優於女人，甚至於在性行爲上，除了與女人性交外，還要能與男人性交，才夠十足的男人味兒。（參看 Benjamin, Harold, Alfred 三氏合著《性經驗》）。在中國，先秦時代，看了屈原的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概念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從心理作用上說，香草美人以喻君子，那也就是香草美人的本身是有值得稱讚的條件。香味可以嗅到，美色可以眼看。美與香起了聯帶關係。這比莊子所說處子的肌膚潔白，體態輕盈增多了香味。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的推論：因爲對美人（婦女）有了這種物質上的高級價評，在男女關係上，婦女的社會地位雖然低，在作爲人的品質上他是高尙的。中國神話，天上的君王是男的，但君王在禮儀上一定得按期向「王母」朝拜，並作最原則性的匯報。俗語又說：「爲母創強。」又如嫦娥與丈夫鬧氣，出奔的地方是月宮，不是地獄。他雖然失去男女的熱情享受，永住冷宮（廣寒宮）但畢竟是在天上。從比較文化角度看，這種觀念非常突出。與中國有些類似的外族文化，或許是猶太人的耶蘇之母，馬麗亞吧？

這種「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概念在以後中國文學史上確實起了作用，花蕊夫人，《桃花扇》中的李香君，都是身世下賤而品質高潔的人物形象。

太史公對於屈原的文字評價也很高。比之於「國風」「好色而不潔，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在這一層上我們這裡引用劉勰的分析。

劉勰是南朝梁朝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文學理論家，作品《文心雕龍》是一部不朽的巨作，在「辨騷」一篇裏把《楚辭》（屈原宋玉所作，南方楚地的詩歌總稱）與《詩經》作比較，提出了「楚辭」與「風雅」的異同各點來。

相同的有四點：（一）陳堯舜之耿介，（二）稱禹湯之祇敬，（三）識桀紂之猖狂，（四）傷羿洗之顛隕，從文藝的功用論，一，二屬於「典誥之體」，三與四作爲「規諷」。

離騷的想像：色性的激情與神話的奇幻

堯與舜是中國古代的聖君。舜特別引起屈原的熱情。在他另外的篇章中，如「湘夫人」，「湘君」都引用了舜的二妃，娥皇，女英兩姐妹的故事。她們兩姐妹共事一夫舜愛深情順，愛南狩而卒，皇英二女也自沉汨羅而沒於湘江，封為湘水女神。郭老早年作品「湘累」也把自己一腔希望的熱情轉注在女神身上，詠唱動人。「成湯伐紂」也是因為紂王的沉於淫色，不理國政，人民生活如水火的義舉。至於羿，他是古代傳聞中的射日英雄，演變而至神話——「嫦娥奔月」中的男主角。所引用的古史與傳奇，無一不是緊緊關聯到人的——大眾的，與個人的生活與夫婦關係。只是我們平常都以文字的本身意義來寫來讀，把事實的本始反而遺忘到下意識層去了。這種情形一方面是文字，語言的功能，同時也是先賢執筆運思的作品的影響力。以本文的立場說，就是「性」已經從它固實的形式發展成為文化面貌的「色性」高度言語。一變成爲正大光明的言辭了。

與「風雅」相異的也有四點：(一)托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戎女，詭異之辭也。(二)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三)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狼狽之志也。(四)士女雜坐，亂而不兮，指以爲樂；娛淫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權，荒淫之意也。劉勰認爲這種文筆正是「詞賦之英傑也！」

一與二大抵都是神話或傳說。「雲龍」就是「豐隆」，宓妃是洛水女神，鳩鳥，戎女，一男一女要媒介來結合，康回，觸地而傾，羿是個善射的英雄把天上的十個太陽射下來九個，也就是前文提到過的嫦娥的丈夫。九個頭的木怪，三隻眼的土神，詭異譎怪，異想天開。玉彭咸都是巫善于養身自處，比之伍子胥，出走以避被殺（却與屈原的心志不合），用這對比來表明「狼狽之志。」第四，寫帝王，貴族男女雜坐，「指以爲樂」，日夜沉湎不廢。這第四，顯明地，描寫了男女關係和對男女關係的享受。

從劉勰所提出的四點異於「風雅」的項目看主要的是「楚辭」內含中的想像範圍，第一，擴大到神話，傳說，與古史。第二，男女關係雜亂，淫色相聯起來了。這種男女群體的交流比詩經時代洧水之濱「皮克立克」式已經繁華多了。

前文我們提出在文化初昇時代，迷信與性事相結合，「祖，妣」的初文「近取諸身」。《詩經》時代的男女關係，反映了性事從固實的生物性發展了色情的初步文彩，愛撫、結婚遊戲與衝突。從子產（春秋）到荀子，除了一般民衆（當時還是奴隸），也表現了上層制階級的性行爲與觀念。女性社會地位的低落，在諸子中，莊子首先發展了形象思維達到了高度水平，爲後世保留了古代美女的嘉名，以及女性鑒定上的若干品質。

屈原的《離騷》通過司馬遷與劉勰對離騷的分析，文學上的發揚與男女關係，色性方面的展示又達到了新的高峰。屈原作品是抒發了他的政治抱負與蕩腔的愛國熱忱。他的文辭確成爲後來文學中「香奩」或「無題」文學的大師。下面我們舉幾個例子看：

「疏緩希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東皇太一）這是說輕柔有節的唱歌，有竽瑟伴奏，美麗的仙衣飄飄，男男女女雜亂地坐了一大廳堂。寫步伐，歌韻，樂器，衣飾。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雲中君）。沐浴用香蘭配製的水，浴後美人（恐怕也有男人如此）芳香洗身。多彩的衣服鮮花如生，那身段窈窕水蛇腰的美人既然留宿，纏綿綢繆在閃閃燭光的照耀下在午夜之前開幕了。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大司命）。親匿得可以隨便出入，高車駛馬快如回風，旗幟飄動如雲馳。若與上句的親匿之情來作爲聯想。在枕席之上其綺麗的風光將更加動心。看起來，「悲莫悲兮生別離。」這一對情人只怕是暫時的，在熱戀中分離了。再讀下句「樂莫樂兮新相知」，很快地又接識了新歡，樂其當樂了。

近人王國維說：「至於浴蘭沐芳，華衣若英，衣服之麗也。竽瑟皓倡（唱），歌舞之盛

也，乘風載雲之詞，生別新知之語，荒淫之意也。是則靈（巫）之為職，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樂神，蓋後世戲劇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宋元戲曲史》

有人說，這種工於言語，「媚男之術」，妝飾美麗，歌舞動人只是娼妓技能，並說來源於古代的巫，我們今天，比五十年前又更進一步，用我們在前文已經提出來的「色性系統」來規範上面所論的言語，妝飾，衣服，歌舞，音樂等項目應該在「系統」的什麼地方呢？無疑的，這些都屬於「男女鑒定」與「性別角色行爲」。柔美，華麗，芳香，喜悅，善言語，這些條件作為「女性意識」，女子主動地用作為自己形象塑造的指揮原則；異性男人也從內心里用這種尺登來衡量女性的優劣——「鑒定」。根據這種鑒定標準，而若桃李，腰如束素，燕語鶯聲，能歌善舞，嫵于音樂，衣飾華美，成為「女性角色行動」的要件。女性自我訓練以此為目標，男子以此標準作為選擇條件。這是性別的角色扮演。因為這些意識與角色我們知道是性交之前的前奏，性關係繼續的鎖鏈；是一種誘發性交歡樂的列子。歡樂時間越長，它所能產生的滿足越大，高潮的水平更高。它解除「千歲憂」的功用越顯著。

我們說這種意識與角色為男女雙才所接受，應用；對性行為來說不可能只限娼妓。發源的初始也不可能只是巫。娼和巫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的產物，這形成突出這角色的作用。我們今日在評價人物所用的才，情，是男女共用的；而色藝似乎偏重在女方，但當我們評於男人時所說的「一表人才，文武雙全」，也是色，藝的意識。老一代的人，有妻，有妾，有外室；「正妻」只作為「主內」的象徵與「生殖」的藍田，對於正妻的色藝似乎不講求了，只注意他的德。「婦德」有四：「婦言，婦法，婦容，婦工」。它的實際內容，也還是與才，情，色，藝基本相通，只是多加上了一層道德外衣罷了。

以上的《離騷》中我們探得了色性與文藝關係極豐富的材料。這種現象有它現實的背景，也有它發展的歷史淵源，也看到了它對後來的影響。在歷史上把分裂的戰國與秦之統一天下劃分，有着繼代的意義；而從性與文藝的發展看，它表現出了先秦時代性文化的最高峯。

順便說說宋玉。世稱屈宋，代表《楚辭》。兩大主要作家，當人們說起「巫山雲雨」。「登徒子好色」。這類成語時，宋玉的大名也是不朽的了。「神女賦」：楚襄王與宋玉進於雲夢之浦，使王賦曰：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曰：其看來也曜乎若白日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乎如華，濫乎如瑩，五色並施，不可殫形。振繡衣，被袿裳。環不短，纖不長。步裔之兮曜殿堂。忽兮改容，恍若遊龍，乘雲翔。何神女之妖麗，合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望余惟而延視，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玄躑躅以不安。意似近而既遠，若將來而復旋。蹇余惟而讀御。顧女師，命大傅。歡悟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到身，不可親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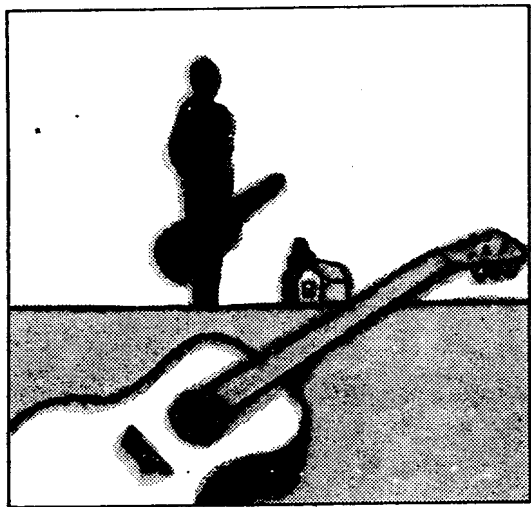
賦中的「高唐」是「寺觀」。「神女」楚王夢中所見的婦人。她自己介紹說：「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陽，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這就是中國言語中把「性交」叫做「雲雨」，而「性交之床」叫作「陽台」，把自荐之女（妓女）叫做「神女」的出處。

宋玉的另一作品，為登徒子好色賦。宋玉筆下的美人是這樣的：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楚之麗者莫若臣裡。臣裡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從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擊耳，齷齪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

文藝的文筆，「誇大」在宋玉筆下，不僅美人之美已到絕境；而醜婦的醜，惡，病，殘也達至境。宋玉賦有典範性。藝術上的情感激動，意志強烈；想像的海闊天空，鬼神莫測，生死兩難，微妙誇大，在《楚辭》中都已達到了另一個高度。

昨天你走過一座橋

*也流



昨天你走過一座橋。藍的天白的雲在頂上，水草攀伸纏繞住你的倒影，滾水的聲音像一首清順的歌。橋當然是木橋，不很寬大，但穩。你用悠緩的腳步這樣走過。

你還記得那刻太陽偷懶。你看不見水面上許多閃閃的鑽石。當然你沒有爲此而不高興，陽光有時也是一種眼睛的幻覺啊，你想。這樣你就又微笑起來。那種笑，常常連你也猜不透爲什麼。好像理所當然的必須那樣子笑。

橋底和水面的距離不遠。大概三來尺光景吧。因此流水的聲音總是清晰地傳上來，像琴音的流頌。或許因爲那地方廣而無任何阻碍，往往你又感覺那聲音似乎極遙遠且含着一些不真實。有時你莫名地害怕起來。你想起夢里也曾有過這樣的聲音，悠遠深廣的，很不踏實。或者就是夢。

(夢總是不確實的。)

橋的一端連着一條蜿蜒小道。像是很長很長的樣子。想用眼睛度量，視線却止於盡頭處一片朦朧。那兒隱約是一小道黛綠，該是深遠的樹林吧，成排地在烟霧中時隱時現。小道兩旁無一跡人烟，全是疏落的矮樹和草。空曠的寂靜的。而且那些草，有許多斑駁的枯黃，東一塊西一塊。放開視線遠眺，好濃的一份蕭殺。帶着秋的味道，四處飄散着……

你常避免去觸視它。是有種畏懼，時不時的警惕着自己。乾脆就全心觀察一下流水的潺姿。它們一個勁的流啊流，下面的流走了上面的很快又接替過去。有時撞着石頭，停一會，濺起幾滴水花，又轉個彎流下去。如此一再地重覆着，總也不感覺累。

這樣想着觀察着，你就走過了這座橋。

走過去了，故事却未完。我想我總要給你安排一個去處。所以是這樣的：你駐足。猶豫着，後稍一回頭。忽然一道十分強烈的光直射下來，你下意識地舉起右手，意欲擋去那光線。却就這麼一動，你便完全消失了。

消失了。

消失了便等於是無。無即是完全的空白，你當然是懂的。

(而如此這般的安排，你應該滿意。)

希望我是健忘的

* 渺羣傲

是的，我依舊記得那一年你和我說話。雖然你沒有觸動我的手，我還是能夠感覺溫暖。那是過去的了。我不想去分析猶如我坐在試驗室里分析幾種化學混合固體。有時候感覺是很忠實的來到我的腦，但是曾經被我強烈抗拒過。這等牽強。

有時在不小心的夢間：看到有一環光圈，從窗外飄了進來，又繞出房門，我不得已的好奇，跟隨它，步下樓梯；很快走到了另一個陌生的地方，那兒的天色暗黃帶點橙色，不遠的那頭呈現一座綠意的山脈，却沒有河。周圍是空盪盪的一片荒蕪，好像有幾株很紮實的草亂亂的且零丁的長着又好像什麼都沒有。我並不十分清楚。祇是知道我的 Apple Pie 的布鞋上是沾滿了一粒粒像米人家喚作愛情草的東西，欲擺脫却不能。我努力了一回又停住由這些東西恣意粘上，因為在意識中彷彿覺得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於是我繼續我的行程，朝那座山走去。一路上沒有半個人影。我居然感覺不到餓或渴，只是越來越輕盈起來。天色也沒有多大轉變，後來朝南的一方飄來一朵雲，還是紅色的，十分奪目。我這個時候便到了山腳。望上去，我的心便想：曄，這麼的高，怎樣攀得上呵？如此一慌，走了相當長的路，粉紅的布鞋也近乎見底，但是又碰到這麼高聳的山嶺，一下子方向全失，委屈都洩了出，眼睛也開始發紅——我竟然在這等重要關頭甦醒了過來，一切在轉彎間隱了去。

這些日子來我也不是常常發夢的。或許是有時候的睡眠是不安靜的。再不然就是我心中的牆在作祟。據說每個世人多多少少隔着一座牆。有些牆很不鞏固輕輕一推便倒了，有些相當的矮一跨也過了，有些却連幾十部拖拉機剷泥機也剷不動的，那便是我們心中的牆了。老實說我心里的牆一定是不小心搭到你那兒去了。當然我是難過的，一會兒我却鑽出了小小的願望，很小祇像一棵不成熟的豆芽：希望我是健忘的。這樣我務必可以忘記我的牆是隔在我和你的心間。希望我是健忘的。希望。

走在陽光耀眼的街頭

* 許子風

那天你從城裏歸來，我們談了整個下午，我們走，走在陽光非常耀眼的街頭。

單調炎熱的午後，大約是四點鐘光景。遼闊的蒼穹，依然是藍藍的，沒有屬於那種忽然會下一場豪雨的現象。我偶爾機械化的仰望天空，深怕氣勢會驟然的變壞，遂再也不敢更貪心的期望氣候會轉涼些了。

我們談了整個下午。我們靜靜的走，走在陽光非常耀眼的街頭。很多人都說，這是座種滿花樹的好看的城；而比較熟悉的我，也覺得偶爾來一兩次着意的淒美，總是好過沒有的。

聽那留長頭髮的女孩說，明日是元首誕辰，所以街道當中和路邊都擺滿了各式各類的花樹。我突然真的感覺很羞恥，並痛恨自己竟忘了這樣盛大的節日！

過後那留長頭髮的女孩，順手採了街邊一朵擺着的黃菊花；馬上被一個戴黑色眼鏡的護花使者警告說：

「小姐，那些花，是不可以亂摘的！」

我聽了這句話，好奇的把視線對準那男人臉上的神情，發覺果然是真的有某種尊嚴的風度；也不計較他鼻樑上墨黑的眼鏡，就暗地裏認定他是個有責任感的人了！

隨後轉過頭來看那個留長頭髮的女孩，她向我露出一絲後悔的微笑，我竟忘了我必須做的動作了。只是靜靜的瞭解她臉上的真摯，她看來有點任性，但她是無辜的、妥協的。然後我聯想到她將來應該會怎麼去當她丈夫的妻子，因為她有那種氣質；而我也開始在街上盤思要寫一首歌或詩，期望能歌頌她可以當個好妻子的氣質。

有時候我這樣想，偶爾來一兩次着意的淒美，總是好過沒有的。而也就這樣想了整個下午；然後

靜靜的走，走在陽光非常耀眼的街頭。城裏擁擠的人群，極悠閒的在街上穿梭着，他們的衣著漂亮整齊，帶有點所謂追上潮流的品味兒。我忽然想到這是有混雜着某些很傷腦筋的諷刺呢！也許因為我本來就是個七十年代末端的少年，而這種太過敏感的諷刺，也感覺像一首流行過的老歌了！

我們越過馬路，穿過紅綠燈；又開始靜靜的走，走在陽光非常耀眼的街頭。你看來極輕鬆的對我說：

「這座所謂綠色的小島，其實是愈變愈亂了。」

基於某種原因的存在，我聽後也想不出要回答你甚麼。就好像某人跟我談起戰鬥機或化粧品這一類時，通常也是令我如此尷尬的。因為我確實只有那幾句滑稽的句子可用，說過了就沒有了！

大約走了卅碼的路，我忽然神經質的問你：

「是住在北海嗎？」

「不，在大山腳。」你說。

於是我彷彿聽得懂你語氣中的甚麼。順便自己也想找機會透露一點無聲抗議的苦悶。然後沉默了幾分鐘，才很無奈的對你說：

「有時候沒頭沒腦的走在街上，也想不出要去那裏比較好呢！」

你露出了慣常的微笑，我感覺有風吹過。你的女朋友好像有點累了，她是比較適合靜態美的那一種；我有點埋怨去看畫展的路好像是太長了些，但卻沒有一次說溜了嘴，也許是沒有這個必要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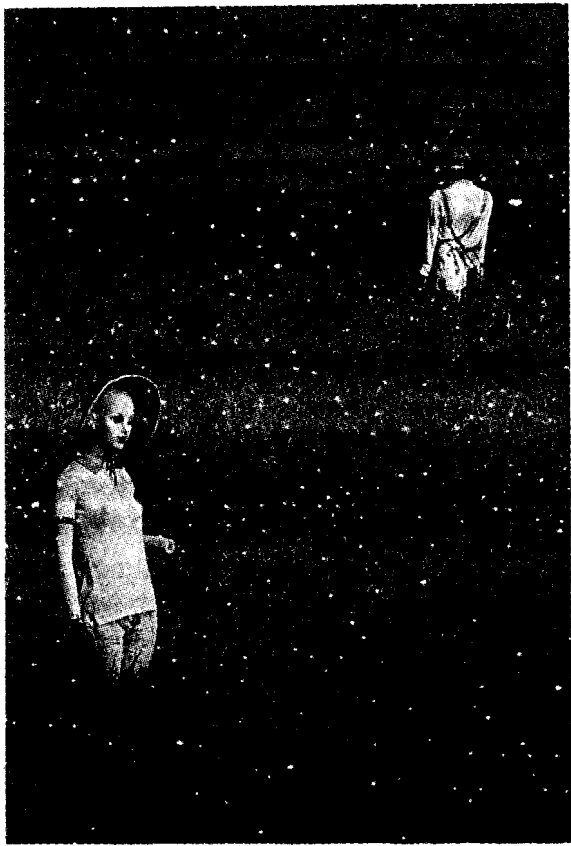
到了畫展，場面很幽靜。我們爲了一張七歲小孩畫的雪景而輕談着；過後就瞭解這樣輕輕的交談太累，所以都沉默下來了。

從畫展出來時，你也要走了。我還有點對畫展依依不捨，但你畢竟是要走的，而我也不會輕易忘記；那天你從城裏歸來，我們談了整個下午，我們靜靜的走，走在陽光非常耀眼的街頭。



稻草人

*莊亞



稻草人銜一根稻桿在口

用一種奇怪的眼神

看着田野在收割以後

忍受衆多陽光的膈肢

倏地，喝喝哈哈笑將起來

蚯蚓們被吵醒了

自泥中，探出頭

緩緩

在下午的流光裏

他們的影子軟軟的

軟軟的，似乎在尋找些什麼

然而，要找尋些什麼呢

那成熟了的？那走過了的？

一場長袖的風

從山里趕着路來

發現我們的稻草人先生

確已

一，貧，如，洗

離 歌



*張少城

在夏天
所有的離去原都是爲了歸來
無須哭泣
遠方的歌聲並沒有甚麼異樣
雖然 山與海屬於空間以外的地平線
重要的是 你知道

所以在夏天
所有的離去都無須哭泣
所有的哭泣背後都是
寫在時間以外的故事
像夏日以後的蟬聲
用整個秋天的靜默來留下整個夏天的記憶
用整個冬天甚至整個春天來憂鬱
可是 你知道
流過四月水上迴光的弦音
是一個季節歸來的訊息

所以在夏天無須爲離去哭泣
而且所有的歸來
都發生在夏天的離去以後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相信

譯詩四首

(原文刊 *DEWAN SASTERA*)

*宋 橋

回憶中的一段筆記

* Jihaty Abadi

村婦們穿過苦澀的夜晚
輕風揚起頭髮
刺骨的寒意令人凍僵
黑暗掩蓋了前路以及彼此的臉容

不論天氣如何
誰也不曾在意，而且興奮
吶喊以及跳躍
彷彿被囚禁了一百萬年的人民
企望解放與獨立

他們來到這塊土地上
用哀傷的目光以及沉痛的心腸：
原野與稻田被城市佔據
小屋與茅舍被剷平，家園已失去
裸身的孩子漸漸枯瘦而窒息

吶喊塞滿整個長夜
跳躍永遠不停
他們阻擋了時間，他們等待一聲命令
獨立向他們承諾了美好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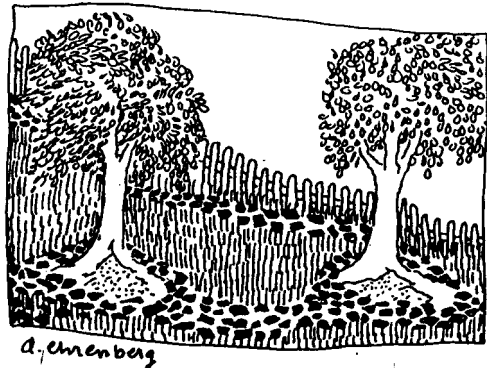
如果沒有風沙夾在霧陣裏
雖然沉默無語，但心頭有一把火
火勢將蔓延葡萄
這塊土地將被夷成一堆廢墟

在火光中

* Adi Muara

在艷紅的色彩中
在石山上
向故土的兄弟
翻開了記憶的篋子
在一座失去歡樂的島上
經過岸邊的小徑
和着輕風
以及晨早的露珠
在火光中
從不會暗然過

來自一盞燈
它是紅色的，射上天際
雲因此汹涌
在屬於細沙的海洋
整個沙灘澎湃着
它的愛情激昂
期盼我的到來
在火光中
它恒古忠誠
燃燒了林野
沒有前瞻沒有後顧





彷彿最末一次

* Lee Keok Chih

在小城微微傾斜的後巷
 一根街燈柱下
 我是殷殷企望的
 一個男人
 小巷左邊的窗口會撐開
 一個女人
 舒雅而悠然
 伊從不當
 變過心
 伊引頸相詢
 我到來的日子
 以及我離去的日子
 但是
 真正出現的
 只是風聲
 以及漸深的夜色
 還有我的懷念與相思
 彷彿最末一次
 我親吻伊的髮香

記憶

* T. Alias Taib

玻璃窗外
 雨在黑夜裏落着
 潑潑進來苦澀的辛酸

在桌上
 我攤開丁加奴地圖
 我在記憶裏遨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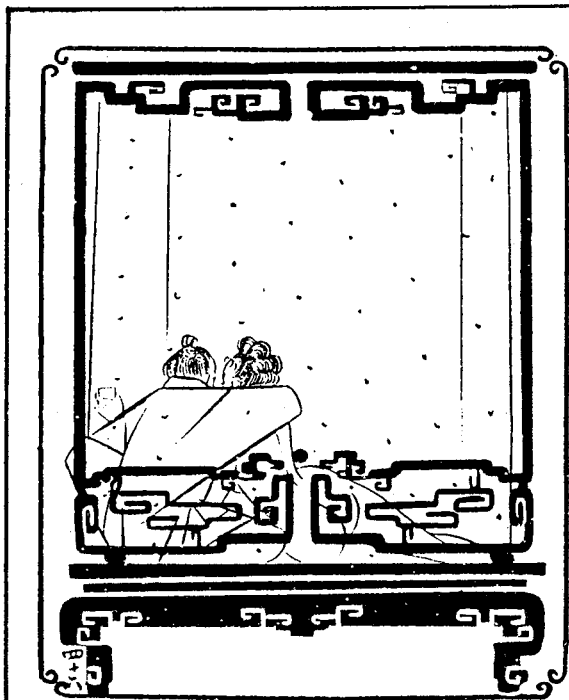
我看到兒時的照片
 我看到清晨把母親
 送到雞舍
 伊屈着身，撿拾一日的的生活

一隻空籃
 一架老鐵馬
 在番石榴樹根上
 等我

烟
 在盛薯泥的碟子上盤旋
 月亮在棕櫚屋頂
 洒下銀白的光芒
 在佈滿痛苦痕跡的
 祖傳地蓆上
 母親用她的淚水撫育我成人

我看到少年時代的照片
 我看到海上洶湧着波濤
 衝擊在我青春的胸膛
 我感覺海浪一波接一波
 把我的渺小溶化

我的第一朵花
 在手掌上裂開



*曹函美《金瓶梅》畫意圖

《金瓶梅》中的 現實社會

*魏子雲

1. 《金瓶梅》的本體故事

《金瓶梅》是一部小說，而且是一部篇幅長達百萬言的小說。凡是小說，無不具有其故事，雖近代西方的所謂「反小說」的小說，也不能不敘述人與人之間的一些是是非非事件，雖然只是訴諸於心理描寫，也不能避免。像《金瓶梅》這麼一部長達百萬言的巨著，自有其一個本體故事。

《金瓶梅》的本體故事，寫的是清河縣一位地痞惡霸西門慶的身家興衰，《金瓶梅》的社會種種，便由西門慶興衰的故事中，一一呈現出來。所以，我們要談《金瓶梅》的社會，則必須先談西門慶其人以及其身家興衰。

(一) 西門慶的身家興衰

關於西門慶的身家興衰，它是我《金瓶梅》研究計劃中的書，最少需要十萬字方能寫完，也許得二十萬言。今天，我只能簡略的說。

A. 興之源

西門慶的父親是開生藥舖的，換言之，即今日吾人說的「賣草藥」的舖子。出現《金瓶梅》中，已二十八歲。家中祇他一人，上無父母，終鮮兄弟。從他不大識字這一點來看，在他童年時代，家庭已經窮困，所以沒有上過學。作者介紹他的時候，就說他是「破落戶子弟」。不過，在他出現在《金瓶梅》中時，業已「發跡」，因而市上一般人等，已改口把「西門大郎」的稱呼，改稱「西門大官人」了。那麼，他是怎樣發跡的呢？作者這樣說：「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着生藥舖，從小兒也是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當然，西門慶的發跡，就靠這些。

西門慶又是怎樣運用上述這些才具的呢？第一個成功要素，就是「幫會」的結合。

① 幫會

西門慶的幫會，一共十兄弟，他是老大。雖無名稱，但從死了一個又補上一個的情形來看，他這個幫，可能就是十兄弟幫。我們來看他十兄弟是怎等樣人。

應伯爵字光侯，原開綢緞舖，一分家財全嫖沒了，如今則專在本司三院，跟着富家子弟幫嫖貼食，渾名「應花子」。

謝希大字子純，清河衛千戶官因襲的子孫，自幼遊手好閒，把前程丟了。會一手好琵琶。又會踢球賭博。

吳典恩，乃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來往。在官場上跑腿，送生辰担蒙賞驛丞之職。

孫天化，外號「孫寡嘴」，年紀最長，五十餘矣。專在院中闖寡門，與小娘傳書寄簡，勾引子弟討風流錢過日子。

雲裡守，乃雲參將兄弟，待命襲職；後已襲指揮同知。

花子虛，花太監侄子，靠妻子李瓶兒在梁中書及老太監手中搜來一份財富，在外花天酒地。

補了卜知道的缺。

常時節、白來搶，作者未寫明作何營生，從名字的諧音，可以想知全是在西門慶門下混吃喝的無賴。

卜知道死後，花子虛抵補，花子虛死後，由西門家的夥計賁地傳頂補。

可以說，這些人物，全是社會上的一些痞子。他們依靠着西門慶，聽從西門慶的指揮，在地方上作嫖賭方面的保鏢，以及司法黃牛，商場走私等事。還代西門慶放債討債。

首先，西門慶便靠這十兄弟的幫會發跡。

② 天稟

俗說：「人不發外財不富。」西門慶靠十兄弟的發跡，雖是外財，終究靠些手段，可是西門慶的外財之來，取自婦女身上，比得之幫會要多。西門慶之所以能在婦女身上獲得外財，賴於他的天稟條件。這一天稟條件，第一是雄壯的形貌，第二是超乎常人的性能力。因而使他在婦女身上，得到兩筆不少的財源。一是孟玉樓，二是李瓶兒。

西門慶的外貌，並不是一般畫家筆下的書生型，應是力能扛鼎的霸王型。作者已多次寫到西門慶的形貌，最具體的一次，是寫在第六十九回那位文嫂向林太太介紹出的西門慶形像：「不上三十四五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慣調風情。」當林太太見到了西門慶的感覺，就是：「身材凜凜，語語非俗，一表人物，軒昂出眾，……一見滿心歡喜。」文嫂又說：「他老人家妳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鷄鷄，也是個快鬥的。」所以林太太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有一次，應伯爵也說：「你這胖大身子。」都是以證明西門慶的體型，是一個高大而又健壯的漢子。是女人眼中的太陽神。

孟玉樓之所以能嫁過來，由孟玉樓亡夫的姑媽楊姑娘一手造成。楊姑娘是個老寡婦，當他見到了西門慶便一口作主答應了這門婚事，孟玉樓見到了西門慶，也無異詞。儘管張四舅從中百般阻撓，這兩個老少寡婦則執意非嫁西門慶不可。不管做第幾房都不計較，反正是嫁定了。於是，孟玉樓嫁時帶去的財物有：「南京拔樂床兩張，四季衣服粧花袍兒插不下手去的箱子有四五隻，珠子箍兒，明珠環子，金寶石頭面，金鐲銀釧，還有現銀子上千兩，上好的三梭布三幾百箇。」

這是寫於《金瓶梅詞話》中的西門慶在婦女身上獲得的第一批外財。崇禎本《金瓶梅》還寫上娶李嬌兒的時候，也因為李嬌兒有二千兩私房銀子。

西門慶不僅有他外型上的粗壯健美，更具有在性生活上慣鬥的能力。李瓶兒就是這樣心甘而情願的罄其所有，把她從梁中書家劫來的以及花老太監給她的私房，全部倒貼給西門慶。只因為西門慶在這方面是「醫奴的藥」。李瓶兒與西門慶接觸之後，就雙雙計劃如何轉運花家的財產：銀子裝在酒罈中抬來，箱籠則夜晚從牆頭上鋪上毡條運過來。第一次出手，就拿出現銀三千兩交給西門慶。

這是西門慶在婦女身上獲得的第二批外財，這批外財，現金不下萬兩，還有其他財寶，以及兩處不動產隔壁的宅第房屋，後來，連獅子街的一處也歸屬了西門家了。

另外，還有陳經濟帶來的一批財物，也收在西門家的上房。

③ 交通官吏

故事一開始，王婆向潘金蓮介紹西門慶是怎麼樣人時，就說：「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到了說娶孟玉樓時，薛嫂向孟玉樓介紹他，則說：「知縣知府都和他來往」，又說：「近日又與東

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敢惹他。」試想，他只是一位在縣城中開生藥舖的市肆小商人，與知縣知府都有了往還，自可想知他與官吏們是如何「交通」的了。

薛嫂向孟玉樓說：「近日又與楊提督結親。」可以說又攀到京城中的高官。實則，這時的西門慶尚未能進行夤緣到楊戩，他只是與楊戩的爪牙陳洪結親，把女兒嫁給了陳洪的兒子陳經濟。總之，他與官吏交通，業已結緣到京城。

不過，徽宗朝的楊戩，雖得勢寵於政和初軍，他可不曾任過甚麼「提督」，再說提督一職乃明朝職官，在此也只是小說家言。

後來，他娶了李瓶兒，外財發得多了，便又結交上蔡京門下的翟管家，經過翟管家的指點，為蔡太師備了一份厚重的壽禮，這份厚禮準備有半年之久，不惟派專人到蘇杭等地去採購，還僱銀匠在家打鑄銀壽星，這批壽禮組成了一隊所謂「生辰担」，送到之後，便換得一個從五品官位的清河衛理刑所副千戶。這麼一來，西門慶的交通官吏，已上通當朝太師，下通知縣四宅，跟着，連山東省的御史大人，兩淮的巡鹽大人，以及所有蔡太師的門生與關係人，都與西門慶有了往還。不時繞道清河，到西門家盤桓個一晚兩晚。不要說地方的知縣知府巴結他，就是內庭派在地方上管磚廠看皇莊的公公，也巴結他。那位管磚廠的劉太監為了侄子盜用了幾根皇木被控，還得送禮請西門慶替他打關節呢！

試想，在交通官吏上，具有偌大神通的人物，自然在地方上，是事事都能代人花錢消災。所以，他的興起，自不止是外財一途。

④ 壟斷商場

西門慶既然有了錢，自不會挖個地窖埋起來，於是，他便把手上的資金投入商場。本來，他

只有一間生藥舖子，自娶來李瓶兒，便陸續增設了緞子舖、油緞舖、絨線舖、當舖，還暗中放債。他派人向江南的蘇、杭以及江北岸的揚州等地辦貨，動輒就是上萬兩的本金，買辦來的貨物，都是十車二十車。川廣雲貴方面到山東來經商的客人，也無不紛至沓來的向西門慶打交道。而且，而且，還兼種鹽引，壟斷海鹽的專賣。他曾豪邁的說：「誰家有我家舖子的貨物齊全。」應伯爵也說：「貨物樣樣有，這統叫買賣。」可以想知，清河縣這麼個小小城，綢緞絲絨的市場，別家還能有分嗎！

不說別的，光是絨線舖子，一天就能在生意上賺進幾十兩銀子。俗說：「錢賺錢，一生萬；人賺錢，萬般難。」是以西門慶的金錢，越滾越多。跟着，又拜蔡太師為義父，又升了正五品正千戶，既發財又升官，西門慶在地方上，簡直比一位封藩的親王還要地位崇高。

西門慶的興起，就靠了他的長袖善舞，從幫會、女人、官場、商場上發達起來的。

B·衰之源

像西門慶這麼一位長袖善舞的人物，絕不可能會倒下的。下面我們再一一說到他在官場上交通官吏的手段，連巡按御史都參核不倒他。如果蘭陵笑笑生們不給他安排了一個自亡之道，此人勢必會壽高耄耋而官到極品；但最低限度也會升到武職官的最高職階，二品的總兵官。我們讀《金瓶梅》來研究西門慶，都會作如此的推斷。

幸好，蘭陵笑笑生們下筆仁慈，要他自毀了，否則，《金瓶梅》的社會，非得走上民變不可。

說來，西門慶的衰落根源，祇要兩句話就夠了。自恃精壯與縱欲自暴而已。

① 自恃體力精壯

我們在前面說到西門慶的形

貌，是位凜凜大身材而軒昂出眾的一表人物，同時，更有與女人纏綿的長技，而且一如「長板坡」的趙子龍般能七進七出而久戰不懈。他就憑着這一天稟的體力，成天在風月場中，去物色那些有好風月可以與他相等應戰的對手。第一個對手是李瓶兒，可憐李瓶兒生了官哥之後，身體衰弱，已窮於應付，跟着便是王六兒，再林太太，促使西門慶的精竭力衰而發病，就是這兩個女人，輪到潘金蓮已經第三位了。不過，促成西門慶的早衰，還要歸罪於胡僧的春藥。這當然要怪西門慶的縱欲了。

② 縱欲自暴

西門慶的縱欲心理，良多由於他的天稟超人性活力的憑恃，自認為是這方面的大將，不僅家中娶有六房妻妾，還經常到妓院娼館去包佔妓家粉頭，家中的僕婦，甚而貌清秀些的小廝，都是他隨時招來縱欲的對象。猶不時打聽誰家有好風月的對手。只要聽說或見到誰家的婦女略有幾分姿色，他都想弄到手。如王三官的媳婦，何千戶娘子，他都覬覦過。就像潘金蓮說的：「若是由着你，把天下女人都要遍了吧，任你盪遍街，日遍巷。」可以說西門慶的縱欲情況，就是如此無止境的泛濫心理。何以？率多基於他自恃本領大。

儘管，他已具有如此異乎常人的天稟，猶不滿足，還不時吞食胡僧的藥丸來增強他那超人天稟的能力，終於步入縱欲而自暴，脫陽身死。

死時不過三十三歲。他自政和三年二十八歲登場，政和六年七月生子加官，到了重和元年正月便縱欲暴死，為時不過五年，真可以說是其興也忽焉！其亡也亦忽焉！

西門慶死後，便「樹倒猢猻散」，之後，西門家的妻妾僕婦丫頭小子，便嫁的嫁，走的走，

賣的賣，一一雲飛星散，結果，只餘下吳月娘一人，收玳安為義子終老。

2·西門慶生活歷程的映照

(一)幫會與《金瓶梅》的社會

西門慶的十兄弟，我們在前面已經說到了，可說全是遊手好閒，幫嫖貼食，為老大西門慶跑腿的市井無賴。雖說，在《金瓶梅》的百回情節中，表面看來，並沒有正面去寫有關幫會有組織性的活動，可是實際上，則所有西門慶的在風月場、在商場、在官場，無不密切的牽連着他的幫會組織。儘管在他得官之後，一月一聚的兄弟會，已不舉行。風月場上的行動，已換了另一方式，喊到家裡來；因為他已是五品冠帶，不便再去妓家了。商場上的行動，多由應伯爵謝希大去奔跑，官場，則由他進行指揮家人小子奔走。是以事實上發揮的一切作為，仍出於他那幫會的潛在力量。

下面我們舉出一些事實，來說明西門慶依賴幫會弟兄的某些活動。

A·風月場

西門慶是一位慣在風月場上追歡的人物，自恃有能固為原因之一，憑仗着他那十兄弟的幫會之勢，似乎更是基本原因之一。我們從這幫弟兄攢撥西門慶老大梳籠李桂姐開始（第十一回），緊跟着便是「狎客幫嫖麗春院」（第十五回）「應伯爵慶喜追歡」（第十六回）再到「西門慶大鬧麗春院」（第二十回）「應伯爵替花勾使」（第廿一回），雖然表面上寫的全是有關西門慶在妓家追風弄月的瑣事，可是實際上，則寫的是他們幫會經常活動的場所，就是妓家。換言之，他們的幫會弟兄，就是靠着妓家討生活的，不止是靠着富家子弟去幫嫖貼食，還要依賴着行商客旅的逢場作歡，他們不僅可以在妓

家獲得酒食花用，更能為西門老大得來不少獲利的消息。所以當西門慶在發現李桂姐又接了他人，一時衝動指揮小廝砸了妓院，他在場的巴弟兄們便不參加行動，只是一味勸阻，然後，還從中作雙方的和事佬，（見「替花勾使」）。何以？因為妓家是他們的活動場所，怎能丟棄。所以後來，就有「李桂姐拜娘認女」（第卅二回）的事（桂姐拜吳月娘為乾媽），李桂姐因為其他嫖客的牽連，西門慶竟把桂姐包庇到府中來（「桂姐躲住西門宅」（第五十一回），還派專人晉京為桂姐打點。一直到官司了了，方始回院。

難然，西門慶得了官，已不便到妓院中去，不惟西門慶未能從此與妓家斷絕往還，甚而往還得更密切，反而召在家中伴酒彈唱陪宿。他的弟兄們則始終如一的在妓家活動着。可以想知幫會與風月場是相因相輔而一體兩面的社會形相。

B·商場

西門慶開設的五個舖子，雖祇賁地傳一人現身參予其事，另外還有一個吳典恩也是西門家的夥計，其他數人，都不是西門家商業上的經營者。可是這些弟兄們，則始終是西門商業所依靠的人物。

諸如（一）江南糧商因天寒河凍封船，打算賤價脫貨，年前返鄉，應伯爵來向西門慶接洽買賣。（二）李三黃四借銀，一次又一次，都是應伯爵從中撮合。（三）東平府奉派買辦兩萬兩銀子的古器，應伯爵領李三黃四來談這宗買賣。

看來，雖只是應伯爵一人在來來回回的與西門慶接洽商業上的事務，又何嘗不是他們幫會中弟兄們分工合作的表現呢。因為應伯爵最能討老大的歡心，是以凡此商場情報，都由應二花子上達。說起來，西門慶的商業，還是與他的幫會弟兄，有極大關係。

C·官場

按說，官場上的往還酬應，在西門慶未得官的日子，諸如與人把攬說事時的官府打點，當然是弟兄們的任務，要不然，他們一月集會一次幹甚麼？十來口子人，吃吃喝喝不要錢。西門慶得官之後，巴兄弟們雖未斷絕來往，却不便再領頭集會了。那天，白來創來曾感慨的說：「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裡去，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二哥又不管。昨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兒，沒個人拿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為吳道官，晚夕謝將大家，又叫了個玩書的，甚見破費他。」可以想知，官場上的事，西門慶得官後，枝葉盛了，把攬到的官司也大了，如楊州鹽商王四峯十多人的被押，苗青的謀財害命官司，都超越了地方官府的職司權限，交通官吏的事，自然用不着這十弟兄的幫會。

而且，西門慶的官職，所司之事乃提刑，譬如韓家老二與王六兒的通姦事，王三官在妓家的冶遊事，以及何九兄弟何十的官司，他自己已有私權發落，越發用不着這班巴兄弟在官場上活動。

不過，他這班巴兄弟，則仍舊打着老大西門慶的旗子，在社會上依舊作他們混吃混喝的活動。地方官，自然還是依仗着他們的。

D·幫會之下

西門慶的熱結十兄弟，只是他們這個幫會的骨幹，他們手下，自還掌握着不少的大小光棍們。如寫於第十九回的「草裡蛇躩打蔣竹山」的草裡蛇魯華過街鼠張勝，小說上寫着：「常被西門慶資助，乃雞竊狗盜之徒」。像這類人物，自然都是西門慶手下的小嘍囉，給幾兩碎銀子，要他幹甚麼他就幹甚麼。

幫會在社會上的力量，不就幫着這些麼。

再進一層說，《金瓶梅》那個腐敗的社會，病根就在西門慶的那個幫會基礎上。再進一層說，自然是政治窳敗。

（二）西門慶的天稟引發出的那個淫穢之世

我在「論《金瓶梅》的色情問題」一文中，曾說到蘭陵笑笑生之所以為西門慶寫了那多赤裸而誇張的性行為，其目的就是為了塑造西門慶這個人物的身家之衰，如果不採取此一要他送命的手法，還很難要西門慶這個人物送命，如果西門慶壽高耄耋，必然官高極品，對於《金瓶梅》的那個社會來說，可就未免太殘酷了。關於這個問題，推演起來，又何嘗不是《金瓶梅》所要顯現的那個社會問題呢！

西門慶的生活之所以那麼靡爛，還不是由於有錢，還不是由於他的錢來得容易嗎？至於作者為了要特別誇大他的性生活，遂不得不給他一個超人的天稟，不僅有其令女人一見悅心的形貌，更有一試快心的性行為。因而促使他成天在這方面逞強賣俏。作者這樣描寫西門慶，自然引發出了那個社會的淫靡樣相。

由西門慶的天稟性行為接觸到的淫婦世界，數來只有三個場合，第一，他家庭中的妻妾僕婦與小廝，第二，妓家——包括官妓與私娼寮，第三，良家的淫婦；另外，還有一種未經明寫的優伶。

想來，在《金瓶梅》的那個時代的社會上，可以提供西門慶演示天稟性能力的女人，這幾類，豈不是概括了所有社會上的婦女，未能包括的便只有皇宮內院了吧！

先從西門慶的家庭來說，他曾娶過八房妻妾，除了已死的兩個，尚餘六人。西門慶的此一六房妻妾的家庭，就是一個社會問題。此一社會問題，也正是《金瓶梅》所要暴露的那個淫靡的社

會。(娶妾就是明朝的社會風氣，明朝的士紳，鮮有不娶妾的人家。)

西門慶的這六個老婆，除了大婦吳月娘是續娶，乃衛所千戶之女，其餘五位都出身不高。李嬌兒是妓家女，孫雪娥是前妻收房丫頭，李瓶兒是巴兄弟媳婦，本是人家侍妾，潘金蓮也是家伎出身，只有孟玉樓出身好些，算是良家婦女。他如西門慶淫過的僕婦，如來旺媳婦宋惠蓮，韓道國老婆王六兒，這兩個女人之甘願奉上，目的只有一個，爲了爲丈夫在主子身上多括拉些錢財。宋惠蓮之所以不同於王六兒走上了悲劇之途，因爲她丈夫來旺未能與她合作。像韓道國之能與妻子合作賣淫，雖幾經風波，一家三口終得善終。賁四娘子，來興媳婦，也求而不拒。來昭媳婦一丈青爲了兒子小鐵棍兒挨打而海罵起來，差一點被攆得離門離戶。

如從這一點來說，西門慶在家庭中的淫亂，顯示出《金瓶梅》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

其次，我們說到妓家。表面看來，所寫全是西門慶這班朋友們的幫閒追歡，但從李桂姐的暗接往來商賈，鄭愛月的應接別家堂會，也說明了妓家的生存，無法仰賴西門慶這一夥人，還要接應社會上的行商貨賈以及官宦公子——如花子虛王三官之類，還有類同西門慶的張二官。由此，也足以見及妓家之所以在《金瓶梅》社會中，佔有重要的篇幅，正因爲《金瓶梅》裏那個淫靡的社會少不了她們。官家酬應，不去妓家，也叫到家庭中來，還可以在家庭中關房陪宿呢！

除此之外，還有優伶們，也是《金瓶梅》中的色情一環。在書中被稱之爲「南風」。那位老太監已經明白的說了：「那酸子們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個琴棋書箱來京應舉，掙得了個官兒，又無妻子在身

邊，便稀罕他這樣人。你我一個光身漢，老內相，要他作甚麼？」這幾句話說明在《金瓶梅》的社，除了女色，還有男色存在。所以西門慶接大巡（巡按御史），叫來韓金釧董嬌兒，就曾關照韓金釧說：「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們休要扭手扭脚的。」這裡更說明了當時男色也是盛行的。至於性行爲的花樣，都在西門慶的天稟行爲中一一顯現了出來；淫器就有多種。

最後，我們說到良家婦女。

在《金瓶梅》的社會裡，那位三品按宣使的夫人林太太，應該作爲良家婦女的代表了吧，她表面上的行動，據文嫂說：「就是往那裡去，大轉伴當跟着，喝着道走。速路兒來，速路兒去。三老爹（王三官）在外，爲人做人，她怎在人家落腳？」可是暗地裡則經常接待入幕之賓。西門慶就是被文嫂照着入路進門的計劃接納進去的。二人見了面，言談不過個多時辰，就雙雙解衣寬帶上了床了。比到妓家還要迅捷，到妓家，錢沒有化夠數還不能一親芳澤呢！

固然，林太太之與西門慶，乃由於西門慶的精壯形貌以及文嫂的介紹打動了她，可是在西門慶以前接納的別人呢？不是風月之名已在妓家傳揚着了嗎！西門慶就是從粉頭鄭愛月口中獲得的林太太風月之名。

像林太太的這種行爲，固有如查泰萊夫人般的生活需要，但林太太的逐日挑選如意君的行爲，又怎的不是那個《金瓶梅》社會造成的呢！

(三) 由西門慶的交通官吏來看《金瓶梅》時代的政治

我們在前面已說到西門慶的交通官吏就是他興起的因素之一，這裡，我們再從此一事實，來說《金瓶梅》時代的政治之窳敗。

說到西門慶的交通官吏，在《金瓶梅》中佔有不少重要篇幅。

A·武松刑案

武松被派往京城公幹，回來的時候，哥哥不明不白的死了，嫂嫂被西門慶娶去了。一經打聽，原來哥哥冤死，嫂嫂淫嫁。這口氣忍不下去，遂向西門慶尋仇報復。不想誤傷了別人，鬧出人命，關進監牢西門慶遂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雪花銀；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有一個要求，「休輕勘了武二。」於是，武松被問成死刑。

案子送到東平府覆勘，東平府知府陳文昭，是個清廉的官，認爲此案應拘提西門慶潘金蓮等人詢問。西門慶聽到消息，馬上派人晉京，去找靠山楊提督，楊提督轉去內閣蔡太師。蔡太師又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送了一封密書帖兒給陳文昭，着免提西門慶等人。這陳文昭也是蔡太師門生，由大理寺正寺陞東平府尹。又知道楊提督在朝廷面前是說得話的內官。但爲了能人情法兩盡，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刺配兩千里充軍，這麼以來，西門慶不惟得以逍遙法外，而且違法作歹的胆子越來越大了。

B·宇文虛中劾倒楊提督

不久，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上本參劾誤國權奸三人，即崇政殿大學士蔡京，兵部尚書王輔及兵馬提督楊戩，奉旨除蔡京姑留輔政，王輔及楊戩都與送三法司會審。還要把這兩人名下的親黨，一併拿來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陳洪馬上差人送信給西門慶，駭得小老婆李瓶兒也不敢娶了，花園的擴大工程也停工了。馬上派家人來保來旺進京打點。

作者寫來保來旺到了京城，幾乎每一道需要送的門，都需要銀子打點，問一句話，都需送上一兩銀子。要想見到學士大爺蔡攸，先向門官高安遞上十兩銀子。這方見到了蔡攸，送上揭貼，

禮物是白米五百石（白銀五百兩），秉筆人則是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李邦彥，於是高安又帶他們到了李尚書府上。

李尚書問明所以，認為「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過書案，取筆將文卷上的西門慶名字改作賈慶。

就這樣，西門慶牽連到楊提督案中的親黨名字，已不存在。反而因此攀交上蔡太師的管家翟謙。

C·生辰担

從政和五年五月來保來旺在京城打點了西門慶牽連了楊提督親黨關係的官司回來，似乎西門慶與蔡太師的翟管家，就有了密切的交往，所以在第二年五月，來旺便從杭州買辦了蔡太師生辰尺頭，早就叫來銀匠在家打造一付四陽捧壽銀人；都是高一尺有餘，甚是奇巧。又是兩把金壽字壺，兩付玉桃杯，兩套杭州織造大紅五彩羅緞紵絲蟒衣，還有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縐衣。把這生辰担派專人送往東京，遂換來了從五品的清河衛所五品副千戶之職。連會答話的吳驍計，都賞了個驛丞，來保賞了個校尉。

生辰担的作用，大矣哉！

另外，揚州鹽商王四峯十餘人，被按巡使下獄，喬大戶央請西門慶打點說項，許下二千兩銀子，着來保他們帶去一千兩，自然也是「水到而渠成」，不久，被押的鹽商全判無罪釋放。再有來旺的遞解徐州，也是金銀的打點而成。

D·苗青刑案

揚州的苗青，本是苗員外的家人，隨同主人出外，在途路之上的船行黃河徐州洪，會同兩個舟子把主人害死，分贓了財物。小廝安童被救，告發了苗青謀財害主一案，兩個同犯船夫提獲了，苗青花了一千兩銀子，拜託西門慶打點，也只判了兩個船夫正法，苗青便開放了。

後來，安童上告，山東巡按曾孝序參劾一本，本還未曾送出，西門慶便得到了消息。馬上又派人上京打點，不惟那曾孝序參劾他的本章，可以由蔡太師的力量予以壓下不辦，反而使那提出參劾本章的山東巡按曾孝序，被假以他事，受到謫官竄職的處分。同時，還因此次晉京，來保為西門慶探聽到山西發放鹽引的消息，使西門慶因此獲得三萬鹽引的專賣利益。竟然因禍得福呢！

E·迎大巡與接六黃

起先，蔡狀元與安進士由京返鄉省親（蔡是江西九江人安是浙江錢塘人），道經清河，因為同是蔡太師門下人物，又聞說西門慶富有好客，遂聯袂到西門家住了一晚，吃喝玩樂之後，還送上川資。下一次，這蔡狀元榮任兩淮巡鹽御史，與另一姓宋的巡按到山東接任，事先告知了西門慶，這西門千戶，便在地方上籌備了接應人馬伺候，地方上的知府州縣，以及各衛有司官員，出郊五十里，到新河口船上迎接。參加迎接的官員，除了東平府的知府州縣，連山東合發州縣方面的有司、軍衛、吏典生員，糟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尉周守備、刑都監、張國練，也都率領人馬披執跟着，清蹕傳道，雞犬皆隱跡，鼓吹着進東平府蔡院。先不說此一迎接的場面，絕不像是迎巡按御史，像是接皇帝迎親王，可是，苗青的未了案件，一經向這巡按御史說及，到院後便以前任誤判為詞，便把苗青的案子從此結了。同時，三萬鹽引的支種，又正好遇到了蔡蘊新任了兩淮巡鹽御史，遂先一兩個月便把這一筆鹽引發放下了。

這且不說，宋御史任滿返京，考核地方官員的奏本資料，他向西門慶垂詢竟全照西門慶的說詞上聞。是以西門慶又高升了一級，晉任正千戶。冬至令節，又上朝謝恩去也。

一位皇帝欽賜的殿前六黃太

尉，由江南水路押運卿雲奇石返京，道經清河。雖是宋御史發動的地方官員士紳迎接，西門家則是接待之所，雖只是一頓飯的接應，又是酒席上千人的桌面，又是海鹽戲子的演唱，又是教坊俳優們的小唱，正如應伯爵所說：「若是第二家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賠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響出名去了。」

試想，西門慶在交通官吏這條道路上，業已擺設出了如此大的鋪張，不惟上及於當朝太師，宰相尚書，連皇帝老子身邊最得寵的太監六黃太尉都接應到家，真個是在山東省也響出名去了。想來，又何止山東一省響出名去，普天下人也未必不知西門慶其人吧！

F·其他

西門慶的交通官吏，已由地方小縣的四宅，神通到當朝最有力的太宰及各部，只差皇帝還沒召見他而已。所以，官員們無不想來一識荊州，地方上的大小政事，似乎都被西門慶所左右。如何九的弟弟何十有了刑事上的麻煩，黃四的舅子有了刑事上的麻煩，那位看磚廠的劉太監的侄子，盜用了幾根造房子被檢舉，都要乞求西門千戶為之開說，只要西門慶一句話，任你官員還敢再蹈曾孝序的覆轍嗎！

正因為西門慶在官場有如此的神通，他兼營的商業，自然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走私、逃稅，還有誰能擋得住他。

我們從西門慶的交通官吏這一神通來看，可以說《金瓶梅》是個沒有法律的社會，《金瓶梅》的社會，最可貴的是兩樣法寶，一是權勢，二是金錢。得不到這兩樣法寶的人，便只有忍受着在刀俎上生活。像西門慶的那些作為，所掌有的就是權勢與金錢的結合。若問《金瓶梅》的社會何

以會如此淫爛，賄賂公然通行，凡事非錢莫為，為非作歹的人，只要錢花到了，便可逍遙法外。說起來，不全是由於當時政治的竄敗嗎！土地如不潮濕怎會生長綠苔與蟲豸，那土地若不是長久照不到陽光，又怎會潮濕呢！

當然，若不是《金瓶梅》的社會處身的那個政治背景腐敗，自不會出現《金瓶梅》裏骯髒的社會，像西門慶其人，亦不至於由蟲而成蛟，由蛟而成龍矣！

（四）由西門慶的生活及其商業經營，來看《金瓶梅》時代的經濟

說到西門慶的生活，堪可以「窮奢極侈」四字概之。他家中的六房妻妾，以及每一房妻妾房中的兩個丫頭，無不是穿綢著緞，而且珠翠滿頭。一家人的飲食，有大灶無不

，有大灶還有小灶，不必說他家的客席應酬，光是他們這一家人的日常飲食，也堪以俗語的那句話喻之：「富家一餐飯，窮戶半年糧」。

關於西門家飲食穿著的豪奢情形，是《金瓶梅》著墨最多的部分，無法一一枚舉。我們下面先舉些大概。

甲、飲食、穿著、家用

A·飲食

有一天，應伯爵到西門家來，代韓道國的老婆偷小叔事說情，希望不要王六兒出面見官。西門慶吩咐後面為他準備酒飯，和應伯爵一道食用。湊巧磚廠劉太監送來一罇木樨荷花酒，四十斤紅糟鱒魚，（還有兩疋粧花織金緞子），遂着打開荷花酒及鱒魚烹製鱒魚烹。一會兒酒菜齊至，先放了四碟菜菓，又放了四碟藥酒，計有（一）鮮紅鄧鄧的泰州鴨蛋，（二）曲彎彎王瓜拌遼東金蝦，（三）香噴噴油燻燒（排骨）（四）禿肥肥乾蒸的劈晒雞；第二道又是四碗暖飯菜（一）

一甌兒瀘蒸的燒鴨（二）一甌兒水晶胖蹄（三）一甌兒白燻豬肉（四）一甌兒炮炒的腰子。落後纔是裏外青花白地磁盤盛着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鱒魚。用小型金菊花的盆子斟木樨荷花酒對飲。連同鱒魚，共有十七樣之多。

說來，這乃是西門慶平常的家用飲食，可以說祇有鱒魚是特別為客人準備的。西門家的飲食豪奢，於此可見一斑。

西門家有關飲食的大場面，有兩次，一次是李瓶兒的葬禮，開的是流水席。所謂流水席是只要桌面上坐滿了一桌，酒席就開上來，任由喪禮上的客人，隨時進入食用。像這種飲食場面，只有大富人家方始辦得起，沒有預算限制啊！另一次是請六黃太尉一飯。

請六黃太尉一飯，乃山東地方各級政府機構的公請，當地兩司八府的官員，每一官員都攤分資銀，兩司的官員，每員三兩，八府的官員，每員五兩。小說上說共集資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作製辦一飯之資。這天來陪六黃太尉吃飯的客人，據應伯爵說有上千人進來。十人一桌計算，總有上百桌。當地官府只湊了一百〇兩銀子交給西門慶辦酒席，縱然不夠，這數字也可能距離實際上的需用，不會太遠，由此自可蠶測到當時的酒席，大概二兩銀子左右一桌吧！

B·穿著

有一天，應伯爵到西門家，遇見下人們抬了幾大箱籠進來，一問方知是西門慶為家中妻妾準備的禦寒衣裝，還只是一部分，尚未縫製齊備呢！西門家的婦女，除了季季要換製流行的新裝，遇有喜慶應酬，也要添製新衣。

政和七年正月間，當大戶邀請西門家的婦女去吃酒觀燈，潘金蓮吵着沒有體面的衣服，於是西門慶喊來趙裁縫，為眾婦女每人縫製了一套。這些衣服都寫出

了名色。吳月娘四件，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緞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絲袍兒，還有一套大紅緞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沈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板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各裁了一件大紅彩通袖粧花錦雞緞子袍兒，兩套粧花羅綠衣服；孫雪娥也是兩套，只是沒有袍兒。連丫頭春梅等，都有新衣。

這麼多衣服，十來個裁縫，工錢則不過五兩錢子。

C·家用器物

西門家的家用器物，除了金碗銀盤，以及各磁鑲銅，還有古玩字畫，最講究的還是床。潘金蓮的那張螺鈿床，就花了六十兩銀子。孟玉樓帶過來的兩張南京拔樂床，也不亞於潘金蓮那張。

李瓶兒睡去的那口棺木，就是三百五十兩銀子買來的。亦足以說明《金瓶梅》的社會，有如此豪奢的生活人家，方有如此豪奢的事物。這口棺木，原是尚舉人家的。說來，都是士紳之家。

乙、商業

西門慶經營了五片舖子，除了他家原有的一片生藥舖子及一片典當舖，其餘的三月都是絲綢生意，如緞子舖，綢子舖，絨線舖，在今天，綢緞已不分，但在《金瓶梅》社會，綢緞則是分開的。這且不去管它，如論生意經營的狀況，除了生藥舖之外，其他都極興隆。

絨線舖的買賣，平常日子，一天也能賣數十兩銀子（三十三回），若是到了年根底下，或節令之下，銷路更好。

緞子舖開張之日，就做了五百餘兩的生意。

另外，他們也經營棉布生意，似是在綢子舖中一起經營的。若是遇到旱潦不收，布帛的價錢就會加三利息發賣，甚至還可以

再高抬些市價。

西門慶臨死的時候，交待後事，道出了他在商場上投下的資金數字，是這樣的：

- 一、緞子舖的資本五萬兩。
(其中有喬大戶的股東)
- 二、絨線舖的資本六千五百兩。
- 三、綢緞舖(可能是綢布)的資本五千兩。
- 四、生藥舖的資本五千兩。
- 五、韓夥計等人貨船上的資本六千兩。

他沒有提到當舖押下多少本錢，他放的債還有一千餘兩沒有收回。

我們從西門慶的商業經營狀況來看，可以說明《金瓶梅》時代的社會，經濟是相當繁榮的，絨線舖的平常營業，都能日入數十兩，緞子舖開張之日，就做了五百餘兩的買賣，這種營業狀況，可說已很可觀。

那麼，相對的一般人民生活呢？

關於這一點《金瓶梅》的小說裡面，絕少寫到，可以說是沒有去寫。但從一些混混兒如踢球的圓社手，教唱的李銘，賣春的妓女，幫閒如應伯爵、草裡蛇、過街鼠等人的生活行徑看，可以說，都是自甘卑賤像寄生蟲似的依靠着西門慶這類人討生活的，窮困極了。自也不必再說他們了吧。可是一般升斗小民的生活如何呢？我們仍能從他們賣兒鬻女的這一情形去推演。

在《金瓶梅》中，最不值錢的便是人口。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又貌美又精靈的如春梅，身價銀子也只是十六兩銀子。後來，西門慶爲王六兒買來一個，也是十六兩銀子。這兩位丫頭，是《金瓶梅》中最貴的人口價錢。(潘金蓮與孫雪娥，不能相提併論。)一般說，都是六兩左右，秋菊是六兩，夏花是七兩。奶子如意兒的身價也祇六兩。有一位軍人，因爲死了官馬，怕挨打，

迫不得已要把親養的孩子賣了贖出來，只要四兩銀子就賣了。

從這些情形來作一對照，可以想知《金瓶梅》時代，是一個經濟繁榮而貧富不均的社會，富有的太富有，窮苦的太窮苦。再說，人口買賣幾是《金瓶梅》的社會公開的行業，人的身價可以如此之低，低到尚不及富人到妓家的一飯之資，一宿之用。那天，安進士在西門家客宿一夜，由妓女董嬌兒陪宿，翌晨給了一兩銀子，還用紙包了一層又一層，董嬌拆開一看，不過一兩，表示太少。也足以說明當時妓女的一夜宿費，一定比一兩要多得多，可能比一個女孩賣斷的身價銀子還要多吧。西門慶梳籠李桂姐，一出手就是五十兩；還有其他穿著呢！

但如論當日物價，寫在書中的如第七回毛青鞋面布三分一尺，第六十八回，四疋尺頭少說值三十兩銀子，第八十回，使一錢六分連花兒買上一張桌面，五碗湯飯五碟果子；使了一錢一付三牲；使了一錢五分一瓶酒；使了五分一盤冥紙香燭；……使一錢二分銀子僱人抬了去。又討了他值七分銀一條秀絹。這一段的物價寫得非常清楚。不過，第五十二回說，一兩銀子可購燒鴨兩隻，雞一隻、金華酒一罇、白酒一瓶，另一錢銀子下飯，一錢銀子果餡涼糕。看起來《金瓶梅》社會的物價，如與人口買賣的價錢來作比較，物價可並不便宜。試想，一個女孩只賣得六兩銀子，能買得幾隻雞鴨幾瓶酒呢！

顯然的《金瓶梅》是個貧富不均的社會，窮的太窮，富的太富。至於《金瓶梅》的社會與當時蘭陵笑笑生所處身的那個晚明社會，究有多少是契合的？究有多少是小說家言？則非本人研究範圍，不說它了。

*李翰祥電影《金瓶雙艷》中的西門慶(楊羣飾)





*鍾 瑜

茫茫夜

偉良在自己房屋的門前，稍為喘定了口氣，然後對麗芳說：「我已經探望過了阿祥，麗芳。如果是見到了陳大伯和伯母，妳轉告一聲，他很惦記他倆老人家！——」他說到這裡，忽然毫無來由地，表現了他內心的怯弱。他好像自語的說：「我真的不敢面對他們，陳伯倆老夫婦，和阮坤年邁的老阿媽。我不知道能夠安慰他們些什麼？——」他的語氣軟弱，而表情頹喪。彷彿一切的錯誤，都該由他來擔負。他那種突然蒼老的臉孔，變得更然蒼白了。麗芳面對着她的丈夫，面對着她這無法幫助的一切。她只好重重地緩嘆一口氣，把孩子的頭顱，緊緊地偎抱在腿腰上。她用無聲的語言，表示着對丈

夫的同情和瞭解。——偉良在夜風頻送下，他的頭顱也逐漸恢復了平靜和清晰，先前的暈厥感和欲湧然而生的嘔吐，至此已完全的平抑了下來。他感到心腦清爽了許多，雖然眼前的災黎群中，隱隱約約地，現出了一個他熟知的臉影。那個和妻子麗芳，一道在市場上擺攤買賣的馬來婦人。她正攜帶着自己的孩子，偎靠在自己單薄的細軟上，正雙目發怔地，望着幽黯不定的空間，讓神息巡遊在，今天早上肇成她家園毀場的狂濤巨浪裡。那風嘯雨嘯和海嘯的聲響，宛似在她的幻覺裡，製造成一幕悲劇式的高潮。她的家，和她的財富等等，在這瞬間間即蕩然無存。她和所有隣里一樣，頃刻之間，即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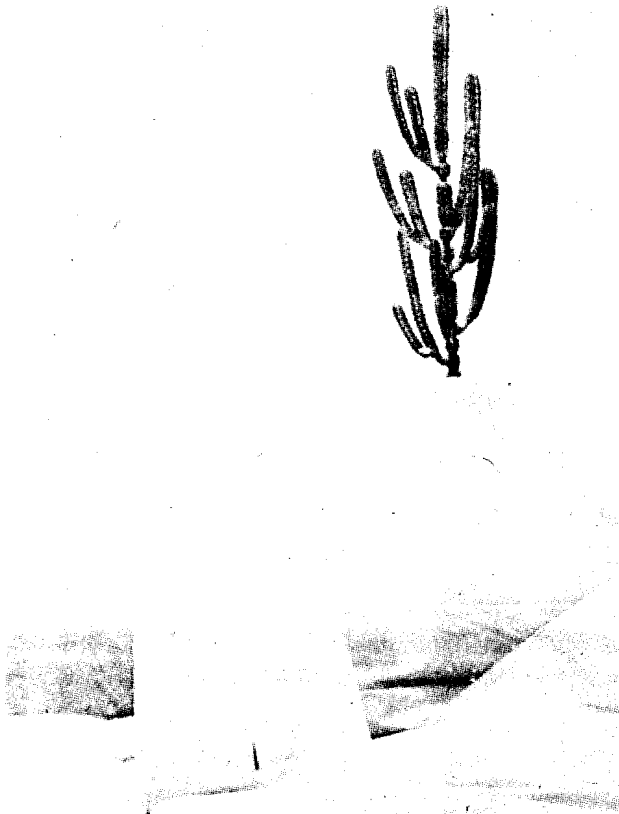
了落拓街頭的無着災黎。

雜院內僅有的一只照路燈，照得偉良的表情，有說不上來的難過和淒愴。他移步走近阿牛叔的身畔，而腦膜裡仍影印着那馬來婦人，那雙發怔得使人心酸的眼睛。偉良很知道她在想些什麼。在茫茫的夜海裡，她帶着孩子和僅有的細軟，今後將飄泊到何方？人生當然是很多路的，但對某些人來說，路對他們來說，毋寧是一種奢望和幻想！——偉良燃着阿牛叔遞給他的一枝煙捲。他發洩似地吮吸着，好像要用濃郁的煙鬱氣，把內心漲得滿滿的愁悶和苦澀，蒸發淨盡。在半黑黯中的阿牛叔，自己也在吮着煙捲。他似乎明白了偉良的悒結和煩悶。他用手輕覆按一下他的肩膀，他用沒有說話的表情，在無慰他和說服他，不要讓自己的感情擊敗了！一個人要和自己抗爭，而又勝利地屹立起來，首要是不不要讓自己，成爲自己的感情俘虜！——偉良在煙霧飄渺中，半清半楚地，想通了自己的感情困局！他想到自己，近來太猥瑣和懦弱了。他讓自己的感情，自己的過往牽絆住，而不能自拔！他一直讓過去的生活陰影緊箍住！過去主宰着他的現在。現在的他，又是往昔湮遠的迴光反照。他感到自己極端可恨地，狠狠的把煙捲，抽吮得星火明亮。他的一雙瞳仁裡，反射着兩點燦耀星光，宛似兩支智慧的燈，在他黑黯無邊的心裡燃亮了起來。他像是夜航者，在茫茫夜海裡找到了指引。他心殷突然豁開地，覺得自己不宜太過消沉和悲觀。他感到，有老阿媽麗芳兒子若輝，和一群緊隣的朋友在他身邊，他感到生命仍然是充滿着活躍和色彩的！他環顧沉沉灰黯的雜院前後，他仔細的看看那個失去家園，而在雜院內發怔的馬來婦人和她的孩子。她的身後跟左右，盡是一群陷在半暈厥和半飢饉的災黎。人們給他們分發的麵包和菜餚，顯然不能滿足他們的食慾。他們在黑黯中，瞪弄着半飢半飽的眼睛，在那裡在和自己逐漸湧上心頭的暈厥和瞌睡抗爭着。天上涼霧因風而湧起，一群醜惡可怖的蝙蝠，在樓房的四周叫嘯着。牠們那種夾着攻擊性的叫器，聽得雜院前後的人心房嘖跳。

偉良坐在長長的條凳上，正和阿牛叔秦先生阿貴等人，坐在那裡，讓即將開始的漫漫長夜，在這悲涼的夜晚開始，而邁向遙遠的天明！偉良這時候，滿心腔都灌滿溫溫的暖意。他想到阮坤都不顧一切的，奔向自己的生命鵝的，阿祥也在苦獄裡，等待黑獄後的天明！那麼，他自己，一個仍有自由和意志的人，憑什麼在茫茫的苦夜裡，竟然看不到光明，而自我溺沉呢？如果人世果有命運這回事的話，那麼，他剩餘下來的歲月，就是要和頑強的命運，作徹底和通透的全力鬥爭！——偉良想到激越處，平靜中夾着澎湃思緒的心腦，却突然地，受到了

樓房上空，四處胡亂竄飛的蝙蝠驚叫震懾住了。那些蝙蝠古怪的叫鬧，使人心裡驀地寒涼。一種不祥的兆頭，兀然地在偉良的心湖裡，激起了一圈漣漪。一種可感的惡兆，在偉良本以平靜的心坎上，跳躍不已。——「呵！那是什麼？——」不知是誰，在偉良的耳畔，突然地異訝叫了起來。那人的聲音，是偉良所熟悉的。他雖然沒有看到說話人那副驚詫的表情，但他顯然知道，那說話人是小柯。那個年青的市場魚販。他在驚訝中迸出聲音的同時，用手指向巷衢外，一幢已灰剝得，凸露出青磚的樓房上。那裡本有一籠灰鴿群的木籠。在那裡人們飼養着整百的灰鴿。鴿群們此際在寒涼的夜空中，驚慌地四處奔竄。鴿群們在飛奔的同時，漫天都撒着沾血的鴿毛。好一群尖牙利爪的蝙蝠，正在兇狠地叮啄着鴿群。鴿群在受創中，奮力地揚翅，向雜院的上空上飛來。牠們齊聲地，發出那種受傷後的哀鳴，使到雜院內的隣里們和災黎們，在驚慌無措中，大聲地叫喊說：「爲使麼呢？爲什麼呢？」有人在說：「蝙蝠在叮啄鴿群哦！——」有人莫明其妙的，迸出聲音說：「這樣的故事，我好像聽過好幾回了！——」這人說的是馬來話。旁邊不知是誰，以爲他說的是一樁，他不能瞭解的幽默話。他瞪突着眼睛，好像要追詢究竟似的。那說馬來話的人，仍然在沉喃的自語說：「好像我在那裡聽說過的，蝙蝠也會叮噬人的！——」接着，場面裡的人，讓漫天的蝙蝠震懾住了。偉良聽到周遭的人在喊說：「天呵！一天都是鴿子毛！——」說的人比手劃腳，而人們抬頭仰望時，却出奇地看到，一叢沾着血絲的灰色鴿毛，正冉冉地，隨着夜風的吹送，而撒滿着一天。最終，鴿毛飄滿雜院裡的每一隅。人們在沉喃地，在說着含混不清的埋怨話。有人在「噴」聲連迭中，不住的驚呼說：「血，血呵！——」偉良隨即看看自己的腳跟前，那一叢一地的灰鴿毛上，沾滿令人看着可怕的鮮血。在天空的黑黯角落裡，一群灰鴿隱蔽在簷樑的黑黯裡悲吟。而一群披着可怖黑衣似的蝙蝠，則在原先鴿子的木籠上，發着勝利的嘯叫。夜的月輝下，每一只屹立在簷翼或屋脊上的蝙蝠，都宛如一個夜襲成功後的奇兵。他們正用銳利的眼光，盯視着雜院內，一切臉露惶然和驚懼的萬物之靈！

坐在偉良身旁的阿牛叔和秦先生，則不住的喘氣和嘆息說：「真是意想不到的弱肉強食！」他二人竟幾乎同聲的，說着同樣的話。在他們身脊後的，那棵低矮的青楓樹下。樹影覆蓋着他們隣里的身影。那裡依稀可見到，損夫阿貴和文藝青年陳其祥、殘廢的乞丐阿招、補鞋爲活的中年人，甚至極少和隣里搭訕的印度住客，也靠立在那裡。也許是看熱鬧，也許是抱着憐憫的心腸，對雜院內的災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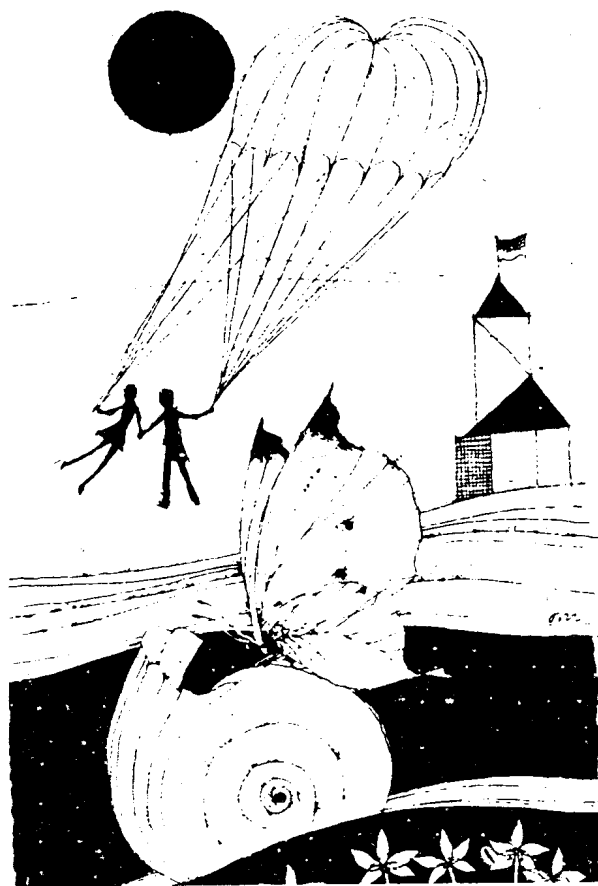
和剛才的一幕弱肉強食的慘劇！作着感情極其複雜的觀望着。人們的嘆息聲四面湧來，夾雜着災黎群中，偶然聲低的嗚咽，使到逐漸轉向冷深的夜，越發的使人心寒和震慄。大街外的車輛輾動聲中，伴着月點蒼涼意味的狗吠，使夜雖未深，但人們慣常有的，夜的肅穆和寂寥感，已油然而生。——偉良在默默地，懷念着天涯裡的阮坤，和苦獄裡的阿祥時，他聽到，好像秦先生，在向阿貴打聽着，他申請髮妻入境的事，是不是又再次的受到移民廳當局的駁回？秦先生還沒有把要問的話說完，阿貴已搖着頭擺着手，用不堪言語的神情，長長地喟嘆了一口氣。在這口氣之後，他又說：「恐怕，我們夫婦倆，今生今世也無法聚會了！——」他那種長期以來的積悒，使他的嘆氣聲裡，飽蘊着無限的滄桑和苦痛。一時間，雜院前的隣里們，不論聽清楚或聽不清楚阿貴的說話，大家反正都知道，他長期受擱的，申請髮妻入境事。大家也知道，阿貴的失望是意料中的事。是以，一時間也沒有誰人，願意對這樁事情出言置喙。雜院內，有人清了清喉嚨在咳嗽，但說話聲却没有。坐在偉良身畔的阿牛叔，不覺感懷身世似的，用愁淡的口聲說：「誰不孤獨呢？誰被這個社會關懷過？」他說的話，雖然微弱和帶

着憂傷。但聽的人，很容易聽出那是一種控訴和抗議。偉良也感染了他的愁思，說：「你總是有退休金領取，是不是？阿牛叔！」他說時，似乎對一個新認識的朋友似地，用專注的眼光凝望着他。「那些瑣細的錢，讓我吮煙也吮淨了！」他說着，果然又燃了一根煙捲在手。他要遞送一枝給偉良，但後者搖首婉拒了，並說：「你還是把煙戒去了，阿牛叔！」他的說話間，充滿着善意的規勸。牛叔側側腦勺，用手爬抓一下稀疏的頭髮，說：「我這一大把年紀了，什麼嗜好也沒有！香煙——」他豎起手夾着的煙捲，說：「是我的最佳伴侶！」他那副勉強推擠出來的笑容，使月影和煙影下，看着他的偉良，真有說不出的苦澀和難受。他的那種笑，簡直就是一種充滿自苦和自虐的慘笑。他在那裡，頻頻地噴着煙霧，使到偉良有點不忍地，只能用無助而充滿憐憫的眼光，向他瞅望着。雜院內的帳幕下，一群無家可歸的災黎，已先先後後的，互相偎靠着，進入了悲楚的夢鄉。有人說着夢話，但沒有誰能聽清那是說些什麼。連街衢外，樓房上的蝙蝠，都收斂了刺耳的叫囂，在半瞌睡的打盹，灰鴿群在喪失了家園之後，先後偃匍在隣屋的簷角裡，在咕咕嚕嚕地，作着歷劫後的哀鳴。雜院內，一時充斥着各式古怪的聲響。一個男性災黎，在涼凍的磚石上打着地鋪。他在半昏睡中，流着淚，在迸出夢囈似的聲氣中，在頻仍地呼喊妻子兒女的哀嚎聲。

雜院過道上，唯一的淡黃和寂寞的燈光，照在這個籠罩着悲悵情緒的大雜院。一群無助的人，在黑漫漫的夜幕下，開始有點夜的可怖的感覺。有人打着長長的呵欠時，眼角內濺出一絲酸澀的淚花。有人在偉良的身畔，沉沉喃喃地說着糊話。誰也聽不清楚那是說的什麼。但偉良在心被俱疲的半怔忡中，好像聽到誰在提到「小碧」的名字。但說的人，有點吞吞吐吐，使偉良根本聽不清楚他說的是什麼。但是，只要是誰提到「小碧」，就難免使他，如渾身觸電似地痙攣起來。他聽到那人在說：「真的好慘哦！——」也同時聽到各人在窃窃私語着。偉良心頭的不安，益發地蠢動了起來。他瞬息間，想到了那個陷在牢獄裡的阿祥。他匍匐在地上哭嚎的形景，仍然歷歷在繪的浮在他的眼前。他彷彿仍然聽到，他在寂寞的苦牢裡，用最悲切和哀懇的聲氣，在說，他對不起阿爸阿媽，也對不起慘死的小碧！——那種堂堂壯漢的飲泣和哀嚎，一直如針矢的刺在他的心頭。他一陣子內心的麻痛，使他頭腦內，潛藏着的暈厥感，又再蠢蠢然的，在腦膜裡跳躍着。他雖然已經開始抑制了，自己內心的自卑和消極，並且相信，生命只要仍然存在，希望就會廣佈在人間！但是，只要任何事，一旦牽連到阮坤甚或阿祥，他就無法壓制自己的衝動。他在內心，不

住的自我譴責說：「你又來了，偉良！你又來了！——」他好像在聽到自己對自己說：「你不是已經樂觀了起來嗎？你不是相信，生命所在之處，希望仍然是廣佈着嗎？爲什麼你頃刻間，又再懦弱起來了！」這一連串的內心獨白和內心交戰，沖擊得偉良有點頭暈眼花了起來。他坐在那裡，幾經內心的奮爭和克制，才讓自己的腰幹挺直了起來，用長長的嘆氣，把自己的思緒，集中在周圍鄰里的絮談間。他聽到那個補鞋爲生的中年人，用慨嘆的口氣說：「她的養母，今天中午已經悄悄地搬走了！——」他猶未說完，旁邊已有人急遽地，要問清楚說：「是小碧的養母嗎？那個可恥的女人！」另外一個聲音說：「其實她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出賣了靈魂十多年。到了年老色衰，也只好仗賴另一個犧牲者爲她營生！」這說話的人，是一個年紀古稀的單身住客。他在樓房的廊道上，租賃了一月床鋪作棲宿。他是一個閱盡滄桑的人，他說：「我年青的時候，就見到過她在歌壇舞榭裡，過着風光綺麗的生活！那不過是廿多年的時光哦，人的變化，就如如此的偌大！——」這老人坐在石墩上說。他的坐立姿態有點怪異，使人多看幾眼，才發現他的左腳脛上，長滿着紅瘡而滲着涇涇的血水。在他身畔坐着或站着的，是一直沉默不語的阿貴和阿招。陳其祥和印度住客，在喁喁地私語着。補鞋爲生的中年人，則立在小柯的身畔。小柯正想說話，秦先生却比他開腔得快，說：「這女人今天中午搬走了，這我是知道的。但小碧的屍首，還留在殮房裡呵，這如何是好呢？」他一邊說着，一邊不免又感慨又搖頭的嘆氣。小柯這時候才開腔說：「這個下賤的女人，只曉得榨乾小碧的血。如今小碧的屍首，還沒曾落土歸殮，她人就逃之夭夭了！——」他說着並磨着牙齦，在他身畔的秦先生和偉良，都可以清晰的，聽聞到他的濃重喘息。秦先生仍然是搖頭，用不說話的姿態，表示着他內心的感慨。在偉良又傷痛又憤懣的思潮湧下，他的意識有點迷惘間，聽到那個印度住客，第一次用半鹹半淡的中國話，在說：「她還欠下兩個月的房租哪，這個不要臉的女人！」他的蹣跚聲音，周圍的人都隱然可聞。大家都知道，他是這幢樓房主人的代表。他在這樓房裡並不太使人好感，故此也沒有誰人願意率先向他搭訕。

「只可憐了小碧哦，死了連一個爲她歸殮的親人也沒有！」這是大家共同的心聲，但却由一個人選說出來。這說話的人，仍然是那個補鞋營生的中年人。四周的空氣，冷凜得使人逐漸有些不耐。有幾個人在長長的打着呵欠，而災黎們，在霧涼的雜院外，已昏昏沉沉的進入了夢鄉。天上月影忽明忽暗，使到心亂如絞的偉良，沉浸在重重的愁思裡。他想起今天夜裡，在燈光飄忽的探視房內，他細聽



着阿祥對他的囑托。他要偉良爲他，在小碧的墳園上，供上一奉表示祈念和愛意的鮮花。他答應了阿祥。他也表示過，對小碧的橫死，表示了內心的痛惜和傷楚。雖然小碧和他，只是一場極其簡單的鄰里關係。可是，如今小碧的遺骸，還留在冰凝的殮屍房內，接受着法醫的檢驗和判許，而她的養母，就在這時候，搬離得遠遠地，而不知所踪了！——偉良想到這裡，掩不住內心沉痛的，自語了一句說：「可憐的小碧哦，可憐的阿祥哦！」他的說話本不是向着任何人，但是，他身畔的秦先生，顯然聽得很清楚地說：「阿祥？——」他問向偉良說，眼睛裡露出一點詫異的神色。連他背脊後的幾個鄰里，都不約而同的，齊把眼光向偉良望過來。偉良在衆人的盯望下，臉上不覺地，湧起一瞥麻熱，說：「我知道的，不會比你們更多，阿祥不是和小碧很好嗎？」他好像內心掩蔽着什麼似的，臉上說完比先前更紅更熱了。可是，秦先生却說：「你和阿祥、阮坤，都是少年時候的玩伴，是不是？你們迄今，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是不是？——」秦先生的口氣，顯然知悉，他們三個好朋友間，有着極不平常的事故。一下子，偉良心頭裡，激起絕大的震蕩。他幾乎疑心秦先生，已知悉了阮坤的事蹟和去向，並且知道，他們最近所從事的罷工行動，已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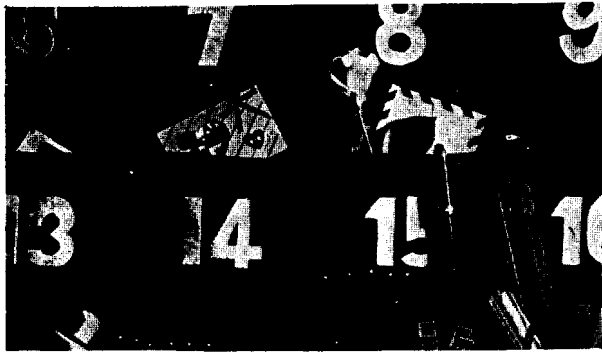
本市造成了極大的騷亂和不安。而阮坤也在殖民地軍警的追緝下，消失在蒼蒼茫茫的夜海。而阿祥則身陷囹圄。他在自由和監獄的界限上徘徊。只要一步差池，他就極可能從此，把自己大部份的青春歲月，交托給永無邊際的黑黯牢籠！

偉良心魂不安地，在冰冷的長凳上，坐着並露出一點惶惑和焦躁。這裡是樓房的簷翼下。在這裡的人，根本受不到那寒露的風侵。只是大家的心情沉重，所以人人的臉色，在幽淡的月光下看來，顯得冷漠而欠缺神采。他們習慣了，多年來每當落夜，一定在樓房的雜院前，坐談半宵才回到各自房屋內寢息。他們在這裡，培養至親友好的鄰里感情。他們彼此都很坦率和誠摯。即使有最難堪的事情和糾紛，他們在鄰里間，只要在這雜院的夜談下，即能完美解決。他們彼此間如有疑難，在這至誠的夜談下，也能迅速與平和地獲得解決！——這是他們老鄰居，多年以來的好習慣。他們彼此各戶，都沒有誰能夠隱瞞疑難的。他們當中只要有一戶人家有困難，大家都極為熱心和情摯的給予援手。這是這幢古舊樓房內，極其罕有的人情味！任何一個人，在這裡對任何一個鄰里，隱瞞着自己的疑難，對他自己來說，這不啻是一樁罪過，而且是對鄰里們一種極其不敬的行爲。在這雜院內，現在至少有數雙以上的眼睛，對偉良探詰似地瞅望着。他們還不曾問出話來，偉良已自行站立了起來。他似乎要藉着走動的姿態，把自己內心微然的不安掩飾起來。同時，舒展了一下身上的筋骨，也好把逐漸泛滿全身的寒冷驅逐去。他站在雜院的磚階上，環目向鄰里們瞭望一眼。他也看看自家的房屋前的垂簾上，印着麗芳和輝兒的剪影。燈光把他們在燈下做功課的影子，深深的印在垂簾上，也印鑄在偉良的心板上。他一時間，突然感到家人的至親和朋友的至愛。在天地之間，即使所有的人都捨棄了你，和背叛了你，在你僅有的原來生活圈子裡，仍然有一批懷着親情和友情的人，在不時殷殷的等待着你的重新歸來！

在雜院內漫步而走的偉良，在這一刻，他想起他曾經對阿祥說過的話。他的家人和他所有朋友們，都準備在他開釋歸來後，隨時的歡迎他和容納他！所有的人，都關心着自己的鄰里。就好像此刻的雜院內，除了先前的幾雙眼珠對他傾視外，另外也加多了一向沒曾和鄰里打交道的印度住客。加上那個新來的，行乞爲生的阿招，也和衆人一般，朝偉良投注着目光。——所有的住客中，就是看不到阮坤的老阿媽，阿祥的老父母陳伯和陳伯母。也看不到樓上的幾個女住戶，和樓下穿塑膠花和縫鈕爲活的少女們。偉良在燈影的飄忽中，看到幾個老弱而一臉孤單和落寞的年邁住客。他們也相繼的，偃

立在樓房半沉黯的過道裡。他們宛似關心着自己的家人似的，在向雜院內的人衆，和猶立在雜院磚地上的偉良，不期而齊一地，專注着目光。雜院內很靜，只能聽到風捲着寒霧，在發着啞啞不歇的音韻。牆角下有蟋蟀在嘶鳴，天空上有蝙蝠和鴿群的吟叫。街外除了單調的車聲，就是隱約起伏着的收音機聲浪。全市大選的揭票廣播，在逐漸推向高潮。政黨領袖們，透過冷涼的空氣，向全市民們致着謝詞。一群讓激情沖昏了理智的政黨支持者，在廣播中，震耳欲聾的高叫着：「我們的勝利，就是民主政治和全民的大勝利！——」接着就是如瀉的黨歌，昂揚地，把全市的人都震盪得坐立不安。

偉良回坐在冰涼的長凳上。他下意識地感覺到，在所有的住戶中，另外也少了幾個，終年不歇地，藏匿在樓下中座房裡，吸吮着鴉片煙渡日的殘年老者。但他心念猶未轉復過來時，在他身畔仍在吮着悶煙的阿牛叔，把煙霧吐着時說：「你應該知道，偉良。我們也和你一般地，很關心阮坤和阿祥。而且，我們也知道了，你今天下午時分，曾經去探望過阿祥！——」他說着時，把嘴裡吐出的煙霧，濃濃地捲成一球，和雜院內的夜霧，相互拌成一圈極其有趣的氤氳。雜院外的災黎群中，隱約地傳來一個女嬰的哭叫。那個母親的，在半睡半醒中，不住的用模糊的兒歌呵哄着她。雜院內忽然間，鋪滿一瞥銀白的光輝，月兒在一瞥烏雲曳過時，一半明一半暗的光影，驟然地在雜院內劃過。月光驟然地明亮時，大家都同時看到，偉良的臉色是寒漠而凝重的。他這時候，已接過阿牛叔遞給他的煙捲，也緩慢地吐着煙絲，說：「陳伯和陳伯母，都不在這裡，我才能夠說，——」他頓挫了一口氣，把煙灰揮了揮，才把話說完，「阮坤已經離開這個城市，隣居們！——」他的聲音有點瘡啞起來，表情却是大家看不到的。但大家顯然能夠想像到，他的臉色的難看。人衆中，不知是誰吟嘆了長長的一口氣。好像有誰，在埋怨偉良，到此刻才把這個訊息透露給他們。可是，又有人像是爲偉良辯護似的，在壓抑着聲噪說：「我們現在才遇到偉良嘛！」那衝動似的聲音，使偉良知道說話的人是小柯。而他仍然悶悶地，吐着裊繞的煙絲。雜院內突然湧氣一重寒涼，一只蝙蝠張着可怖的黑翼，拍拍地展翅，在霧重的夜空中掠過而竄向遠方。偉良心頭內愁嘆一聲，那代表着他先前的感覺：這真的是一場惡兆呵！而在他心念起伏之間，一重裂空而來的群眾歡呼聲，在寒凍的夜空下，震懾得人們心頭悸動。一群簇集在雜院內的鄰里，人人都在輕嘆中，搖晃着腦勺。人們正在沉默的時候，却聽到小柯磨着牙，在迸着聲音罵說：「一批盡是狐群狗黨！——」他才罵完，偉良卻有點好奇的，回眸對他瞅望着。看到小



柯，他真的是百感交集！小柯很年青很有血氣。也有一般年青人必有的衝動和嫉惡如仇！此刻在偉良的眼中，他忽然間，像在小柯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從前年青時候的影子，也看到今天阮坤的側影！凡年青人都不滿現狀，要打倒既有的現存制度！但是，打倒現在的，又能夠保證未來的一定美好和完善嗎？好多社會改革後的現狀是，使人從一個惡劣的夢魘，走向另一個夢魘而已！而太多的迷夢，除了使人迷惑痛苦和悵惘外，最終人們又跌入另一個有待於改革和改造的既成制度！

偉良開始有點疲倦地，把最後的一枝煙蒂，拋擲在濕涼的雜院磚地上。他以為他已經滿足了隣里們，對自己隣家的關懷和關切。他用雙手重重地搓摸著臉膛，讓自己在稍為閉目中，得以讓紛擾不堪的情緒，得以和緩與平抑下來。可是，他身畔的秦先生，却很能解事和含蓄的說：「他是到一個他能夠展開抱負的地方去，是不是？——」他問得聲氣低沉，好像在諮詢着一件很平常的事。在他身畔前後的阿牛叔和小柯，都有類似問話的意思。他們齊齊地，向偉良投注劃一的眼光。偉良輕輕喟嘆一口氣，用極大的氣力，把兩隻腳板在磚地上廝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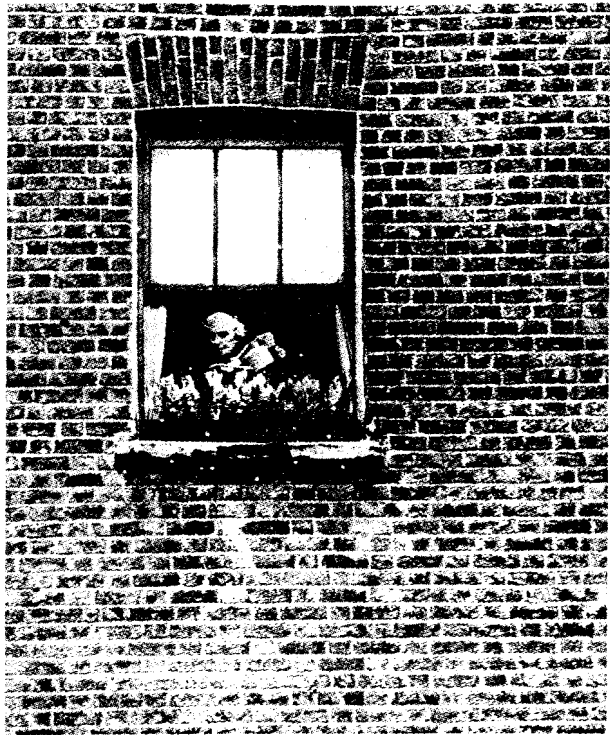
他穿著的是皮革的鞋子，發出的聲響使人感到有些難聽。他的這一個似乎不存有任何意義的動作，其實却是表示着他有難言之痛！他低甸的頭顱，沒有看雜院內的隣里們，可是大家已清晰地，聽聞到他沉重的喘息聲。那是一種淒楚的情緒，經過抑制下，而透露出來的內心嘶喊！——在他身畔的秦先生，表示完全瞭解的，用一只手覆按在他的肩膀上，他說：「偉良，你不必細說了。我們已知道，到底阮坤是發生了什麼事！——」他背脊後的幾個隣人，也用同樣瞭解的目光，在偉良的身上逡巡着。這時候的偉良，却疲弱地說：「我們，但願他鴻圖大展，平平安安地奮鬥下去吧！」他雖然說得語意模糊，但在場的人，顯然都能夠瞭解到他的意思。人們又是唏噓地，用輕微的嘆息，表示着一種哀傷，也表示着一種無可奈何的遙遠祝福！

這時候的偉良，又復站立了起來。他搓着兩掌

，在雜院前的磚地上踱着步。他好像經過一陣沉吟之後，才用猶豫而悲傷的口氣，說：「我最得難的一樁事，就是，我還不敢，親自把這樁事，告訴陳伯和伯母他倆老人家！——」他的話調似乎有點顯得不穩，也許是夜已漸深，霧寒益重的關係，他整個人站立在雜院內，看來身軀有點浮晃不定。在他左近的阿牛叔和小柯，二人不約而同的，搶步上前，二人擺放出隨時準備攙扶着他的意思。但偉良仍然站立得很好的，用擺動的手勢，向阿牛叔和小柯，表示無限感激的心意。雜院內的人齊舒了一口氣，大家為阮坤的遠去而神傷，也為孤苦零仃的阮坤老阿媽而愁嘆！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在未來的悠悠歲月裡，她老人家將是如何的，面對遙遙的而深不可測的永年寂寞！——偉良把身軀靠樓房的簷翼裡側站立。他站在這裡，可以更好的看到各家隣里們。也可以看到雜院內，讓落拓的夢纏繞着災黎們。這裡可看到街外熠熠的燈光，自然也聽聞到遠街之外，傳來疏落的鞭炮聲，伴着政黨支持者們的歡囂聲。一種充滿勝利的喜悅氣氛，在收音機的廣播裡傳送過來。街上到處都有政黨的支持者，在奔走著互相報捷。有人用各族語言，在高呼着說：「我們快接近勝利了呵！我黨將擊敗所有的政敵了呵！——」接着是雷動的掌聲，響動得使街頭巷尾的人惴惴不安。連樓房對面屋脊頂上的蝙蝠群，也不住地眨動着，透着微然懾人光芒的眼睛。

身軀半偃立在樓房牆面上的偉良，讓內心無限澎湃的思潮淹沒了。他彷彿透過黝黑無邊的空間，眼前像一簾銀幕似地，頻頻放映着，那個年青有為，而意氣風發的政黨領袖，正在如浪湧來的鮮花和錦旗中，咧着唇齒，在作着得意的微笑。他握着拳頭，在黑黯的天色下，揮揚不已。他的姿態，令人想到一個獲得勝利之後的野心家，在群眾的面前詐作謙遜時，而偶然流露出來的得意和狡詭。他在臨空間作着手勢，接受着四面湧來的阿諛之詞時，人們隱隱約約，似乎聽到他的心聲在呼喊說：「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已經攀到高峰了！——」接着下來，五彩繽紛的迎迓場面，出現了本市有史以來的，最壯麗和輝煌的熾烈慶典！——而雜院內，依然是一片清冷淒涼的景象。一個男性災黎，携着他的一個年幼的兒子，就不顧眾人的側目，公然就蹲匍在水龍喉的左畔，放起大小便來。一群女的，只好連忙緊閉着眼睛，把頭側向雜院的另一邊。夜鼠不住在溝渠的坑洞裡上下跳躍。——偉良仍然一直沒有說話。可是，在他身畔和他並肩站立着的小柯，却捺不住性子的問：「告訴我們，偉良。你見到過阿祥哥，他怎麼樣了呢？讓我們多一點知道他！——」他的眼色裡透着懇求，連阿牛叔秦先生等人，都用着眼色，懇求他把實況都告訴了他們。偉

良搖了搖頭，嘴裡吐了一口寒氣，說：「我只能和他談話三十分鐘。我所能知道的，就和你們一樣。他不久之後，就要接受審訊了！——」他說完，發現隣里們顯出不滿足的神情，他輕「嗯」了一聲，又說：「陳伯和伯母都不在這裡，我才敢告訴大家的。他承認和小碧，是有了一個未見世的孩子！——」偉良說到這裡，遂想到小碧屍骨都難殮的慘事，不禁黯然而自語的說：「也許，小碧的殞後事，也只好由我們這幫隣里們，担負起責任了！」他說着，在虛黯的燈火下，抬起情摯的眼睛，向隣里們張望着。「那是，我們應當做的。小碧這女孩子，也真的是夠慘了！」阿牛叔一邊說，一邊用雙手覆撫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脅。也許天涼的關係，他不時的渾身打着哆嗦。比他矯壯的小柯，像被內心的激情淹沒了。他幾乎扯響着喉嚨，在說：「我們一定要珍重的殮葬小碧！我們要讓她死後，做得風風光光的。好抵消她生前的孤苦和凄慘！——」不知是那個隣里在說：「這也是我們替阿祥做的一點好事！這是我們唯一能夠對他幫助的！——」說話的人，是那個文藝青年陳其祥。其他人也附和似地，用頷首的表情，表示願意支持偉良的說法。甚至那個印度住客，也同意的用中國話說：「那是我們應該做的哦！——」他才說完，秦先生和那個補鞋為活的中年人，幾乎同時地說：「我們明天，一起到殮屍房去辦手續！——」然後是阿貴站在樓房的過道內，在黑暗中傳出聲音，說：「我們明天早上，在這雜院內，焚化一批冥物給小碧，她生前實在是太苦了！——」阿貴幾乎是用悼念着自己的親屬的口吻在說。其他的人，連新住客阿招，也在黑暗中，向衆人頻頻頷首。雜院內，一時又充溢着前所未有的溫馨感。大家心頭裡，一時灌滿着甜美的人情味。大家在唏噓聲中，感覺到彼此內心如沸的暖意。偉良在這一瞬間，却發現雜院內，一直不曾見到過，那幾個瘦骨如柴，終日與鴉片煙為伍的年邁老人。他不覺好奇地「哦」了一聲，然後不像是問誰，却在自語似的說：「他們，那幾個老人家，為什麼都看不見了？」他說「幾個」，實則上，他從來就沒有弄清楚，他們到底是幾個人！他的說話方罷，阿牛叔從旁却說：「你是指那幾個？」他把話只說半截，然後用手勢，作了一個吞雲吐霧的形相，說：「那幾個抽鴉片大煙的，呃？——」偉良被他的做作，弄得有點突梯的感覺。他說：「嗯。他們那裡去了？」他這時候，才完全省悟到，他在這雜院內，一直看不到他們的踪影。他好像還要問些什麼時，那個仍然說話帶着動作的阿牛叔又說：「他們，已經在今天下午，被殖民地當局的緝毒署逮捕了！」他的說話，引起了旁人的聲吟和嘆息。沒有人說出話來，只有偉良沉喃地說：「他們其實也



苦，捱了大半生的日子。老了連一個親人接應也沒有。」他不知道，他這一聲無意的感嘆，竟引起了雜院內，過半的隣里們悲惻之感。他們中的各人，其實都是受到社會遺棄的一群。他們把青年壯年的寶貴歲月，奉獻給社會奉獻給人群。可是，在他們年老力衰的時候，却要處身在社會的一個冷寒的角落裡，過着渺渺無期的淒涼歲月！他們讓困苦的生活，折磨着軀體。也要讓寂寞的時光，咬噬着心靈。他們肉體精神，都長期地，受着兩種力量的催逼和煎熬。他們幾乎是，默而認命地，共同一群人，處身在這冷濕沉黯而晦氣十足的古舊樓房內，共同渡過彼此相看和相憐的未來歲月！

雜院內清寒的空氣下，浮晃着一群悲苦和落索的臉龐。每一張臉上，都鑄刻着絕大的悲苦，但每一張臉，都隱然地，透着一重生的抗爭和奮發。這些臉相，是偉良從阮坤和阿祥身上都曾見過過的！他們即使身陷厄難，也絕不向生活低頭。而默默地，帶着決心和爬着逆水，一直向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上邁進！他們雖然生活在社會舞台的焦點燈外，享受不到世俗的繁華和掌聲，但是，他們活得頂天立地而無愧於心！他們最終，必然了無聲色地，在這茫茫的人海裡消失去。但是，他們最低限度，在他們活着的時候，沒有給人際帶來殘害和欺虐。他們清清潔潔地，帶着無瑕的精靈，而在茫茫的生命之海裡，坦坦然的來，蕩蕩然的去。他們最終向世人表明，他們的故去，並沒有給人間留下了孽障和禍垢！他們活得堂堂正正，替人的生和活，豎立了良

好的楷模！

愁苦的人群仍然是愁苦的！他們所有雜院內的人，彼此最終用同情的，看了對方一眼。然後不知是誰，用圓倦的聲音說：「夜已深了，我們也應該休息了！——」在這人的說話聲中，雜院內的人群，隱約地傳來起伏不定的嗚咽聲。這人在低低地啜泣，使雜院內的隣里們，一時摸不清究竟地臉臉相覷。他們發現，低沉的飲泣聲，最終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蒼老的男聲，和兩個抽噎不住，用鼻腔哼出悲鳴的老婦哭聲。三個顯然是老邁人的哭聲，在過道的內裡，不絕如縷的，向雜院外傳來。雜院的上空，迴旋地罩下一重砭骨的寒意，冷得衆人打從心窩內，溢起一重難抑的寒涼。偉良尤其是感到，喉腔內有一重酸澀欲嘔的衝動感。一種前所已有的腦膜暈厥，在他的頭際上翻騰而起。他眼睛感到酸痛。在視物逐漸有所困難的時候，他忽然被人催眠似地，意識陷在怔忡迷糊間，有人在他的耳畔，極其響亮的說：「呵！是陳伯和陳伯母哦！還有，那個老態龍鍾的阮坤的老阿媽呵！——」這說話的人，竟是那個年青的小柯。他把阮坤的老阿媽，說上是「老態龍鍾」，顯然使到雜院內的隣里們，微有反感和不快地，對他「嘖」嘆了一聲，然後狠狠地，盯望了他一眼。可是，接送而來的，三個老邁人的哽咽和啜泣，却更期的吸引了人們的注意。有另一個老年的隣里，是所有單身住客中，一個年歲較長而腰背彎駝的老者，正手擎着一盞冒着清煙的煤油燈，照向昏沉不已的過道內。在衆人一致睽目之下，看到三個老弱的人，陳伯夫婦倆和阮坤年高的老阿媽，三個人齊齊地，坐在過道上的一只破爛的藤椅上，在用着最淒切和哀傷的語調，在用手半捂着臉，不住的淚涕漣漣的在抽泣。人們站在雜院外，在吹送而來的涼風颼颼下，仍然聽到他們，用不成音調的哭聲，在呻吟似地哭喚說：「阮坤哦！阿祥哦！」這三個老人家都在哭嚷着自己的孩子，而他們的孩子，也只不過是離開了他們，而暫時不追隨在他們的左右而已。而他們就哀傷和哀哭若此！而另一個，已死的淒涼苦命的小碧呢，却沒有一個人，爲她真正的滴過淚！大家對她只能有惋惜和悼念，但大家之中，似乎還沒有人替她流過真正的眼淚！

偉良站在衆人之前，面對着過道裡，飄晃不定的煤油燈照下，三個浸在淚水裡，和哀傷得幾乎失去了神智的三個老邁的人。他一時間百感交集。他想到阮坤和阿祥，而自然地，也想起了沒有人爲她哭的小碧！——他感到，其實小碧才是要讓她的親人流淚的人！而現在在流淚啜泣的人，並不是爲她。他們只爲那亡命天涯的阮坤，和身陷囚牢的阿祥！可是，總得有一個善心的人，放聲爲小碧痛哭一

場呵！可是，在這現場裡並沒有。有的只是，大家都讓老人的愁容和老人的淚，深深地震撼住了。大家一起和老人們一樣，都爲阮坤和阿祥，感到深切的哀感。——而偉良，獨獨是他一個人，在老人的哭聲哀嘆中，想到小碧，想到她可阿祥的愛情結晶，想到他們並沒有最終開花結果的愛情生活！——所有這些錯綜複雜的情緒，都兜頭地，在偉良的心腦裡紛騰不已！他一時間，渾身泛着寒汗。他的唇色，陡地轉成灰紫色。他的語音囁嚅起來，良久，才聽到他說：「請妳老人家原諒我，老阿媽。我一直沒有把阮坤的事都告訴妳。」他說時，腳步向前稍爲走近一些。那原先擊持着煤油燈的老人，已把燈盞掛在灰牆上的釘子上。煤油燈不明不暗之間，偉良和雜院外的衆人，可以看到過道的深遠處，站立了一群女人的窈窕身影。她們都是樓上樓下的女住客。她們中有那個操皮肉生涯的女人，也有那批靠一雙手持活的青年女子。她們站在幽深處，遠看宛似是一批俏麗的精靈，冉冉地飄浮在虛黯的空間。她們當中，兩只眼瞳在孕着淚。淚光在煤油燈的折射下，反透出一叢星光似的淚光，在長長的黑黯過道後閃灼不已。

雜院內外的隣里們，不論年長或年青的，都怔怔的，用呆定的眼光，看着三個年高的人，彼此偎坐在一起，用大家同樣傷心的淚水，洗滌着皺紋縱橫的老人臉孔。偉良在這時候，已走近陳伯夫婦的身畔，用呆定的眼光，向他兩個相依爲命的老年夫婦，頗帶同情地耽望着。他因爲站得和他們接近的原因，在灰牆上懸掛着煤油燈，熠熠的燈照下，把他的身影，投在三個半佝着身子的老人們身上。偉良瞬刻之間，感到這樣有點冒瀆和不敬。他連忙退後一步，讓微然跳躍着的燈火，全然的照向三個可尊敬的老人家身上。他輕輕的擺擺手，用動作兼帶話語說：「陳伯和伯母，你們的阿祥，一定會好好的回來看你倆老人家的！——」不知道是不是，他提到阿祥仍然會回來看他的父母陳伯夫婦，而沒有提到阮坤，要回來探望他的老阿媽。這使到後者，幾乎失聲的，用嘶啞着的嗓音，在不住顫抖和斷續的，呼喚着遠方的兒子說：「阮坤阮坤，你到底什麼時候，才回來看看你可憐而孤獨的老阿媽呵！——」她的哭聲和喘息聲，一時聽着，使雜院內外的隣里們，都禁不住神傷的擤鼻子。而深黯的過道深處，一群女性們，此刻已毫無隔閡地，大家偎坐在一起，默默地流着汨汨的淚。雜院內的隣里們，不分男女老少的噓息聲。而雜院外，冷風如刃的，劃向半酣睡的災黎們的臉上。有人在哼唧唧的，在作着沉鬱的呻吟和聲抗。有幾個婦人的，正在帳幕下，把自己上衣僅有的薄衣摘下來，覆蓋在自己懷中，瘦弱而被惡夢折騰得手舞足蹈的孩子身上。

偉良沉黯着臉，站立在過道前的煤油燈光下。他含糊不清的，向雜院外的簷角下走去。他所說的「對不起」究竟是表示着什麼意義，在場的人，沒有一個能夠弄得出清楚。也許，正如他自己所想的，「對不起」是代表着他們的人子，向養育窮勞的父母的一種歉疚。也許甚麼都不是，只是偉良代表着自己，向老人家們作為他隱瞞事實的一種愧疚！——偉良說完了這句話，人已站立在夜風和霧濤，不歇如湧的雜院外。他抬頭望向夜空，夜色迷茫中，他甚至已看不到月光和星花。渾沌的蒼穹，只有一種使人幾乎窒息的寒冷和空漠。在對面街衢的樓頭上，一群宛如夜梟似的蝙蝠，正展開闊大可怖的深黑翅膀，在城市的上空飛翔着。灰鴿們極其可憐的，畏縮着頸脖，在雜院內，災黎們麤集的帳幕左近，站立在簷樑上或樹梢上，在作着軟弱無力的咕咕啼叫。夜逐漸落入更深時，街外的車輛，已漸然稀少。一輛巨型的貨車馳過時，震動得地面，如人染着寒虐似的顫動。一聲高一聲低的收音機廣播，把整個熱鬧繽紛的政黨競選推向高潮。有人在街上說：「某某政黨，看來已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只是說的人，沒有高聲吶喊，也沒有叫口號，所以雜院內的人，在聽得真切與否之間。是誰在昏黯的燈光下，吮着煙卷含糊地說：「真的是他們當選哦！」這個人明顯地是在嘆氣說。另外一個帶點疲倦和混濁的聲音說：「還沒有揭曉嘛！」在雜院內逐漸沸騰起來，像是議論又不像是議論的時候，樓房過道裡的一群女住戶，已極其善心和體貼地，把陳伯夫婦和一直浸在愁傷裡的阮坤的老阿媽，相扶走進樓房底下，中座的房屋裡。那盞寂寞中搖曳着的煤油燈，在灰牆上懸掛着，並透着越來越寥落的燈火。雜院內的人，正在頻頻呵欠着氣，正要向各自的房屋趨去。這時候，對街的樓屋頂上，突然發出一種尖厲的啾啾聲，幾只凶悍的蝙蝠，正在用利齒和尖爪，叮啄着一只渾身沾血的灰鴿。牠滿身都沾滿着熱血，毛絮如捲雪地，在黑空中迴旋不已。牠嘴腔裡發出，鴿子特有的咕咕聲，那是代表一種哀嚎和痛吟。牠在蝙蝠群的不住撲攫下，終於渾身打着寒顫，嘴腔內滴着鮮血，然後撲通地，墜落在雜院內，那群偎靠在帳幕外，在天寒地凍下作憇的災黎們身上。那群人幾乎是清一色的各族男子。他們在半酣睡中驚醒，却驟地，發現眼前閃警過一片血光，也嗅到一重難聞的血腥味。接着，一只渾身被蝙蝠叮嚙得，體無完膚的鴿只，隨着牠難聽的哀鳴，就在衆人的眼前，墜落了下來。鴿屍墜落在雜院的磚地上，引致衆人猛然大驚。幾個在酣夢中，突地轉醒過來的災黎，用困惑而可怖的語氣，向身畔的人頻問着：「那是怎麼回事？呃！那是怎麼回事？呃！」雜院內的人，大半都一時不明究竟。

大家只是瞪大着疲倦的眼睛，全情地專注在雜院的磚地上。那只跌碎頭顱的灰鴿，在不住的顫動軀體，一方面頻頻濺血。一方面在揮舞着雙爪，在作着垂死前的掙扎。牠那淒厲的嘶鳴，聽得所有的災黎們和雜院內外的隣里們，大家不禁地，牙齦互相扣擊，而發出難聽的聲響。而天頂上，那群勝利似地，在頻仍地拍擊翅翼的蝙蝠群，却宛如示威一般，在黑空無月之夜下，在揚擊着牠們風帆似的翅膀和唱着歡愉的歌聲。——雜院內的人群，都讓這突而其來的景象，震懾住了。大家在喘息未定的時候，偉良和衆人，一齊聽到遠街外，已有某政黨的首要人物，在一輛緩緩沿街駛行的車輛上，通過雜音頻仍的擴音機，在過早地發出勝利的呼聲，和過早地，發出興奮難抑的答謝選民詞。遠遠的街衢深處，顯然有人違例地，在高聳的樓宇上，放射一種帶有危險性的鞭炮火箭。炮花在黑空上，驟然地迸成火球。一團夾着火硝味的煙屑，隨着冷風捲送，而傳到了樓房雜院裡的上空裡來。全雜院裡的人，沒有一個人能感染到，這種代表着一場角逐後的勝利氣氛。相反地，大多數人嗅到了這一團刺喉的煙屑煙，無人苦皺着臉，用半咳噙着的聲音說：「真的是害人嘛！是誰在燃放這樣的煙炮？——」喧嚷着的埋怨聲未歇，沉沉昏黯的天空上，又爆炸了一聲巨響。在炮聲裊繞地盤旋時，漫天又綻開了一朵瑰麗的火花，一團煙霧和星火燃燒時，黑空上昂然地顯出了某政黨的代表字母。那個碩大無朋的字形，讓五彩繽紛的星光映襯着。看來宛似是，天穹上萬千的星花，霎時間齊亮和閃灼了起來。那種說不盡的繁麗和氣派，把地上覆罩在冷涼空氣的都市人群，人人都幾乎看呆了。各自瞪圓着疲倦的眼睛，用驚詫和神奇的表情，抬頭在各自的窗戶內或屋外的凜涼街衢上，看着那煙花表演似的字形，在逐漸黯淡中，而化成一團輕煙，在無垠的黑空上消失了！接着，街頭巷尾看不到的陰暗角落裡，齊齊地有人在喝着倒采聲。也有街上明亮處的，一群熱情的政黨支持者，正在扭動巨聲浪的收音機廣播，在播述着逐漸接近尾聲的大選揭曉。人衆手舞足蹈的喧嘩聲，不歇地傳入這恍如異世的樓房雜院裡來。一群痛失家園的災黎們，在半醒半睡着，掀開眼皮在望着沉沉茫茫的夜空吟嘆。有幾個印度人和馬來人，像在誦經似地，在寂寞凜冽的空氣下，有一聲沒一聲的吟唱着。遠在他們對面的雜院外，人群滿臉空漠的隣里，却突然地，被樓房前某房屋內，傳送出來的哀哭聲震懾住了。不知是誰在高聲說：「是誰哭得這麼淒慘？呃！——」又有人探望了一下，才說：「是一個女人和小孩的哭聲呵！」接着場面引起了一陣騷動，終於有人肯定的說：「那是大人和小孩，是偉良嫂和他們的孩子若輝哦！——」這個

宛如天崩地裂的語音，在偉良的心腦內，引起了彷彿如爆炸的刺痛！他正僵立在雜院前的簷翼下吮煙。他正愁悶地看着煙圈夾着霧靄，在渺渺茫茫的夜空裡消失時，耳鼓裡，却突然遇到刺戮一般。一種前所未有的暈眩感，在他的腦膜裡迴旋着。那種經常性的嘔吐感，又在他的喉腔內湧動。他連忙拋去煙捲，強自穩定自己的站姿，用平生最大的勁力，在寒涼已濃的雜院內，喊出了他一句宏亮而悲切的話語：「麗芳輝兒呵！——」他喊叫得幾乎喉腔都扯斷了。他在意識模糊中，聽見有誰在說：「是麗芳的母子哀哭呵！她的婆婆和他的祖母親，已經過世了！——」隨着衆人嘆息和淌淚間，偉良自己也高聲地哭嚎了起來。

——在昏沉得幾乎有燈光也似無燈光的閣房內，仰面而岑靜的，躺臥着年邁而終年癱瘓在床舖上的老阿媽，偉良的生母和麗芳的婆婆和輝兒的祖母親。房屋內，他們三個淚人的哭喊聲，一起一伏的，震盪在夜深而寒漠的空氣裡。他們一家三人，站立在老阿媽的床前，而老阿媽已平息了她的呼吸。她把一雙瘦稜而浮着紫筋的手板，覆按在自己的胸脅前。她蒼白而橫紋不歇的臉龐，看不出有一點臨終的痛苦和掙扎。她是很平和的離開這個世界。她似乎已滿足於她活過的一生，所以在撒世前的一刻，她沒有留下難看的死相。她活得平靜，死也平靜，這就是，在微然燈照下，老阿媽留下來的一副遺骸的外貌。——偉良站在床沿前，用雙掌捂着臉，讓淚水如潮的，沿着十根手指的縫隙，洶湧地流向胸脅上。他已沒有哭出聲來。剛才那衝動的一聲哭叫兼吶喊，已使他喉腔神經腺受到震盪和激刺。他幾乎已黯啞不成聲的，在斷斷續續地，低悄地呼喚着：「阿媽，老阿媽哦！——」在他悲不自抑的時候，麗芳已把自己的頭臉，埋在濕沾着淚漬的被褥上。她靠得老阿媽的遺骸極近，幾乎可以嗅到逝者，在故去後，僅留在人間的一絲氣息。她那平靜的顏容，仍然清晰地，浮顯着她揮之不去的往日慈祥。她好像在細意地，聆聽着兒子媳婦和孫兒的哀哭和祝悼。她在故去之後，顯然很親切的，接受着她的孩子媳婦孫兒的守候！

麗芳整個人匍伏在床褥上，她的哭聲，在床褥的掩抑下，顯得有點不成聲調的沉沉鬱鬱。她在抽噎得兩肩發顫中，用極不平穩的聲氣在說：「阿媽呵，阿媽呵，婆婆呵！妳竟然不言不語的，就離開了我們呵！」她在哭叫中，提到老阿媽竟然「不言不語」的離開了他們，這使到偉良內心激起了絕大的悲痛。他一時禁不住內心的悲悵，在衆鄰里的愁顏相對下，竟然放聲地，哭嚎了起來。他的聲音雖然有點沙啞，但哭嚎聲却清晰而深入人心。在場的人，所有的鄰里們，大家分別站立在樓房的過道裡

，或靠近雜院前那扇唯一的窗戶。人們懷着悲痛的心情，目睹着一個，生前不言不語長年躺臥在病榻上的老人，如今已沉沉靜靜地，一語不發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了。每個人都宛似，一下子想到生命的如陽光過隙。一場生命，不管是熱熱鬧鬧的，或岑岑寂寂的，最終都在生者的輓歌中，而魂魄去兮的，消失在這蒼蒼莽莽的人間！——房屋內，大人和小孩的哀嚎聲，聲聲地遞送出雜院外，大人在哭喚着阿媽和婆婆。小孩則在半蹣跚的，頻叫着他的祖母。樓房前後的鄰里們，大家黯然神傷的，站立在雜院內外的沉黯空間裡。年老的人，也許因此而聯想到自己的去日苦多，思之不免沉吟地，喟嘆出聲來。年少的，也感到生生死死的兩下迷茫，而感慨良多的愁嘆不已。大家都在沉黯沉悶而寒涼的氣氛下，默然地哀悼着逝去的老阿媽。房屋內的電燈泡，在有氣無力的散發着光芒。那淡黃的燈火，懶懶地照在所有生人的臉龐上，人人都滿臉溢漫着沉痛和疲累，大家的一雙眼睛上，都噙着清澈的淚水。偉良則仍然雙掌捂臉的，在抽抽嗒嗒地痛哭着。麗芳則半截腰身枕匍在床褥上，輝兒就偎近床沿屈跪着，三個淚人和死者的臉膛一樣，都讓幽淡的燈火，晃照得清徹般蒼白。三個人不管如何的哭嚎和呼喚，不管如何的用悲傷和哀懇，去請求逝者的給他們一句半句的回應，而他們所得到的是，四周仍然是鄰里們不歇傳來的唏噓聲。房屋外充滿着夜籟的特殊聲響。一陣夜風捲過整 悒悒慘慘的大雜院，災黎們像意識到了，樓房樓下的一片向外的房屋內，已然發生了一樁無可奈何的人世悲劇。一個老人的遽然西去，而留下了親人的眼淚和鄰里間的扼腕和哀息！而災黎中，幾個睜着惺忪倦眼的男人，已先先後後，躡着腳步，走向群集看鄰里們的過道外眺望着。房屋內外是哀哭聲和嘆息聲，而樓房外遠離悲劇的大街上，一重濃濃的夜霧，被疾馳而過的車輛，驚擾得四處翻滾。一群屋簷上的蝙蝠，也啾啾地嘶鳴不已。一種依稀可聞的廣播聲音，在清冷的街頭上傳送着。那些亢奮和激動得近乎失制的歡呼聲，從街外遼遠的黑黯處傳來。接着是一片如風濤的喝采聲。街上有人用沉重的鞋履或木屐，頻仍地在冷硬的瀝青路上，敲着頻頻代表着喝采的古怪聲響。有人惡作劇地，用充滿勁力的腳，沿街猛踢着垃圾桶。那種尖銳得騷耳的聲響，竟由街頭一直傳送到街梢。在有人啣咕地，沉聲埋怨的時候，沿街又出現了一群夜遊的人。他們在互相傳送着酒瓶，把黃澄澄的酒液，往深淵似的喉嚨內灌送。一群人好像在發着人類的獸性，在咧着牙齦扯着喉腔，頻仍地發出各式野獸般的叫囂。踢垃圾桶的聲音，仍然不歇的響自街頭，收音機微弱但清晰的，傳來「勝利、勝利！」的呼喚。而冷涼寂穆如昔的樓房雜

院內，災黎們正側靠着耳朵，聆聽着房屋內，那宛如斷腸般的哀哭。隣里們正在用最懇切和溫婉的話語，在勸慰着那三個喪親的淚人。他們對偉良的一家三口，分別說着同樣的話語：「你們一家節哀順變吧！老人家這一故去，也是安安樂樂的魂返瑤台。她沒有經受更多的折磨，這一去，也許就是她自己的心願呢！」在大家沉沉喃喃的敦慰中，都在說着同樣的話。偉良在情緒逐漸平緩之後，也收斂了如斷鍊似的淚珠。他第一次，重重地回喘了一口氣，用極大的自制力，把說話清楚地說出嘴來。他說：「阿媽，妳老人家好好地安息吧。我們會好好的惦記着妳老人家！」他說到最後，本有欲哭的衝動，但很快即被他平抑了下來。他伸出微然顫抖着的手，輕輕覆按在麗芳的肩膊上。他用這個他們夫妻間，慣常表達情感的手勢，把他的溫柔和體貼，全然無剩地傳送到她的心坎裡。他們縱使在最危難的時候，他們只要相偎間，彼此把自己的心意，透過溫熱的手掌，無言地傳送給了對方，這種感情上的撫慰，就能夠使對方亢奮和悅樂了起來。麗芳在淚眼模糊中，抬頭望向她的丈夫偉良，雖然極大的哀痛，使他清癯的臉孔上，更然的佈上了一重霜白。但他那副咬着唇皮的專決表情，使到麗芳看到他努力地，驅使着自己堅強的昂立了起來。他用帶淚的眼睛，夾着溫煦的愛情，向她示意着，要她和他一樣，用剛強和勇毅的精神，面對一切的不幸和危難！他用幾乎只能使她聽到的聲音，在呼喚說：「麗芳，妳要堅強點起來！」而麗芳也抽搐着臉膛上的肌肉，努力的使淚水倒吞回去。她沒有語言，只用她那副略為憔悴和蒼老的臉孔和表情，向偉良領首，示意着她能夠克制自己。而偉良也沉緩地，從內心舒吐了一口氣。他的表情，流露出一種適意的安慰和滿足。他倆夫婦的默默無言，而很快就平抑了二人泛濫似的哀傷，使到他倆的孩子若輝，也饒能知事的，在輕微頻仍的抽噎中，把淚水逐漸地，在自己的臉頰上給拭乾。房屋內外的隣里們，大家都平靜地，把眼光望向，作着沉沉永年大夢似的老阿媽。她發皺而乾癟的臉肌上，好像發出了一絲撫慰的笑意和光輝。好像表示着一切都愜意的模樣。她好像在向她的親子媳婦孫兒和隣里們，在作着臨終最後一瞥的笑意。她好像是要告訴大家，她這一去，完全是一種完美的安排。她了無遺憾的，在這仍然感受到親情和朋親的寒涼夜晚裡，最終而向這個茫茫的世道闕別！

房屋內的小型燈泡，在夜風中被湧送得左右晃動。所有的人，臉龐上都照耀得一明一暗。一種極其肅穆的哀思，在房屋內外封罩着。屋內的人沉哀不語，屋內的人，那批不相干的災黎們，在弄清楚了事情的究竟時，所有的災黎，都在屏息地，用亂

夢後充滿疲累的眼睛，望向那一燈如豆的、半明半暗的房屋。災黎們連說話聲都壓得極低地，似乎不願驚擾到已故的人，也不願意擊碎所有生人們的哀思。連那些稚齡的小孩們，也偎靠在母親們的懷抱裡。她們在咬吮着自己的手指，在張着通圓的眼睛，向房屋內外，一臉哀戚和愁容的人群瞪望着。一一街外在夜色茫茫下，已逐漸少見到了行人。流浪者的踪影，偶而隨着幾聲的狗吠，而分別閃灼在街頭巷尾裡。幾輛三輪車，在街上急急地馳過，車斗的蓬幕被夜風猛地掀開。在街燈的淒迷晃照下，可見到各車上，都坐着一對表情親蜜的男女。他們極其放肆地嬌笑着。一個粗壯而魯莽的男人，正把一雙巨手搓捏着一個女子的胸脯。女子抵受不了麻癢和刺激，竟在大街上不住的浪笑了起來。她和男人在掙扎間，竟然把三輪車震盪得左右搖擺。那踏車的是一個中年人。他那孱弱的身軀，一時幾乎把持不住車子，而把載着的人客，顛簸地驅馳在滿地坑凹的瀝青路上。這一路岑寂的街頭，盈耳地聽到男人的吆喝聲和女人的尖嚎聲。車夫們一路上喘着氣，而街上的另一隅，徐徐地播送來，政黨們在逐漸邁向勝利時刻，而迸發出來的歡呼聲。在遠遠城市的一角，有人在臨空上，又放着璀璨的煙花。一圈幻景似的煙火，再再地向天穹上升騰着。那是象徵着一種美麗的升華。而放煙花的所在，經由樓房的方向望過去。人們可以認到，那是城市一角的新建築盤地上。那裡在最近的幾日間，曾發生了滔天澎湃的工潮和人命慘案。而如今，在夜色的掩映下，那裡又像很神秘的，讓瑰爛的煙花覆罩着。

樓房下的狹窄過道上，已經在全市的政黨競選高潮中，靜悄悄地，開進來了幾輛，鬆着晦暗而有保護色作用的警車。在衆人正深埋在，生者為死者哀的氛圍下，幾個身材碩壯的英國警軍，率領着幾個木無表情的中國軍警，在樓房前的磚路上走動着。他們彷彿在追攬一種獵物似的，目光不住地，在樓房前後的房屋內溜望着。他們好像在運用着他們的嗅覺，在雜院前的災黎群中，頻頻地叮望着。不知是那一個英籍警官，在沉沉喃喃地說着話。他好像在埋怨這裡太過雜亂了，在說話時，不住的噴嘆和皺眉。在他身畔的，另一個英籍警官，則在仔細地解釋着。並且說話中夾雜着手勢，一副下屬向上司說話時的討好和謙遜的表情。那個顯然是有地位的警官，仍然頻搖着唇皮說：「這些災黎安置在這裡，太不夠雅觀了，也沒有講究衛生！」他說着，隨手指向雜院的另一端。幾個不知性別的災黎，竟在水渠淺溝的一畔，蹲匍的在荷放糞便。另一群已轉醒的災黎，則在轉動無神的眼睛，向一群兀地而來的殖民地軍警眈望着。幾個女性的災黎，不知何故地，竟在這個時候，抽抽嗒嗒地啜泣起來。甚至男

性們，也有幾個在低吟地叫着；「苦呵，苦呵！——」而房屋內的飲泣聲，也不絕如縷的傳送出來，滿雜院的悲悵愁嘆聲，竟和街衢外，不住高潮疊起的廣播歡鬧聲，形成極其尖銳和截然的對比。

英籍警官一字排開，站立在樓房下的過道上。他們之中，除了那個警階較高的英籍警官外，其餘的，都是警階稍次的地方刑警。至於那幾個中國籍的軍警，則無疑是幾個次級的待從和助手。他們在英籍警官的手勢和眼色指示下，先後的，走進圍集着一群隣里的房屋裡來。那裡面，在昏沉的燈火晃照下，逝去的老阿媽，正岑寂地，躺陳在黯淡的閣房上。而偉良麗芳輝兒，則垂着頭顱，默默地淌着淚水，在無限的哀思裡浮沉着。他們已不再哭出聲來。他們只用溶溶的淚眼，看着岑沉故去的老阿媽。一屋無聲中，却聽到冷風颼颼的雜院外，有人用沉黯的聲氣，好像是在對誰詢問着，說：「我們要見一個叫杜偉良的人！」說話的是一個中國軍警，他沉重的警靴，不時輕輕地刮動着士敏土的地面。使那種靜夜中，兀地裡傳送過來的吱嘎聲，使人聽着，彷彿神經梢被騷抓的忐忑不安。在房屋內外，人衆一致的詫異眼光下，只見到偉良，在噙着淚眼的同時，伸手向麗芳的肩膊覆按一下。然後，很帶父性和慈愛的，在輝兒的頭際上撫拂了一下。他的嘴唇輕輕搖動着，像要說什麼，又沒有說地，只是輕聲呼喚了一句：「麗芳、輝兒！——」然後，稍爲擺動了一下手勢，用動作勸止住麗芳的衝動，說：「我知道，他們一定要找上我的！——」他夫婦倆，用只有他倆才明白的說話，在無可奈何地嘆說着。他們同時想起，在他們熱情地從事政治鬥爭時，曾經有一次，在深宵夜靜的時候，一群英殖民地的軍警，就漏夜地找上門來。而他們從那時候踏出家門起，就跟着另一只腳，踏入晦暗沉沉的無邊黑獄。而今夜，就在他們的老阿媽故辭人世的時分，另一批宛如鬼魅幽影的殖民地軍警，又再出現在他們的眼前！——偉良在衆隣里困惑和不解的眺望下，他說：「各位隣里們，我恐怕有些很麻煩的事，要暫時離開家裡！我老阿媽的身後事，只好央請隣里們和我的妻兒，共同襄理了！——」他說完，已聽到麗芳擁抱着兒子若輝，在眼淚涔涔地，用無聲的哭在啜泣着。偉良回身過來，仍然用眼光，勸止着麗芳的傷心。可是後者却難自抑的在哀哭中，頻頻地擤着鼻子。輝兒則如淚人一般，不住伸出舌尖，舔舐着酸鹹苦澀的淚。在四周的隣里們，早已讓開身軀，讓幾個中國軍警走進了房屋裡來。他們幾個人，身著制服而表情肅穆。他們看看偉良，也看看他的妻小，更看看那新死的老阿媽。他們幾個人，一時間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情緒盤結心頭。但他們很快，即把這種莫名的情緒壓抑下去。他們沒有說

話，只用一雙充滿特殊光芒的眼睛，指令着偉良，要他跟隨他們往外走。

偉良在輕聲的撫慰麗芳，和他的兒子若輝，和最後投以一瞥，向陳躺在床上的老阿媽遺骸，然後對隣里們，沉喃地央請說：「請大家給麗芳母子，一點點的幫助！——」他的說話雖然顯得輕微無力，但滿房屋外的隣里們，都用一致篤定的眼光望向他。人人都抿緊着嘴唇不說話。但人人都從一致的眼予偉良肯定和誠摯的支持。他們在黯淡的顏容下，看着偉良一步一回頭的，向房屋內晦黯的燈火下，那兩個至親的妻小和岑默地，步向永恆的老阿媽遺骸，望了又望。他在淚花旋轉的眼眶內，終於讓房屋內的形景，逐漸淡化而轉入黑黯和光明，混雜成另一幅幻景的街衢外。那裡早已停佇了另一輛晦暗色的警車。在那裡，正站着幾個建壯的便衣軍警，在嚴密地守衛着，彷彿那黝黑的車廂內，正拘囚着幾個，時刻都亟想衝出樊籠的自由之魂！——偉良在雜院前的通路上，和幾個英籍警官，在這裡彼此面對面的碰上了。他還沒有說話，已聽到一個他熟悉的聲音，在他面前響動了起來。他抬眼一看，却原來是那個英籍警官雷克。他正伴侍着他的上司，那個身材宏碩，滿臉冷漠的英籍警官。雷克警官似乎饒有人情味地說：「真的很對不起，偉良，我們這個時候來找你，却遇到了你家出了喪事！」他說的是英語，那個碩壯的英籍上司當然是聽得懂的。他着意地，用尖利的眼睛，像搜索疑犯似地叮望着。偉良沒有言語，只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的耳鼓裡，好像仍然聽到麗芳輝兒的哀哭聲。但他不能肯定，這到底是幻覺抑或是現實。因爲，現在他的腦膜裡，又重新漲起一種使他幾乎暈厥的浪潮。他又想要嘔吐了，但一陣凜冷的夜風，在高空上撲下，不只使他渾身兀地起了寒慄，也使到對街樓宇上的一群蝙蝠，也驚詫地，咧嘴叫出極其駭人的尖嘯聲。而街衢外，猛地裡傳來一片人群的呼嘯，那是收音機崩瀉而來的聲浪。廣播員用興奮而沙啞的聲音，正式宣佈了某某政黨的競選勝利。而緊接着，原本岑寂而冷寒的街衢遠近，兀地湧起一群徹夜不眠的政黨支持者，在沿街振臂地，高喊着激昂的、亢奮的「勝利」口號。那個年青的政黨黨魁，正在空氣的廣播中，用難抑的得意口吻，在向全世界公佈着他的勝利！他那揶揄微笑的肖像，在無月的冷夜下，在街頭的風送下，不住凜然的，飄晃在寒漠的長街和遠巷。

偉良帶着悲悵的表情，由一群殖民地軍警，押送着，離開了自己的家屋。那裡正上演着一齣他家庭的悲劇，而所有讓愁苦和不幸籠罩着的人群，不管是他熟知的隣里或陌生的災黎們，人人都用哀痛的眼光，看着他走出巷道。而他的身影，經過偶然

疾馳的街車燈照，身影長長地，貼在整幢樓房的正面牆壁上。所有的隣居和災黎，都默默無聲地，聚集在樓房前的雜院內。每一個人滿帶着困惑和痛楚的表情。他們在無聲地，把憤懣強抑地壓向心頭。天上雖然無月無光，但偉良在偶然回頭時，仍然可以透過淚眼，看到麗芳和輝兒，二人相偎在門閭畔。房屋裡的燈光微明，彷彿晃照到老阿媽的幽靈，正在那沉沉悶翳的狹隘空間，在一聲迭一聲地唱嘆着！房屋外的人們岑默無聲，所有的聲音，都讓「勝利」的廣播呼嘯壟斷了。在街頭巷尾的高聲歡叫中，偉良被帶到了，停佇在街外的那輛警車畔。車門緊緊地關閉着。即使透過晶明的玻璃，也無法透視車內的究竟。偉良深深地，作了一個長呼吸。他站在霧濃的街頭，全身有砭骨的寒痛。他努力使自己的暈眩感平抑下來，也極力使自己不會驟然地嘔吐。他站在警車的車門畔，用一種詢問式的眼光，望向雷克警官，然後又瞟望了一眼，那個倨傲而冷漠的警官上司。那個始終貫滿優越感的英籍警官上司，彷彿讓偉良的眼光灼傷了一般，他蒼白的臉龐兀地抽搐了一下，兩邊略顯青藍的頰頰，在半幽明的燈火下，微笑的顫動着。他用凌厲而惱怒的眼光，緊緊地盯望着。偉良雖然不完全看清楚他的表情，但他很能確定，他的喉核在搖動時，已掩抑不住的，對偉良毒罵了一句！——偉良無所謂地，回頭欲向警車內走去。那個雷克警官，却不免饒舌的，對偉良說：「我們還沒有打算拘囚你，偉良！我們是要你協助我們進行調查。」他說到這裡，顯然發現偉良有些不能瞭解的表情。他攤攤手，復說：「一種可恥的顛覆活動！我們需要你的協助，對他們進行仔細的調查！」他說完，眼光望向他那倨傲而不發一言的上司，顯然是在徵詢他的意思似地，用期待的表情，等待着他的指示。四周的霧靄漸濃，通街衢的路燈，被霧露折返成大小光暈，使整個夜的城市，覆罩在一種詭異和神秘的氛圍裡。滿街都是政黨勝利廣播聲中，偉良聽到雷克警官，用冰冷的語音，在他的耳畔響動着說：「你可以看看你的朋友，偉良！——」他說着，隨即揚揚手勢，用動作指令着一個中國籍的便衣軍警，由他把那髹得半漆黑，顯得有點可怖和幽深的車門，啞嘎地扳開了過來。偉良還來不及調整自己的情緒，在他的耳畔，又響起了雷克警官冰冷而略帶得意的口吻說：「你的好朋友阮坤，還有——」他說時，用一支小型的手電筒，往警車內隨意地晃照着。他把電筒光柱，首先照在那滿臉悲怒，但却又汗流滿頰的臉龐上。那是個成熟的青年人臉型。他的左邊眉峰上，劃着工傷事故後的疤痕。他那繃緊着肌肉，兩眼炯炯透着精光的表情，使到偉良幾乎失聲的訝叫了起來，「阮坤，是你呵！——」可是阮坤很快就沒入



黑黯中。他在昏黯裡傳來的頻頻呼吸聲，使到車外聽聞到的偉良，也感到錐心的刺痛和不安。接着，雷克警官像是表演魔術似地，把手電筒的光芒，稍為歇息了半晌，才重放光明，把光柱又再射向警車內。在黑鴉鴉的，彷彿遙遠的空間內，浮凸着一副滲汗而紅潮翻湧的臉龐。那是一副略暹圓型的臉孔。他似乎很疲累了，但在敵人的手電筒光芒下，他仍然強持着精神，用剛勇和不屈的眼色，望向警車外的一群殖民地軍警。四嗣霧氣漸濃，一群軍警站立在迷霧中，遠看真像是一群從遠獄裡，浮游而來的勾魂使者。而屋簷上的蝙蝠嘶鳴，和忽遠忽近的廣播聲中叫罵着：「勝利、勝利！——」使人很快警覺到，這裡仍然是黑幕深垂的、夜的人間！

「你都看到了，偉良！——」雷克警官說着，親手把警車的門扉，重新緊閉說，「那是廖合華，你的一個遠年的朋友！一個極其狡猾的反政府份子！」他說到最後，語音讓磨牙聲，隱隱地掩蓋住了。偉良在見過了，他的兩個摯友，一同被殖民地軍

警們，同時地拘押在一輛警車裡。他的心頭，如滔天大浪地，湧起前所未有的激動和傷痛。他在今夜，痛失了母親，本已淌乾了他的最後一滴淚，也把悲傷完全從心坎裡透支了。但是，眼看着兩個摯友，一同被羈囚在一輛黑黯無邊的警車內，他止不住，流下了兩行丈夫式的泫泫熱淚。他站在霧氣迷漫的黑夜街頭，兩只眼睛，發怔般地，望向那輛宛似飽噎了人，猶躊躇在那裡作憩的警車。用伴淚的眼和發顫的語音，低微地呼喚着說：「阮坤呵，合華呵！——」可是，他還不曾完全從悲傷裡復甦過來，那個雷克警官，又在他的耳畔，清朗地語絮說：「我們有必要，暫時隨我們回去。為我們的徹底調查，提供必要的協助！——」不知道是否風寒的原故，他說這幾句話時，聲音變得有點顫抖不清。偉良這時候，幾乎讓自己的暈眩感制服了。他感到腦膜裡，有各種混雜的刺痛，而使他渾身發汗，臉色陡然化成蒼白。他的突然表情變化，很使到雷克警官，甚至那個冷漠到近乎冷酷的上司警官，也不期然地，用困惑的眼光，向他稜望着。可是，偉良顯然不願意，在這批殖民地的軍警面前，露出一點狼狽的可憐相。他只是拌拌腦勺，用含混的自語說：「只要能夠和他們在一起，我可以跟隨你們回去！——」他說的是中國語，幾個英籍警官是聽不懂的。可是，那幾個中國籍的軍警却聽懂了。他們只是抵緊着唇皮，對偉良瞪望着。他們沒有說話，只是抽搖着喉核在嚥涎沫。四周傳來熱鬧的騷叫聲。一輛滿載着政黨支持者的巨型貨車，在清冷的街路上滑馳而過。那車上的男女們，在興高采烈地叫喊着口號。他們在叫鬧中，兼高唱着他們的黨歌。幾個男人高擎着該黨年青領袖的肖像，在沉沉冷黑的街頭上，扯咧着嚨喉，在高喊說：「勝利、勝利！無比的勝利！——」歌聲叫鬧聲和貨車的引擎聲，像滾雷一般，自街頭湧向街尾而最終消失杳然。滿街上的紙屑，被吹動而捲向半空。一幀幀被掉棄的政黨宣傳單，正在冉冉地，由街頭而飄向巷尾。一群野狗，宛似受着驚嚇的，在頻仍喘氣中，並翻動着疑惑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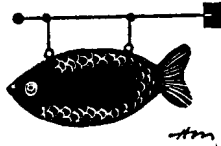
偉良正跨步走落警車裡，突地，遠遠天空上，掠過了一道青寒的電光。漫天霎時間，飄着細碎的雨屑。他感到心頭一震，一種無比的悲壯感湧上心頭。他抖擻着精神，用一種仍然在困境中，表示自己不屈的眼光，望向神情冷酷的英籍警官上司，和其他的殖民地軍警。偉良的眼光中，充滿着一種無以言諭的嘲諷和輕蔑，使到整批殖民地軍警們，宛似受到了挑戰似的，渾身湧起一種難堪的騷癢，而忐忑不安。那個冷漠無情的英籍警官上司，更像受到折辱似的，在輕輕磨牙，罵了一聲極無風度的臭話：「中國豬猡！——」——而這時候，政黨們的

凱旋勝利，正在此刻，漏夜地開始慶祝了。各式標示着「民主勝利」的大旗，正在夜色和燈色下飄揚着。在人群叫喊中，竟然夾着此起彼落的鑼鼓聲，把岑寂的寒夜，敲擊得惴惴不安。——在偉良坐落警車的車廂後，他抬眼望向自家的樓房，在那一群隣里和災黎們的身影中，他透過迷茫夜霧，可以看到秦先生阿牛叔阿貴陳其祥小柯陳伯夫婦補鞋營生的中年人，他們的臉影掩映下，甚至看到印度住客和阿招，都半掩身在低矮的青楓樹後。在他們的背影深處，隱約地，浮冒着好久沒有見到過的鬼谷子，和他那一雙一大一小的妻妾。他們臉門上透着難抑的迷惘和同情。一群臉色蒼白的女住戶，也在樓房上下的窗扉內探着頭，他們在半捂着臉，彷彿在抑止住自己流淚。也像是耐不住茫茫的夜霧，在努力地使自己不致咳嗆出來。夜風捲開了迷霧，偉良可見到，自己的妻子麗芳，正緊偎着兒子若輝，在抬起淚眼，向自己遙望着。在自己的家屋內，那盞淡黃的燈火，仍然有氣無力的晃照着。宛似那裡，仍有老阿媽，昔年的音容笑貌，在那永恆而寂寞的空間裡，飄浮不定的徘徊不去！而令偉良驚詫和心傷的是，在那樓房黝黯的一角，一個年邁的老婦，正在寂然無聲地淌着淚。她偶然抬動臉龐，才讓偉良認得清，那是阮坤殘年而寂寞的母親！

在警車引擎轉動時，偉良又有一種暈眩感和嘔吐的衝動，在腦膜裡喉隔間湧動着。他的神智在跌入半迷糊間，他聽到政黨大選後，那個獨佔鰲頭的政黨領袖，在廣播中，一致聲言，他的黨和他，一定秉承諾言，為全市全民的幸福和快樂，進行不懈的努力和奮爭！他最後，透過沉沉漫漫的空氣，率領他的全體政治同僚，在茫茫的夜空裡，高呼三聲：「民主勝利，民主勝利，民主勝利！——」

全書完





蕉風

蕉風月刊

請訂閱
請推介

每本定價一元五角
優待長期訂戶
半年六期特價八元
全年十二期特價十五元

姓 名	(中文)	(英文)
地 址		
訂 閱 期 數	期起至	期止
訂 費	\$	
備 註		

你還可以訂一份做爲禮物送給喜歡文藝的朋友

姓 名	(中文)	(英文)
地 址		
訂 閱 期 數	期起至	期止
訂 費	\$	
備 註		

請將訂費到郵局購買 **Money Order** 或 **Postal Order** ,
連同上列表格 (可以自己畫) 寄至 :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熱愛自然風光的水彩畫家

——張樹齡

● 郁人



在米都那個窮鄉僻壤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位頭上戴着頂鴨舌帽，手上拿着畫具，用充沛熱情與細緻的筆觸在描繪他心目中景色的畫家。甘榜的椰林樹色，經過他的選擇和擷取，繪來有聲有色。畫面的用色和佈局更使人感受到充滿東方人的感情色彩，這就是吉打州藝術界自學成功傑出的水彩畫家——張樹齡。

樹齡兄與筆者份屬老友，於是我們就互訴近況，更天南地北地談了起來。這位水彩畫家認為在近入八十年代的今天，市區及近郊一帶不斷開發建設，已完全失去了鄉村的寧靜氣息，而身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必須完全投身於大自然中，才能體會大自然的奧秘，進而在畫面上表現出來，這樣的作品才能引起觀者的共鳴。

為了尋求繪畫的題材，樹齡兄常常不畏艱難地深入到交通極不便利的村落去，寫生的範圍遠至外埠，卅內數十英哩更是常留下他的足跡。

這位吉北藝術協會，吉打藝術協會及馬來西亞水彩畫會會員的張樹齡，在數年前還是米都畫院創辦人之一，一九八四年也在米都開設了一間假期畫廊。



△郊野

樹齡早期曾經不斷嘗試過各種不同媒介的創作，多年來，他有着炭畫人像、油畫、銅彫及峇迪畫的豐富經驗，最終還是選擇了最能適應自己發揮特長的水彩畫。

樹齡兄曾獲得一九八三年南洛馬來西亞有限公司主辦全國水彩比賽優秀獎及一九八四年馬來西亞水彩畫會常年展作品優秀獎。作品曾參加國內外各重要的畫展。

樹齡兄肯定地認為，一個書法家，作家或者是畫家的作品，是完全代表和刻畫了作者的個性和思想。因此，樹齡的畫，宛如他純樸敦厚的個性，從作品上我們可以看到寧靜的郊野景物，也可看到農村的樸素生活，他的色調柔

和，帶有充份的溫情，對自然界的關懷最易感人。也因此，寧靜、安逸、和平，從他的畫面上表露無遺，也充份地反映了他的內心世界。

樹齡兄認為一個真正獻身藝術工作者，應具備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因為藝術之路是漫長而艱苦的。它的奧妙和深入是值得去追尋的，同時必須充滿對藝術的熱誠和毅力，才能拓展自己的思想和視野。

樹齡兄接着說，一張畫面的好壞，實是很難有一定標準的尺度來衡量的，也不能以其能賣出與否來衡量它的價值，作為一位藝術工作者，對本身的作品應該不斷自我檢討、力求進步，以真摯的態度去不斷地追求更完美的境界。

我本人對張樹齡的一點感想及評語是，他對繪畫的態度是嚴謹而認真的，他品性溫和及有親切感，是個可以接受批評及肯力求上進的畫家，他的作品內容及畫面的充實不會使人感到空虛！色彩夠穩健，光線的處理使畫面充滿着生命和活力；尤其是一些意境的作品更使人

投身其中，是位不可多得的畫家，在此我謹祝他再接再勵，向更高一層邁進，在文化藝術的領域裡作出更大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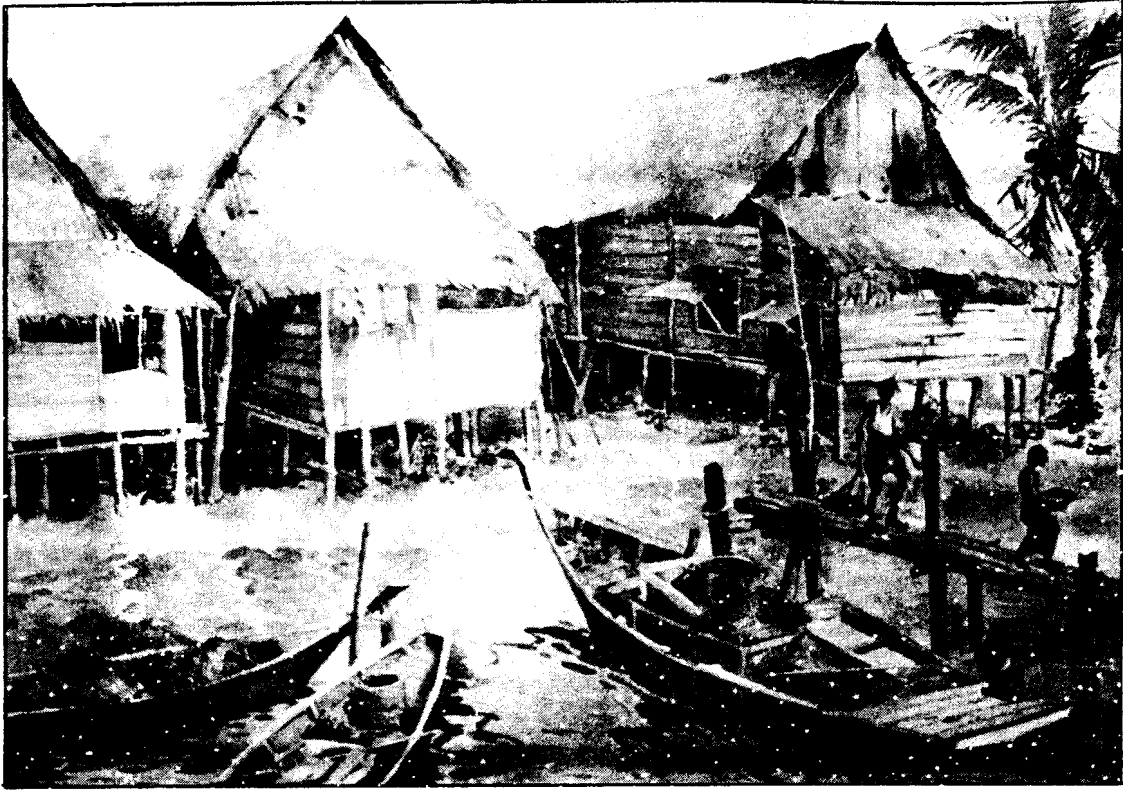
▽ 河畔



△ 村



△ 山光水色



△ 漁村

▽ 息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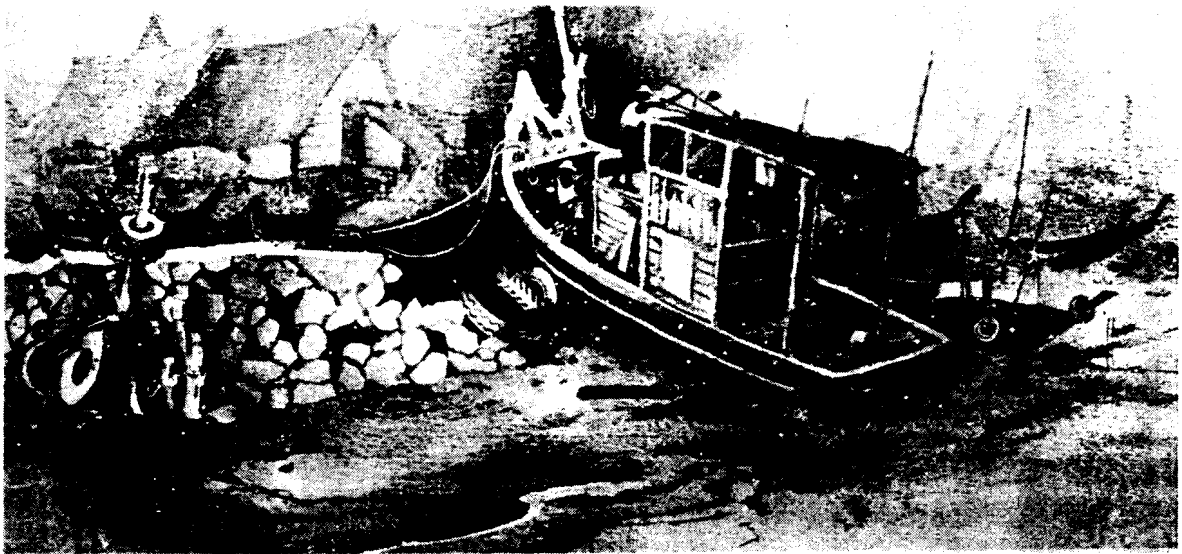




△ 漁村



△ 晨



△ 停泊

* 馬來西亞Dunlop主辦水彩比賽得獎作品（1983日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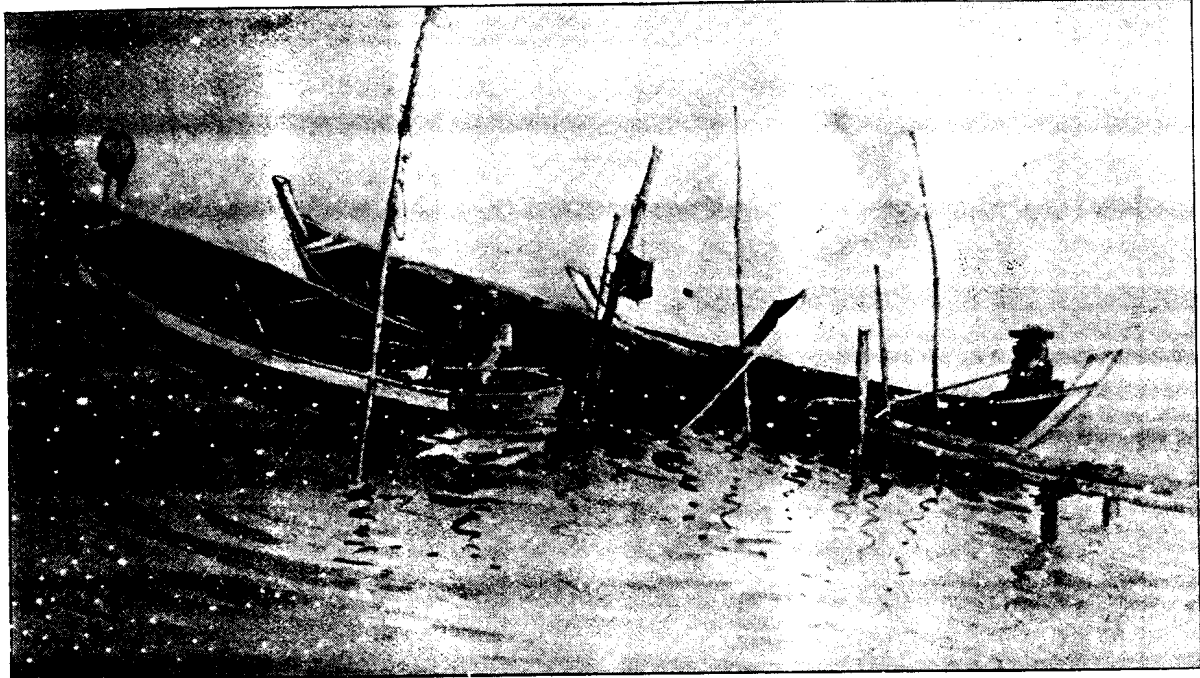


△ 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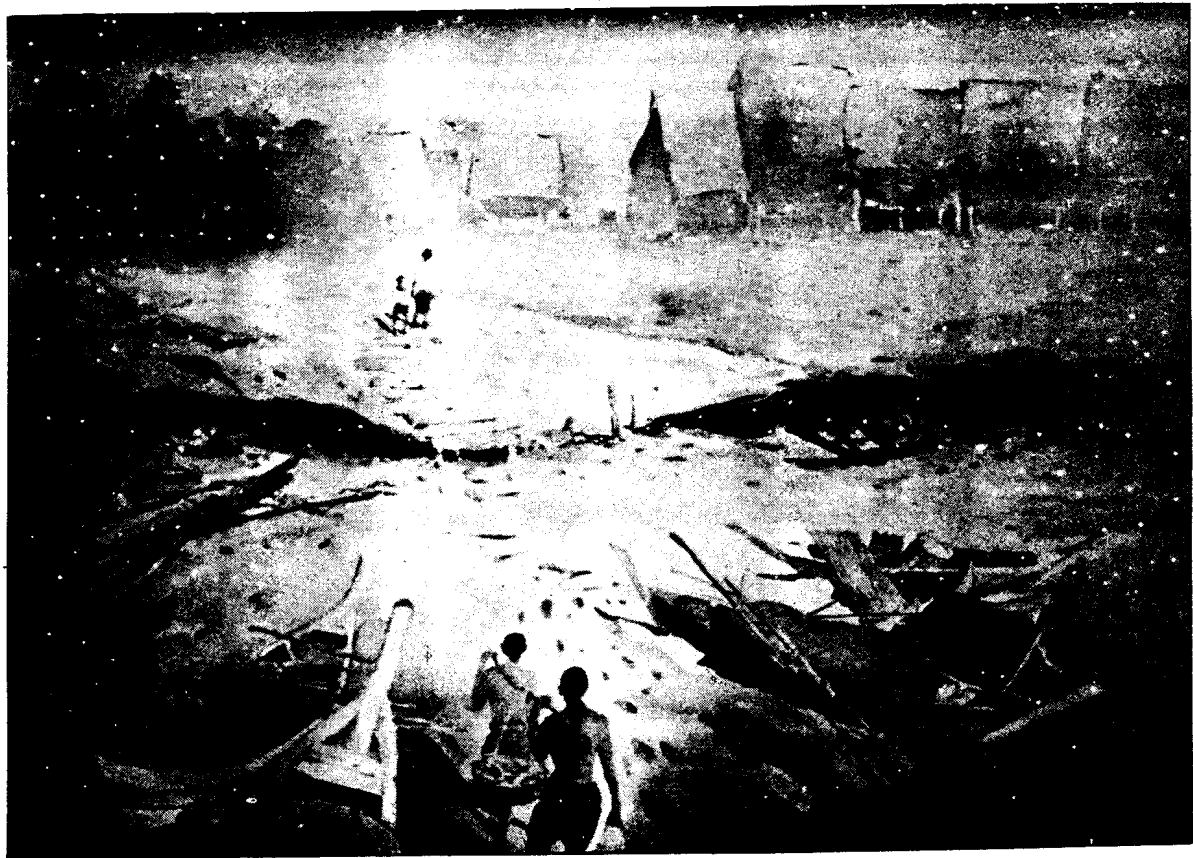


△ 寂

九八四年馬來西亞水彩畫會常年展作品優秀獎



△ 寧靜



△ 歸



△暹廟



△ 家



△ 河畔



◁ 郊野



花野 ▷



△山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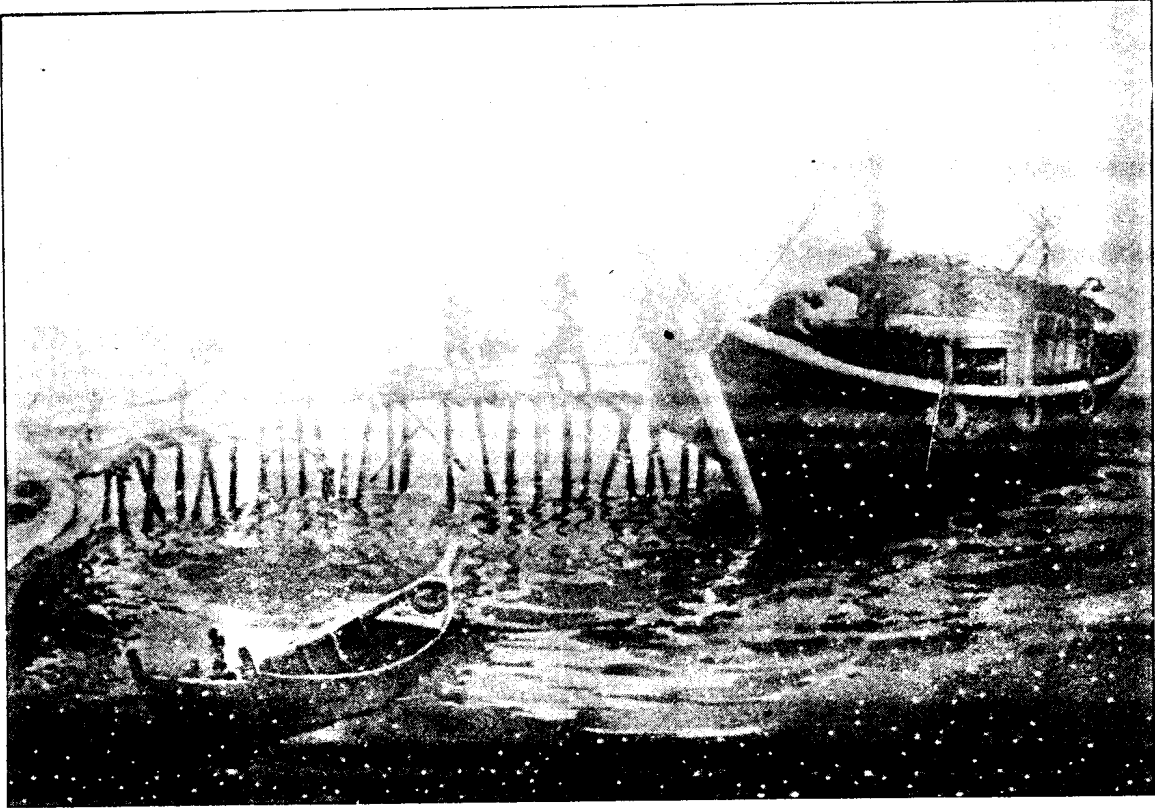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院



△ 歸途

▽ 村莊





△ 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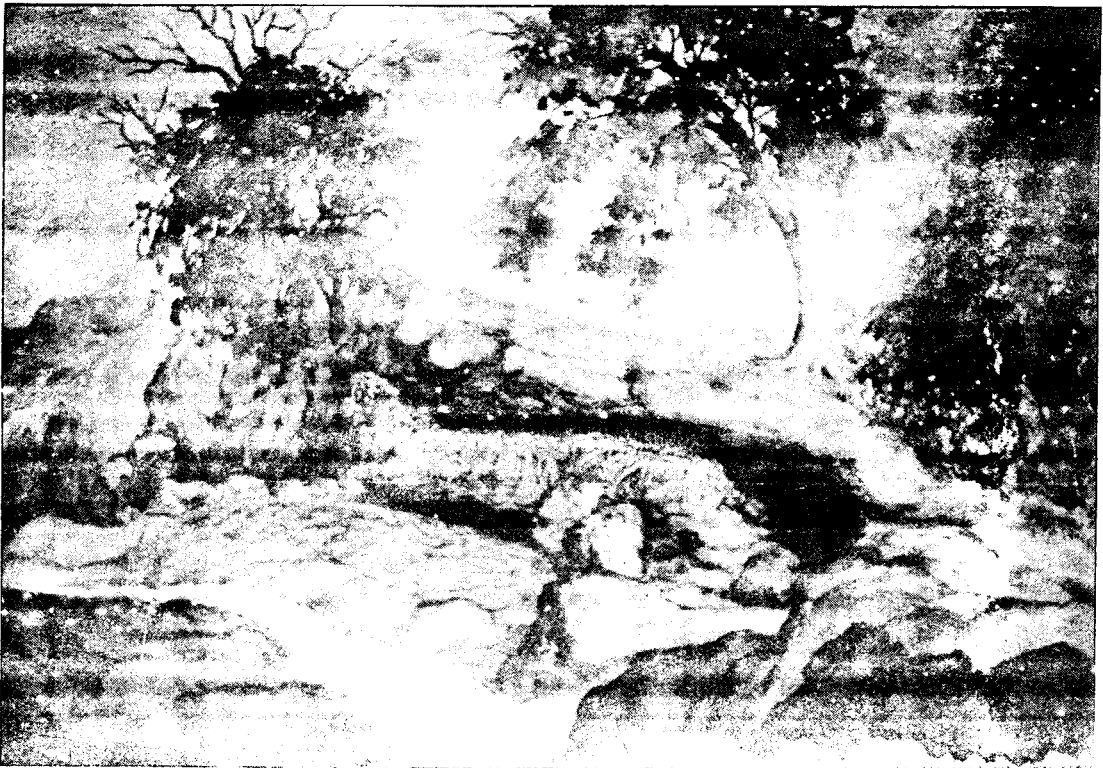
▽ 停泊





△ 荒山野嶺

▽ 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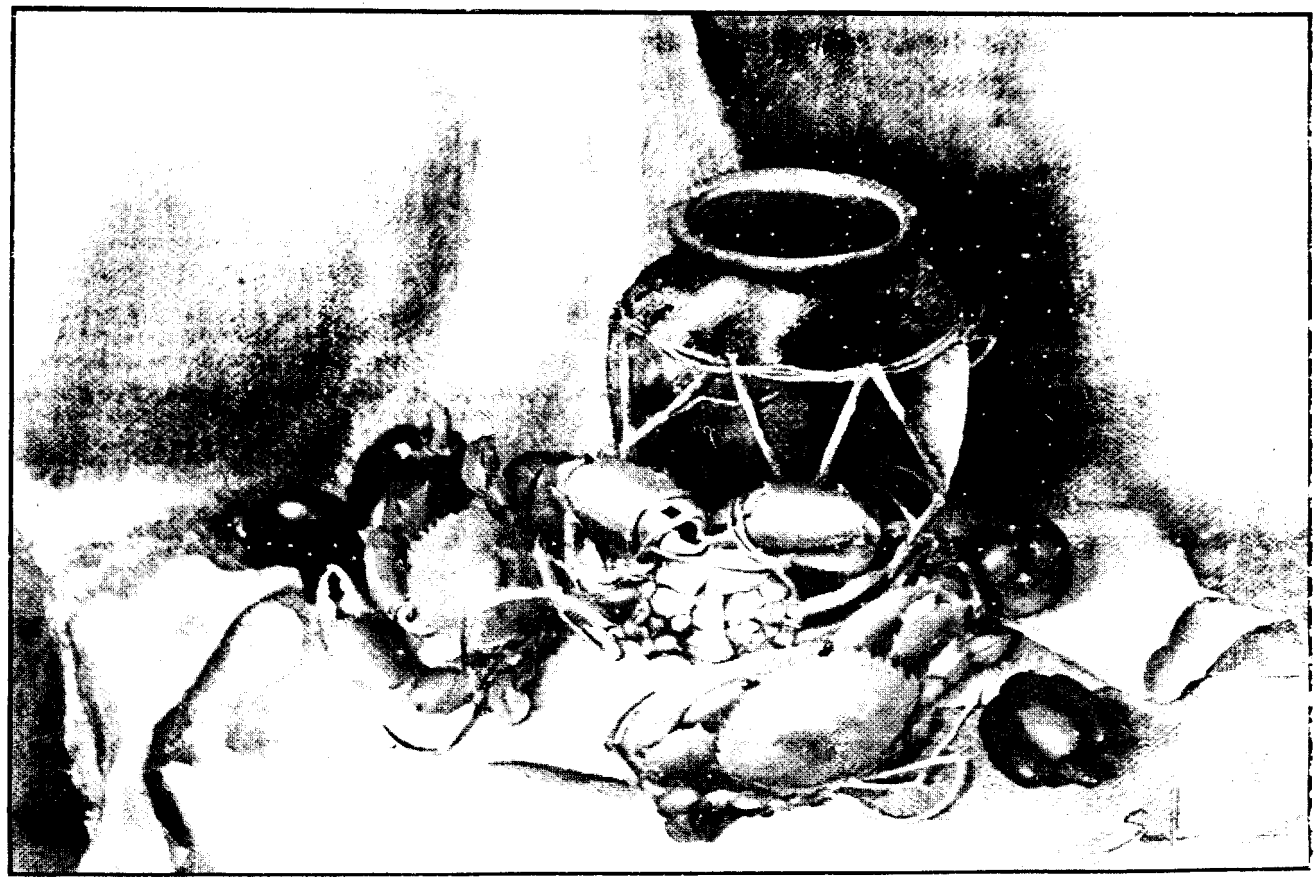


△ 鴿

馬來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椰林 (水彩) 張樹齡



螃蟹 (水彩) 張樹齡

